

尚書詳解
一





成集書叢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尙書詳解

(一)

夏 僕 撰

本館據聚珍版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尙書詳解原序

有唐虞三代之議論。有叔季之議論。居叔季之世。而求釋乎唐虞三代之書。難乎而得其蘊也。夫書之爲書。斷自唐虞。迄於秦穆。凡堯舜之典謨。禹啓湯武之誓命。周公成康之訓誥。悉備于是。讀是書而求以釋之。其可以叔世膚見料想而臆度之哉。要必深究詳繹。求見乎唐虞三代之用心而後可。故讀二典三謨之書。當思堯舜授受于上。皋夔稷契接武于下。都兪吁咈者何謂。讀三盤五誥之書。當思人君布告于上。臣民聽命于下。丁甯委曲。通其語言而制其腹心。開其利病以柔其不服者何旨。讀九命七誓之書。當思其命諸侯。命大臣者何道。誓師旅。誓悔悟者何見。以是心。讀是書。唐虞三代之用心。庶乎其有得。而唐虞三代之議論。可以心通而意解矣。柯山夏先生僕少業是經。妙年擷其英以掇巍第。平居暇日。又研精覃思而爲之釋。今觀其議論淵源。辭氣超邁。唐虞三代之深意奧旨。皆有以發其機。而啓其祕于千載之下。不謂先生居今之世。而言論風旨。藹乎唐虞三代之氣象也。嗚呼。書說之行于世。自二孔而下。無慮數十家。而卓然顯著者。不過河南程氏。眉山蘇氏。與夫陳氏少南。林氏少穎。張氏子韶而已。程氏溫而邃。蘇氏奇而當。陳氏簡而明。林氏博而贍。張氏該而華。皆近世學者之所酷嗜。今先生繼此而釋是書。觀其議論。參于前則有光。而顧于後則絕配。夫豈苟作云乎哉。麻沙劉君智明。得其善本。不欲祕爲己私。命工鋟木。以與學者共之。余旣喜柯山之學有傳于世。而嘉劉氏之用心非私生町畦者之比也。求予爲序。故書以

尙書詳解 原序

贈之。淳熙丙午七月日。覺齋時瀾序。

尙書詳解

提要

宋夏僎撰。僎字元肅，號柯山，龍游人。時瀾作是書序，稱其少業是經，妙年擷其英以掇巍第，則嘗舉進士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是書集二孔、王、蘇、陳、林、程、張及諸儒之說，以時瀾序及書中所引參考之。二孔者，安國、穎達之傳疏。蘇者，蘇軾書傳。陳者，陳鵬飛書解。林者，林之奇尙書全解。程者，程子書說。張者，張九成尙書詳說。惟王氏瀾序不之及。蓋王雱新經尙書義，諱言之也。然僎雖博採諸家，而取於林之奇者實什之六七。蓋其淵源在是矣。明洪武間，初定科舉條式，詔習尙書者並用夏氏蔡氏兩傳。永樂中，書經大全出，始獨用蔡傳。夏氏之書寢微，亦猶易並用程朱，後程廢而獨用朱。春秋並用張胡，後張廢而獨用胡也。今觀其書，視蔡傳固不免少冗，然其反覆條暢，深究詳繹，使唐虞三代之大經大法，燦然明白，究不失爲說書之善本。淳熙間，麻沙劉氏書坊有刻板，世久無傳。今惟存鈔帙，脫誤孔多。浙江採進之本，虞書堯典至大禹謨全闕，周書闕泰誓中、泰誓下、牧誓三篇。又闕秦誓之末簡，謹以永樂大典參校。惟泰誓永樂大典亦闕，無從校補外，其餘所載尙並有全文。各據以補輯，復成完帙。書中文句，則以永樂大典及浙本互校，擇所長而從之。原本分十六卷，經文下多附

錄重言、重意。乃宋代坊本陋式。最爲鄙淺。今悉刪除。重加釐訂。勒爲二十六卷。

尙書詳解目錄

卷首……………一

卷一……………一一

虞書

堯典

卷二……………三五

舜典

卷三……………七一

大禹謨

卷四……………九七

皋陶謨

卷五……………一〇九

益稷

卷六……………一三三

夏書

禹貢

卷七……………一五七

禹貢

卷八……………一八三

禹貢

卷九……………二〇九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卷十……………二三一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卷十一……………二四七

湯誥

伊訓

卷十二……………二六三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卷十三……………二八五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卷十四……………三〇九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卷十五·····	三二五
----------	-----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卷十六·····	三三五
----------	-----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卷十七·····	三五九
----------	-----

武成

洪範

卷十八·····	三九九
----------	-----

旅獒

金滕

大誥

微子之命

卷十九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卷二十

洛誥

多士

無逸

卷二十一

君奭

蔡仲之命

尙書詳解目錄

四三三

四七三

五〇五

多方

卷二十二.....五三三

立政

周官

卷二十三.....五五五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卷二十四.....五八一

畢命

君牙

冏命

卷二十五.....六〇三

呂刑

卷二十六.....六二九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尙書詳解目錄

尙書孔氏序

正義曰。尙者。上也。言此上代之書。後世之所慕尙。故曰尙書。要之。非孔子之舊。乃伏生之所加。何以知之。安國作序。言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以口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是伏生之意。謂是書乃上古之書。故加尙字。謂之尙書也。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伏犧。三皇之最先。所謂太皞是也。伏犧之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文籍自是而始著。安國作序。欲明文籍所起。以見是書之本始。故先言伏犧造書契。代結繩之事。結繩者。鄭元云。約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云。識其政事也。書契者。鄭云。書之于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爲治。陸德明又謂。以書契約其事也。是伏犧之前。洪荒之世。結繩而治。雖有文字。未見于用。至伏犧。乃始代以書契。故三墳五典。自是而興。故曰。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

伏犧。神農。黃帝。謂之三皇。三皇之書。謂之三墳。墳大也。言三皇之道簡而大。是以前書所言亦簡大。故

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正義謂修而不改曰定。就而減削曰刪。準依其事曰約。因而佐之曰讚。顯而明之曰述。蓋禮樂之制作。自天子出。已無其位。特因其制度之舛錯。定之以發明先世舊章典法。故禮樂言定而已。詩未刪之前。本三千篇。削其不合于禮義。特存三百十一篇。故于詩言刪。春秋之作。本于魯史。乃孔子依魯史成文。寓褒貶之意。以成一代之書。故于春秋言約。易之爲書。伏犧畫之。文王重之。皆聖所作。不可強改。特因而佐成之。以成十翼。故于易言讚。十翼既作。易道已明。則八索之書。初不必用矣。是以黜而棄之焉。職方者。卽周禮職方氏也。所掌皆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夫子述其所職而載之于經。故于職方言述。職方既述。則九州所有燦然在目。九邱之書亦不必用矣。故刪而除之焉。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墳典之書。傳之既久。不無雜亂。孔子討論而整理之。上去三墳及五典之書。斷自唐虞。獨取二典。訖于有周。其間有雜亂難考之處。皆芟除之。而使至于平夷。浮華無實之言。皆翦截而剔去之。但舉其宏綱。撮其機要。以垂示後世。用以教人耳。綱網之索。謂之宏綱。則言舉大綱而衆目張。機弩之括。謂之機。則言撮機括之至要。非泛而無統者也。惟舉其大綱而撮其機要。故上自唐虞。下及商周。歷世最久。歷君甚多。而典謨訓誥誓命。特百篇而已。大抵孔子定書。皆所以發明張大。二帝三王之要道。以爲後世人

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正義謂修而不改曰定。就而減削曰刪。準依其事曰約。因而佐之曰讚。顯而明之曰述。蓋禮樂之制作。自天子出。已無其位。特因其制度之舛錯。定之以發明先世舊章典法。故禮樂言定而已。詩未刪之前。本三千篇。削其不合于禮義。特存三百十一篇。故于詩言刪。春秋之作。本于魯史。乃孔子依魯史成文。寓褒貶之意。以成一代之書。故于春秋言約。易之爲書。伏犧畫之。文王重之。皆聖所作。不可強改。特因而佐成之。以成十翼。故于易言讚。十翼既作。易道已明。則八索之書。初不必用矣。是以黜而棄之焉。職方者。卽周禮職方氏也。所掌皆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夫子述其所職而載之于經。故于職方言述。職方既述。則九州所有燦然在目。九邱之書亦不必用矣。故刪而除之焉。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墳典之書。傳之既久。不無雜亂。孔子討論而整理之。上去三墳及五典之書。斷自唐虞。獨取二典。訖于有周。其間有雜亂難考之處。皆芟除之。而使至于平夷。浮華無實之言。皆翦截而剔去之。但舉其宏綱。撮其機要。以垂示後世。用以教人耳。綱網之索。謂之宏綱。則言舉大綱而衆目張。機弩之括。謂之機。則言撮機括之至要。非泛而無統者也。惟舉其大綱而撮其機要。故上自唐虞。下及商周。歷世最久。歷君甚多。而典謨訓誥誓命。特百篇而已。大抵孔子定書。皆所以發明張大二帝三王之要道。以爲後世人

君出治之軌範。軌則如車之有軌。見其所行皆由是範。則如器之有範。見其所爲不能外是。惟吾夫子用意如是。故百篇之書。其間所載二帝三王之制作。坦易明白。後世可舉是而見于有行。實非可言而不可行者。惜乎出非其時。言不見用。百篇之義。第傳之三千弟子而已。不獲推而行之。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按秦本紀。秦王名政。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爲皇帝。不復立諡。以初并天下。故號始皇。始皇欲愚黔首。故滅除先代典籍。焚古書。坑儒士。天下儒者率皆隱身避世。分散于四方。而書無復存者。時孔子七世孫子襄者。知秦法峻酷。又慮其家書不傳。乃于壁中藏其家書。故安國謂之先人藏于壁中者。以子襄爲己之先祖。故稱爲先人也。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前旣言秦焚書意。故至此又言漢求書之意焉。龍興者。易乾之九五。以龍飛在天。喻聖人居尊位而子兆民。故安國云。漢室龍興。蓋謂漢家繼秦而興也。漢家旣繼秦而興。于是懲秦之弊。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明先王之大道。猷。道也。大道。卽先王六經是也。蓋自焚書之後。學校之廢已久。自坑儒之後。儒雅逃散于四方。至漢興。乃開設學校。而旁求之。謂之旁。則求之非一方也。伏生。名勝。爲秦二世博士。儒林傳云。漢文時。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年已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詔太常。使

書而已。未有尙字。伏生自秦火之後。裁得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彼鄭元依書緯。謂尙字爲孔子所加。故書讚曰。孔子尊而命之曰尙書。殊不知安國親見伏生。旣言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何云孔子所加。是知書是本名。尙是伏生所加。故朱子引書直云書曰。若配代而言。則曰夏書。無言尙書者也。書本百篇。遭秦火散失。至伏生口傳。僅得二十餘篇。餘則名存而義已不聞。故曰百篇之義。世莫得聞。今之書諸序。皆附見諸篇之末。則百篇之書。名存而義亡也。審矣。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經秦火散失之後。至漢文帝。伏生口傳。僅得二十餘篇。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其七世孫子襄所藏屋壁古文書。乃增多伏生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故安國作序。旣先言伏生口傳之事。至此。則又言魯共王壞宅得書之意。共王。景帝之子。名餘。封爲魯王。死。諡曰恭。安國生武帝時。共王已死。故有諡可書。共王存日居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壞孔子宅。以廣其所居。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子襄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雖得書。猶壞不止。又升孔子廟堂。乃聞金鐘、石磬、絲琴、竹管之音。以其神異。乃不敢壞宅。上言壞孔子舊宅。此又言不壞宅者。蓋前總壞其屋壁。得書之後。又聞八音。乃止餘者不壞耳。科斗。蝦蟆子也。言字形多頭粗尾細。腹狀團圓。似科斗。故謂之科斗書。其字乃蒼頡本體。周猶爲之。故屋壁書所以皆科斗文字也。科斗文字。古人所爲。今人不用。故謂之古

書而已。未有尙字。伏生自秦火之後。裁得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彼鄭元依書緯。謂尙字爲孔子所加。故書讚曰。孔子尊而命之曰尙書。殊不知安國親見伏生。旣言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何云孔子所加。是知書是本名。尙是伏生所加。故朱子引書直云書曰。若配代而言。則曰夏書。無言尙書者也。書本百篇。遭秦火散失。至伏生口傳。僅得二十餘篇。餘則名存而義已不聞。故曰百篇之義。世莫得聞。今之書諸序。皆附見諸篇之末。則百篇之書。名存而義亡也。審矣。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經秦火散失之後。至漢文帝。伏生口傳。僅得二十餘篇。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其七世孫子襄所藏屋壁古文書。乃增多伏生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故安國作序。旣先言伏生口傳之事。至此。則又言魯共王壞宅得書之意。共王。景帝之子。名餘。封爲魯王。死。諡曰恭。安國生武帝時。共王已死。故有諡可書。共王存日居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壞孔子宅。以廣其所居。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子襄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雖得書。猶壞不止。又升孔子廟堂。乃聞金鐘、石磬、絲琴、竹管之音。以其神異。乃不敢壞宅。上言壞孔子舊宅。此又言不壞宅者。蓋前總壞其屋壁。得書之後。又聞八音。乃止餘者不壞耳。科斗。蝦蟆子也。言字形多頭粗尾細。腹狀團圓。似科斗。故謂之科斗書。其字乃蒼頡本體。周猶爲之。故屋壁書所以皆科斗文字也。科斗文字。古人所爲。今人不用。故謂之古

文安國作序。不言得古文尙書。而云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蓋屋壁所得。上直題爲虞夏商周之書。本無尙字。故不言尙書。而云虞夏商周之書。是亦安國欲以此知尙字非孔子之舊。乃伏生所增也。及傳論語孝經。陸德明謂傳爲春秋。又謂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惟正義謂安國之意。謂古文書于書之外。又得傳。卽論語孝經是也。論語孝經。非先王舊典。乃孔子傳說。故謂之傳。又引漢武帝謂東方朔曰。傳言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曰。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書通以論語孝經爲傳。明矣。

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復出此篇並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此言魯共王旣懼神異。不敢壞宅。乃以其所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與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也。科斗之書。始于蒼頡。其文至三代不改。周宣王時。雖史籀有大篆十五篇。猶與科斗並行。故終三代所用者。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及秦焚燒先代典籍。絕滅古文。別立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故科斗文字。經秦廢而不用。至漢則其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安國以人無能知識之故。而已欲傳之。乃以前所聞伏生口授之書。比校起廢。考論古文之義。

理而讀之者焉。

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于將來。

安國前既備言尙書興廢之由。故此又言已承詔作傳之事。蓋安國時爲武帝博士。安國既考證古文。乃曰。帝之所知。亦既定訖。當以聞于帝。帝令註解。故曰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傳通其意也。其名出自左邱明。大率秦漢之間。注解者多名爲傳。于後儒者以傳之多。或有改云注解者。亦有同稱爲傳者。初無義例。說者乃謂前漢稱傳。後人稱注。誤矣。安國謂既欲作傳。而聖道洪深。須當詳悉。于是研覈精審。覃靜思慮。以求其理。又廣博推考羣經六籍。于經籍中採摭羣言。互相參考。作爲訓傳。明不敢率爾也。然安國又謂作傳之體。雖欲廣證。亦不可失之太煩。故此傳之作。約省其文。然雖約省其文。又必申盡一書之義。使其志意敷布而宣暢。庶幾天下後世卽得其傳。而求聖經之理。有所補益耳。

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書序卽今書諸篇首所冠者。若昔在帝堯。至作堯典。虞舜側微。至作舜典者。卽此序也。古文本自作一篇。在百篇之後。安國意謂此序之作。乃欲序所以爲作者之意。一篇之義。觀序則昭然可見。但作序者不敢廁于正經。故謙而在下。今吾既欲著述是書。豈可代作者之謙。須從宜引而分之。各冠其本篇之

理而讀之者焉。

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于將來。

安國前既備言尙書興廢之由。故此又言已承詔作傳之事。蓋安國時爲武帝博士。安國既考證古文。乃曰。帝之所知。亦既定訖。當以聞于帝。帝令註解。故曰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傳通其意也。其名出自左邱明。大率秦漢之間。注解者多名爲傳。于後儒者以傳之多。或有改云注解者。亦有同稱爲傳者。初無義例。說者乃謂前漢稱傳。後人稱注。誤矣。安國謂既欲作傳。而聖道洪深。須當詳悉。于是研覈精審。覃靜思慮。以求其理。又廣博推考羣經六籍。于經籍中採摭羣言。互相參考。作爲訓傳。明不敢率爾也。然安國又謂作傳之體。雖欲廣證。亦不可失之太煩。故此傳之作。約省其文。然雖約省其文。又必申盡一書之義。使其志意敷布而宣暢。庶幾天下後世卽得其傳。而求聖經之理。有所補益耳。

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書序卽今書諸篇首所冠者。若昔在帝堯。至作堯典。虞舜側微。至作舜典者。卽此序也。古文本自作一篇。在百篇之後。安國意謂此序之作。乃欲序所以爲作者之意。一篇之義。觀序則昭然可見。但作序者不敢廁于正經。故謙而在下。今吾既欲著述是書。豈可代作者之謙。須從宜引而分之。各冠其本篇之

首使與本篇相從附近。此正安國言己所以分序冠篇之意也。書本連序五十九篇。今序既分。是損其一篇。故言定爲五十八篇也。安國此傳。本承詔而作。作畢。當以奏聞。但會國家有巫蠱事。武帝好經籍之道。至此滅息。用是故不復以其所傳聞之于上。惟自傳于己之子孫。使之貽與後世之人行之耳。然安國雖欲貽與後人。亦不敢望後人必行。故云後世若有好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懷雅正之君子。與我同於慕古之志。發明吾道。亦庶幾傳而不至于隱蔽也。按王制言。執左道以亂政者殺。鄭元註云。左道。謂巫蠱之屬。以非正道。故謂之左道。以蠱皆巫之所行。故曰巫蠱。蠱者。總名。漢書武帝末年。上年老淫惑鬼神。崇信巫術。奸人江充因而行詐。先于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蠱氣。上信之。使江充治之于太子宮。果得桐人。太子知己不爲此。以江充故爲陷己。因而殺之。帝不知太子實冤。謂江充言爲實。詔丞相劉屈氂發三輔兵討之。太子赦長安囚與鬪。不勝而出走。奔胡關。自殺。此卽巫蠱事也。

知之以孔子所作書序考之。舜典之後有汨作九共九篇共十篇而後及大禹謨。堯典第一。舜典既第二。又加此十篇。則大禹謨當第十三。今乃云第三。湯誓之後有夏社疑至臣扈典寶共四篇。更加此四篇。則仲虺常第六。今乃第二。篇次類皆如此。以是知篇次之一二實安國所定。若是孔子所定。則禹謨應第十三。仲虺應云第六。不應從今現存云第三與第二也。

堯唐帝也。書應謂之唐。今云虞書者。正義謂舜登庸。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乃作于虞史。故謂之虞書。余謂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書。則必題一代之名。堯果唐帝。書自應謂唐。豈可謂唐帝書作于虞史。乃題爲虞哉。又况舜典載陟方乃死之文。則舜典亦非舜存日所作。必舜崩後禹時之所追錄。舜典禹時所作。尙題爲虞。而不謂之夏。何堯典舜時所追錄。乃不謂之唐。而謂之虞哉。是以近世作史之體。若班固作前漢史于後漢之時。特謂之前漢史耳。未嘗以其成于後漢而題爲後漢史也。陳壽作三國志于東晉之時。特謂之三國志而已。未嘗以其成于東晉而題爲晉志也。然則堯典謂之虞書者。其亦有說乎。余爲之說曰。堯典雖虞史所錄。其實題爲唐。舜典雖夏史所錄。其實題爲虞。禹謨雖後乎禹者所錄。其實題爲夏。然今書特舜典自題爲虞。而堯典禹謨不題爲唐書夏書。乃與舜典同稱爲虞書者。非史之舊。乃孔子定書之後序正也。何以知之。蓋禹謨所言左傳引之大抵皆云夏書。若莊八年引夏書曰。皇陶造種德。僖二十四年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曰。敷納以言。襄二十八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是莊襄之時。孔子未序正。禹謨實謂之夏書。禹謨于孔子未序正之前既謂

知之以孔子所作書序考之。舜典之後有汨作九共九篇共十篇而後及大禹謨。堯典第一。舜典既第二。又加此十篇。則大禹謨當第十三。今乃云第三。湯誓之後有夏社疑至臣扈典寶共四篇。更加此四篇。則仲虺常第六。今乃第二。篇次類皆如此。以是知篇次之一二實安國所定。若是孔子所定。則禹謨應第十三。仲虺應云第六。不應從今現存云第三與第二也。

堯唐帝也。書應謂之唐。今云虞書者。正義謂舜登庸。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乃作于虞史。故謂之虞書。余謂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書。則必題一代之名。堯果唐帝。書自應謂唐。豈可謂唐帝書作于虞史。乃題爲虞哉。又况舜典載陟方乃死之文。則舜典亦非舜存日所作。必舜崩後禹時之所追錄。舜典禹時所作。尙題爲虞。而不謂之夏。何堯典舜時所追錄。乃不謂之唐。而謂之虞哉。是以近世作史之體。若班固作前漢史。于後漢之時。特謂之前漢史耳。未嘗以其成于後漢而題爲後漢史也。陳壽作三國志。于東晉之時。特謂之三國志而已。未嘗以其成于東晉而題爲晉志也。然則堯典謂之虞書者。其亦有說乎。余爲之說曰。堯典雖虞史所錄。其實題爲唐。舜典雖夏史所錄。其實題爲虞。禹謨雖後乎禹者所錄。其實題爲夏。然今書特舜典自題爲虞。而堯典禹謨不題爲唐書夏書。乃與舜典同稱爲虞書者。非史之舊。乃孔子定書之後序正也。何以知之。蓋禹謨所言左傳引之大抵皆云夏書。若莊八年引夏書曰。皇陶造種德。僖二十四年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曰。敷納以言。襄二十八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是莊襄之時。孔子未序正。禹謨實謂之夏書。禹謨于孔子未序正之前既謂

之夏書。則堯典于孔子未序正之前。亦謂之唐書也。何者。禹謨以其所載者皆禹之行事。故謂之夏書。則堯典亦應以其所載者皆堯之事。亦謂之唐書可也。雖然。孔子于三聖之書。不仍舊貫。而必爲之序正。爲加序正。而又不俱謂之唐。不俱謂之夏。而必謂之虞者。抑又何意也。蓋堯授舜。舜授禹。三聖相授。實守一道。自古繼繼承承。未有粹然出于正。如三聖人者。故孔子序書。欲後世知三聖人。其時雖異。其道則一統。而無有間斷。故序正其書。同其題號者。蓋書同則道同也。其不俱題爲唐者。堯授舜而已。授禹者非堯也。謂之唐。則可以該舜。而不可以該禹。不俱題爲夏書者。禹承舜而已。承堯者非禹也。謂之夏。則可以該舜。而不可以該堯。惟舜上承于堯。下授于禹。以虞名書。則上可以該堯。下可以該禹。三聖之道。觀此。則混然一流。略無間斷。夫子之意。顧不深歟。○安國蓋孔子十一代孫也。武帝時。古文尙書厄于秦火。而復出。帝以其家書。詔令作傳。故其所注解。謂之孔氏傳也。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李校書曰。書序本自作一篇。列于百篇之後。鄭元。馬融。王肅。皆以爲孔子所作。然觀其領略大意。而盡于數言。至于一字不可增損。蓋聖人之文。非吾夫子莫能爲也。本在百篇之後。今冠于每篇之首者。安國之所分也。昔在帝堯者。確論謂其時既往。其遺風餘烈猶在。故曰昔在。其時既往。其事必察。而後見。故曰在昔。然皆失之于鑿。不若林少穎之說爲當。少穎曰。昔在者。起語之辭。書序自爲一篇。故以昔在帝堯起于篇首。其意蓋謂。昔日在於帝堯之時。其聽聰。其視明。其文煥然。其思湛然。有是四德。故居天

也。堯有大功，又有盛德，常人處之，則必矜其功，耀其德，惟堯有是功，有是德，處之安安然，初不知其爲功爲德，方且允恭，方且克讓。蓋謂之允恭，則其恭出於信而非僞；謂之克讓，則其讓出於誠而非假。惟其有大功盛德，而處之以恭讓，故不自大而能成其大。雖四裔之遠，天地之大，而光輝彌滿，且將被而至於無遠弗屆，格而至于塞乎天地之間，故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一節蓋作史者總序堯功德之所成就也。至於本是德而見於設施注措，則又見于下矣。自克明俊德以下皆是也。然若稽古三字，孔傳謂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王介甫謂聖人之于古政，有便今者則順之，有妨于民者則考之。二說皆謂若稽古所以稱堯舜能法古也。然史氏之意，苟以是稱堯之德，則當與放勳連言。今乃揭於帝堯之上，觀其勢蓋非所以稱堯。乃史氏自言其稽古作書之由，故二說皆不如程氏、蘇氏謂史之作書也，曰：吾順考古昔而得其人之行事，此論甚善。放勳之義，說者不一。孔氏傳謂堯放行上世之功，陳少南謂堯德蕩蕩不可名，但依倣其功烈之成就而形容之。至其他諸儒又皆因孟子有放勳曰之語，遂以放勳爲堯號，以重華爲舜號，以文命爲禹號，允迪不可爲皐陶號，故不以爲稱。夫堯之盛德大業，卓越千古，放行上世，豈足盡所蘊？則孔氏之說未然也。下文克明俊德，欽明文思，皆以美堯之德，豈以德之難言，則少南之說未然矣？死而諡，周道也。二帝豈有諡號？則放勳爲堯號又未然矣。要之，放勳寔是美堯有大功，放乎四海，如李校書所謂放者大而無所不極也。如禮記所謂放之四海而準，言堯有大功，放塞乎四海而無不至也。其孟子稱放勳曰：放勳徂落，實非堯號，乃

也。堯有大功，又有盛德，常人處之，則必矜其功，耀其德，惟堯有是功，有是德，處之安安然，初不知其爲功爲德，方且允恭，方且克讓，蓋謂之允恭，則其恭出於信而非僞，謂之克讓，則其讓出於誠而非假，惟其有大功盛德，而處之以恭讓，故不自大而能成其大，雖四裔之遠，天地之大，而光輝彌滿，且將被而至於無遠弗屆，格而至于塞乎天地之間，故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一節蓋作史者總序堯功德之所成就也，至於本是德而見於設施注措，則又見于下矣，自克明俊德以下皆是也，然若稽古三字，孔傳謂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王介甫謂聖人之于古政，有便今者則順之，有妨于民者則考之，二說皆謂若稽古所以稱堯舜能法古也，然史氏之意，苟以是稱堯之德，則當與放勳連言，今乃揭於帝堯之上，觀其勢蓋非所以稱堯，乃史氏自言其稽古作書之由，故二說皆不如程氏蘇氏謂史之作書也，曰：吾順考古昔而得其人之行事，此論甚善，放勳之義，說者不一，孔氏傳謂堯放行上世之功，陳少南謂堯德蕩蕩不可名，但依倣其功烈之成就而形容之，至其他諸儒又皆因孟子有放勳曰之語，遂以放勳爲堯號，以重華爲舜號，以文命爲禹號，允迪不可爲皐陶號，故不以爲稱，夫堯之盛德大業，卓越千古，放行上世，豈足盡所蘊，則孔氏之說未然也，下文克明俊德，欽明文思，皆以美堯之德，豈以德之難言，則少南之說未然矣，死而諡，周道也，二帝豈有諡號，則放勳爲堯號又未然矣，要之放勳寔是美堯有大功，放乎四海，如李校書所謂放者大而無所不極也，如禮記所謂放之四海而準，言堯有大功，放塞乎四海而無不至也，其孟子稱放勳曰放勳徂落，實非堯號，乃

史家本以此美堯之功。後世遂稱爲放勳耳。故林少穎嘗謂鄭少梅曰。史官作史之時。以是稱堯舜禹之功德。後世因史官有是稱。遂以爲號。如子貢稱夫子固天縱之將聖。故後人遂稱夫子爲將聖。正與此同。少穎此論甚當。故予所以有取焉。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上旣序堯之盛德。故又敍堯以是德發而見於治天下焉。大抵聖人出而經世。所以綏斯來而動斯和。行之於此。曾不斯須。而彼已不約而應者。非可僞爲也。必其德之感人也有素。故動之妙若影響形聲。隨感而應。不待持久故也。觀帝堯之爲君。方克明俊敏之德於一堂之上。以之親九族。則九族不旋踵而盡睦。以之正百姓。則百姓不旋踵而昭明。以之合和萬邦。則黎民不旋踵而不變于善時臻雍和者。堯豈無自而然哉。蓋有放勳之大功。欽明文思之德。處之而安。不自矜大。德輝發越。素被於天下。故今也出而經世。所以能一明俊德。而天下國家舉躋至治之域故也。九族。孔氏傳謂高祖及元孫之親。然高祖非己所得逮事。而元孫亦非己之所可及見。果何以親而睦之哉。孔說誤矣。惟夏侯、歐陽等。以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林少穎謂父族四。父五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己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己之女子適人者及其子。四也。母族三。母之父姓。一也。母之母姓。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謂妻之父姓。一也。妻之母姓。二也。蓋敦宗睦族之道。必徧外內之親。如使堯之所親不過高祖元孫。則堯之所親亦狹矣。旣盡也。如旣月乃日觀之旣言九族盡睦也。百

姓百官族姓也。自其興事造業而言之。則曰百工。自其聯事合治而言之。則曰百僚。自其分職率屬而言之。則曰百官。自其所掌而言之。則曰百執事。自其所主而言之。則曰百司。自其分姓受氏而言之。則曰百姓。平章者。平議商榷之言。蓋記所謂論官。庶官百執事。常論辨而官之。故王逸少稱謝安石于省中。平章尙書。由唐以來。以宰相爲平章事。蓋本于此。正義謂平理之。使之協和。章顯之。使之明著。至王介甫。張彥政。又以謂平其職業。章其功勳。非也。昭明猶言精白以承休德。謂其各揚乃德也。黎民衆民也。一云黎。黑色也。以民皆黑首。故曰黎民。傳所謂黔首是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程氏謂前旣言堯之始于明俊德。而終于和萬邦。此又言立政紀綱。分正百官之職。以熙庶績也。蓋最大最先。莫若推測天道。明歷象。欽若時令。以授人。故最先詳載其事焉。羲和者。楚語云云。見正義。是堯之羲和。卽顓帝之重黎也。孔子謂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正義謂羲和雖別爲氏族。而出自重黎。是二家乃以羲和爲氏族也。林少穎以爲不然。下文言咨汝羲暨和。則似名矣。非氏族也。余以經考之。胤征言羲和廢厥職。夫堯與仲康之時。相去如此其遠。若果人名者。豈有堯時人爲羲和。而仲康之時。其人亦名爲羲和也。要之。羲和乃官名也。蓋掌天地四時之官。在顓帝時。其職名重黎。自堯以至夏商。其職名羲和也。然下文又言分命羲仲。和仲。申命羲叔。和叔者。蓋羲掌春夏。和掌秋冬。先春而夏繼之。先秋而冬繼之。故其言以仲叔言之。言相繼相承如伯仲。亦猶魯三桓子孫而云孟孫叔孫季

亦以爲民時。則薛氏之說蓋不可用矣。

分命義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義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自乃命義和至庶績咸熙。皆帝堯命義和觀象作歷之事。歷者。民時所係。其事甚大。故諄復其辭也。由是觀之。則前言乃命者。蓋總命以作歷象之任也。此言分命申命者。蓋四子分掌前事也。後又言咨汝義暨和者。既命以所掌。又述而嘆之也。故唐孔氏謂。上言乃命。總舉其目。就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義主春夏。和主秋冬。故言分命。就義和之內。既命仲復命叔。故言申命。其說得之。大抵作歷之法。必先定方隅。驗昏旦。測時氣。齊晷刻。候中星。而又驗之以農事之早晚。物類之變化。然後中氣可得而定。中氣既定。然後閏餘可得而推。學者於此。不必他求。惟求作歷之法。斯盡得之。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所謂定方隅也。宅者。李校書訓爲奠。蓋謂嵎夷在正東。交趾在正南。隴西。西縣在正西。幽都在正北。作歷之法。必先準定四面方隅。以爲表識。然後地中可求。既求地中。然後候日月之出沒。星辰之轉運。故堯所以使四子各宅一方者。非謂居是地也。特使之定其方隅耳。如土圭之法。測日之南北。東西。知其景之長短朝夕。亦堯之遺法也。先儒乃以宅爲居。謂義和往居是方。又謂時出往驗四極。致日景以定。

亦以爲民時。則薛氏之說蓋不可用矣。

分命義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義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自乃命義和至庶績咸熙。皆帝堯命義和觀象作歷之事。歷者。民時所係。其事甚大。故諄復其辭也。由是觀之。則前言乃命者。蓋總命以作歷象之任也。此言分命申命者。蓋四子分掌前事也。後又言咨汝義暨和者。既命以所掌。又述而嘆之也。故唐孔氏謂。上言乃命。總舉其目。就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義主春夏。和主秋冬。故言分命。就義和之內。既命仲復命叔。故言申命。其說得之。大抵作歷之法。必先定方隅。驗昏旦。測時氣。齊晷刻。候中星。而又驗之以農事之早晚。物類之變化。然後中氣可得而定。中氣既定。然後閏餘可得而推。學者於此。不必他求。惟求作歷之法。斯盡得之。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所謂定方隅也。宅者。李校書訓爲奠。蓋謂嵎夷在正東。交趾在正南。隴西西縣在正西。幽都在正北。作歷之法。必先準定四面方隅。以爲表識。然後地中可求。既求地中。然後候日月之出沒。星辰之轉運。故堯所以使四子各宅一方者。非謂居是地也。特使之定其方隅耳。如土圭之法。測日之南北。東西。知其景之長短朝夕。亦堯之遺法也。先儒乃以宅爲居。謂義和往居是方。又謂時出往驗四極。致日景以定。

正仲夏之類。皆是使義和定方隅。驗昏旦。測時氣。齊晷刻。候中星。以正四時之中氣。以成作歷之法。正不可與下文相連訓解。學者詳味之。則理自可見。然南北官不言賓餞者。日之出沒。止可候於東西。而不與于南北也。平秩東作。平秩南訛。敬致。平秩西成。平在朔易。此皆測時氣也。蓋四時之運。春則萬物並作。夏則萬物皆化。秋則萬物皆成。冬則歲事改易。而萬物皆革。故從新。是皆密運于天地之間。各有次序。未嘗或紊。堯命羲和作歷。既定方隅。驗昏旦。則于時氣之運。又不可不因其次序。而考察之。此平秩平在。又不可廢也。平秩者。蓋因其次序而平均之也。然則朔易必言平在者。歲易之事有差謬。則來歲之宜。因之而亂。則又不可不察。故曰平在。敬致者。孔氏謂敬行其教而致其功。其說不然。周官春夏致日。秋冬致月。左氏謂日官居卿。以底日。其敬致。蓋致日之謂也。日月星辰之運行。聖人皆南面視。因其至而致之。以驗時氣之早晚。羲叔主南方。則爲人君敬而致之者。實其事也。若餘三方。皆非候中星之所在。故缺而不言。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者。此所以齊晷刻。候中星也。仲春之月。日在昴。入于西地。則初昏之時。鶉火之星。見于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夜分。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晝夜相等。故曰日中。又云星鳥者。蓋是時朱鳥亦見南方。不言鶉火而言星鳥。舉四象也。仲夏之月。日在星。入于西地。初昏之時。大火見于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長夜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故謂之日永星火。此舉十二次也。仲秋之月。日在房。入于西地。初因之時。虛星見于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夜分。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故謂之宵中星虛。仲冬之月。日在虛。入于西地。初昏之時。昴星見于南方

正仲夏之類。皆是使義和定方隅。驗昏旦。測時氣。齊暑刻。候中星。以正四時之中氣。以成作歷之法。正不可與下文相連訓解。學者詳味之。則理自可見。然南北官不言賓餞者。日之出沒。止可候於東西。而不與于南北也。平秩東作。平秩南訛。敬致。平秩西成。平在朔易。此皆測時氣也。蓋四時之運。春則萬物並作。夏則萬物皆化。秋則萬物皆成。冬則歲事改易。而萬物皆革。故從新。是皆密運于天地之間。各有次序。未嘗或紊。堯命羲和作歷。既定方隅。驗昏旦。則于時氣之運。又不可不因其次序。而考察之。此平秩平在。又不可廢也。平秩者。蓋因其次序而平均之也。然則朔易必言平在者。歲易之事有差謬。則來歲之宜。因之而亂。則又不可不察。故曰平在。敬致者。孔氏謂敬行其教而致其功。其說不然。周官春夏致日。秋冬致月。左氏謂日官居卿。以底日。其敬致。蓋致日之謂也。日月星辰之運行。聖人皆南面視。因其至而致之。以驗時氣之早晚。羲叔主南方。則爲人君敬而致之者。實其事也。若餘三方。皆非候中星之所在。故缺而不言。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者。此所以齊暑刻。候中星也。仲春之月。日在昴。入于西地。則初昏之時。鶉火之星。見于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夜分。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晝夜相等。故曰日中。又云星鳥者。蓋是時朱鳥亦見南方。不言鶉火而言星鳥。舉四象也。仲夏之月。日在星。入于西地。初昏之時。大火見于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長夜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故謂之日永星火。此舉十二次也。仲秋之月。日在房。入于西地。初因之時。虛星見于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夜分。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故謂之宵中星虛。仲冬之月。日在虛。入于西地。初昏之時。昴星見于南方。

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短夜長。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故謂之日短星昴。此舉二十八宿也。然或舉四象。或舉十二次。或舉二十八宿。蓋作史者欲備見。故互言之。夫定方隅。驗昏旦。測時候。齊暑刻。候中星。皆所以定四時之中氣。而爲作歷之本。故繼之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以殷仲秋。以正仲冬。蓋以之爲言用也。凡此皆用以定四時之中氣也。然堯猶以爲未也。又使之觀析因夷。隲驗農事之早晚。又觀鳥獸之羣尾。希革氈。毼。驗物類之變化。蓋民雖至愚。而因時作事。未嘗少差。春則分析在田。而以耕以耨。夏因春事在田。而以耘以耔。秋則禾稼將成。民獲卒歲之時。而心力平夷。冬則入居于隲。熄之處。以備歲寒。因時而爲。未嘗或紊。故堯亦不敢忽而不考也。鳥獸微物。感天地至和之氣。而動作應時。不期然而然。春則乳化而交接。夏則毛羽希少而改革。秋則毛羽更生而整理。冬則又生氈細之毛。以自溫。隨時變化。未嘗或差。故堯亦不敢忽而不考也。由此觀之。則堯之作歷。仰觀象于天。俯觀事于民。遠觀于鳥獸。其事可謂不苟矣。正義曰。產生爲乳。胎孕爲化。孕產必受之。故曰化曰羣。羣字古文同乳字。訓愛也。鳥獸皆以尾交接。故交接曰尾。

帝曰。咨。汝羲暨和。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堯前命羲和以定四時之中氣矣。然後閏餘可得而起焉。自咨汝羲暨和以下。卽所謂命之以置閏之餘也。王肅云。斗之所建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則置爲閏。蓋閏月之置。在無中氣之月。中氣未定。則閏餘亦未得而定。前之所言。皆爲定中氣而作。既定中氣矣。故以閏餘繼之。夫作歷之

正月爲二月。每月皆差。九年而差三月。則將以春爲夏。十有九年差六月。則四時相反。如欲百工之允釐。庶績之咸熙。不可得矣。雖有益稷臯陶之功。果安所施哉。惟天時既定。則人功由是而施。堯之治無先于此耳。邵康節云。日月星辰堯則之。江河淮海禹平之。其意不殊此。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此一段。蓋帝堯在位既久。將傳帝位。博求聖賢也。疇。誰也。咨。嗟也。疇咨若時登庸者。孔傳謂。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我將登庸之。馬融謂。義和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用以代義和王氏。又以若時。予采相對爲言。若時爲順天道。若予采爲順人事。其說皆不然。惟程氏謂此乃堯老。廣求聖賢。以巽帝位之意。故放齊以嗣子丹朱爲對。其文與上相連。此說得之。故林少穎亦依此說。謂疇咨若誰能順是登庸之任。將授以天下也。放齊曰。胤子朱啓明者。蓋堯將攝位。訪于羣臣。放齊以常情揆之。父子相傳。古今之通義也。故以嗣子丹朱爲對。正如漢文欲舉有德以匡朕之不能。有司請曰。子啓最長。敦厚寬仁。請建爲太子。亦此意也。孔傳乃爲胤國子爵。正義遂以胤侯命掌六師。胤子舞衣爲證。其意蓋以胤子朱非堯之丹朱。且以馬融鄭元所言堯之嗣子朱爲不然。謂求賢而薦太子。太子下愚。而言開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殊不知所謂若時登庸。正謂求賢使登帝位。則薦以嗣子朱也。蓋宜。故史記載之。文亦作嗣子丹朱。其說是也。然放齊雖以丹朱爲開明敏悟。可授以天下。而堯獨知其不可。於是而吁。疑怪之曰。嚚訟可乎。謂朱之爲人。口不道忠信之言。而且好爭訟。不足以當

正月爲二月。每月皆差九年而差三月。則將以春爲夏。十有九年差六月。則四時相反。如欲百工之允釐。庶績之咸熙。不可得矣。雖有益稷臯陶之功。果安所施哉。惟天時既定。則人功由是而施。堯之治無先于此耳。邵康節云。日月星辰堯則之。江河淮海禹平之。其意不殊此。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此一段。蓋帝堯在位既久。將傳帝位。博求聖賢也。疇。誰也。咨。嗟也。疇咨若時登庸者。孔傳謂。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我將登庸之。馬融謂。義和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用以代義和王氏。又以若時。予采相對爲言。若時爲順天道。若予采爲順人事。其說皆不然。惟程氏謂此乃堯老。廣求聖賢。以巽帝位之意。故放齊以嗣子丹朱爲對。其文與上相連。此說得之。故林少穎亦依此說。謂疇咨若誰能順是登庸之任。將授以天下也。放齊曰。胤子朱啓明者。蓋堯將攝位。訪于羣臣。放齊以常情揆之。父子相傳。古今之通義也。故以嗣子丹朱爲對。正如漢文欲舉有德以匡朕之不能。有司請曰。子啓最長。敦厚寬仁。請建爲太子。亦此意也。孔傳乃爲胤國子爵。正義遂以胤侯命掌六師。胤子舞衣爲證。其意蓋以胤子朱非堯之丹朱。且以馬融鄭元所言堯之嗣子朱爲不然。謂求賢而薦太子。太子下愚。而言開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殊不知所謂若時登庸。正謂求賢使登帝位。則薦以嗣子朱也。蓋宜。故史記載之。文亦作嗣子丹朱。其說是也。然放齊雖以丹朱爲開明敏悟。可授以天下。而堯獨知其不可。於是而吁。疑怪之曰。嚚訟可乎。謂朱之爲人。口不道忠信之言。而且好爭訟。不足以當

此大器也。胡氏謂自古以來父子相繼放齊薦子義爲當然。有太子而不繼位。且求外臣以登庸者。豈期至此哉。誠以嚚訟遂至旁求。此說得之。正義謂唐堯聖明之主。應任賢哲。放齊聖朝之人。當非庸品。人有善惡。無有不知。然稱嚚訟以爲啓明。舉下愚以對聖帝。何哉。蓋誠以丹朱矯飾容貌。惟以惑人。放齊內少鑒明。未能悉知。謂其實可任用。故因帝之咨而舉之。惟堯之聖。乃知其嚚訟。放齊則不知也。故蔡博士曰。嚚訟生于開明。君子順開明之性以爲善。可以無嚚訟。小人因啓明之性以爲不善。適所以爲嚚訟而已。故自放齊觀之。則以爲善。自堯觀之。則知其爲不善也。亦如其工之靜言庸遠。象恭滔天。惟堯之聰明乃能知之。驩兜則不知也。鯀之方命。兪族惟堯之聰明乃能拂之。四岳則不知也。此無他。蓋因放齊驩兜四岳無知人之明。惟堯之聰明於人之才否。無不灼知洞見了無閉塞。故雖丹朱之嚚訟共工之滔天。鯀之方命。亦不惑其鑒觀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遠。象恭滔天。

此一段蓋堯將求一相之職也。采。事也。百揆之職。揆度百事。故曰采。如舜命禹使宅百揆。亮采惠疇。蓋此職也。疇咨若予采者。謂嗟誰能任是百揆之事。將用爲相也。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者。堯旣求之以任相。故驩兜稱都而嘆美之曰。今爲共工之官者。方始鳩聚著見其功。實可選用也。共工官稱也。旣爲共工。而又薦之者。亮采惠疇。百揆之職。驩兜之薦。將使堯大用之。方鳩。孔氏謂方聚見其功。林少穎謂此方字。當與洪水方割。方祗厥敘。方施象刑之方。同皆是方始之方。非四方之方。此說甚當。帝曰。吁。

之害如此。斯民之被其害也。率皆咨嗟困苦。不遑甯處。有能畢是事。將使治之。故四岳于是乎采衆人之言。而薦鯀。曰。於鯀哉。蓋嘆其才之可用也。然衆言雖嘆其可用。而堯獨知其不可用。故疑怪之曰。弗哉。言其違戾而不可用也。所以違戾而不可用者。以方命圯族而已。方命者。孔氏謂好比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以方字爲一義。以命字連圯族之文。非語辭也。孟子云。方命虐民。趙氏注云。方猶放。放棄教命。史記亦以爲負命。其說是也。或又謂物圓則行。方則止。方命則逆命不行。亦與此通。圯族者。程氏謂垢壞族類。蓋傾陷忌刻之人也。堯旣言其方命圯族。不可用。四岳于是又曰。異哉。異已也。言已矣乎。嘆當時未見人能賢于鯀也。如孔子每言未見其人。必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皆嘆未見其人也。岳旣嘆時人未見有能賢于鯀矣。故欲堯但試其可治水而已。無求其他。故曰。試可乃已。蓋四岳薦鯀治水。堯知其方命圯族不可用。而四岳之心。未信以謂鯀之失雖如此。然當時禹未出。言治水者莫如鯀。帝求人治水。今但取其能治水而已。無求其他。安可以方命圯族而廢之哉。四岳旣採衆言。以鯀爲可用。又自言試治水則可已。故堯勉強而從之。以順四岳之意。而試之。故戒之曰。往欽哉。言治水之事。當欽敬而往。是堯已預知其無成也。已而功用歷九年而不成。則堯可不謂之聰明之主乎。夫四岳薦鯀于堯。堯旣知鯀不可用。又屈于四岳之請。而試之。卒至民被其害者九年。後世疑之。謂堯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不仁。屈于四岳而不能自信。不智。余謂洪水之害。至堯猶甚。其下民怨咨。日望聖人拯而救之。奈何禹猶隱而未興。鯀雖有方命圯族之心。然

之害如此。斯民之被其害也。率皆咨嗟困苦。不遑甯處。有能畢是事。將使治之。故四岳于是乎采衆人之言。而薦鯀。曰。於鯀哉。蓋嘆其才之可用也。然衆言雖嘆其可用。而堯獨知其不可用。故疑怪之曰。弗哉。言其違戾而不可用也。所以違戾而不可用者。以方命圯族而已。方命者。孔氏謂好比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以方字爲一義。以命字連圯族之文。非語辭也。孟子云。方命虐民。趙氏注云。方猶放。放棄教命。史記亦以爲負命。其說是也。或又謂物圓則行。方則止。方命則逆命不行。亦與此通。圯族者。程氏謂垢壞族類。蓋傾陷忌刻之人也。堯旣言其方命圯族。不可用。四岳于是又曰。異哉。異已也。言已矣乎。嘆當時未見人能賢于鯀也。如孔子每言未見其人。必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皆嘆未見其人也。岳旣嘆時人未見有能賢于鯀矣。故欲堯但試其可治水而已。無求其他。故曰。試可乃已。蓋四岳薦鯀治水。堯知其方命圯族不可用。而四岳之心。未信以謂鯀之失雖如此。然當時禹未出。言治水者莫如鯀。帝求人治水。今但取其能治水而已。無求其他。安可以方命圯族而廢之哉。四岳旣採衆言。以鯀爲可用。又自言試治水則可已。故堯勉強而從之。以順四岳之意。而試之。故戒之曰。往欽哉。言治水之事。當欽敬而往。是堯已預知其無成也。已而功用歷九年而不成。則堯可不謂之聰明之主乎。夫四岳薦鯀于堯。堯旣知鯀不可用。又屈于四岳之請。而試之。卒至民被其害者九年。後世疑之。謂堯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不仁。屈于四岳而不能自信。不智。余謂洪水之害。至堯猶甚。其下民怨咨。日望聖人拯而救之。奈何禹猶隱而未興。鯀雖有方命圯族之心。然

姦佞之人能說美隱惡。天下言治水者皆歸于鯀。賢如四岳猶信其可用。况天下乎。故堯于此以謂民之病于洪水也如此其甚。望人君之拯治也如此其急。而同聲共美。鯀之治水也如此其衆。吾雖知其不可用。然任一己之見而違天下共見之心。則人必謂吾當艱難之際。捨能者不用而坐觀其害。莫不皆歛怨于己。故吾甯用之而功不成。然後去之。終不肯自謂不可用而不用也。是故馬融云。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不能治。下民其咨。亦常憂勤。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于鯀。李昉亦謂。堯雖獨明于上。衆多不達于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伊川亦謂。舜禹未顯。當時之人才智未有出鯀之右者。四岳舉之。堯不得不任。苟當時大臣才智有過鯀者。則堯亦不任鯀矣。此論甚當。說者又謂。鯀既無功。早宜黜廢。何待九年。然非無功也。但無成耳。唐孔氏亦謂。水爲大災。百官不悟。謂鯀能治水。及遣往治。非無小益。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不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以至九年。况祭法亦謂禹能修鯀之功。夫禹之大功。且修鯀之餘。則鯀實非無功者。特不能成。故誅殛之。說者又謂。鯀性狠極。帝所素知。何早不去而待于舜。蓋舜之時。治水無功。法應貶黜。而又必誅殛之于羽山。抑又何耶。蓋鯀之才智。天下之所謂大姦佞者。始見堯朝。位卑任輕。則能隱其惡而居其職。雖堯知其方命圯族。而惡迹未著。何因去之。及將進而用以治水之任。則堯之用過乃分。惡必著見。故吁而言其不可已。而大臣舉之。天下賢之。不得已而試其治水之任。及鯀既居治水之任。九載之間。平昔韜藏之惡。一旦發露。故舜得以殛之。如王莽。司馬懿。若使終身居卿大夫之位。必不彰篡逆之謀。惟用過其

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此序堯禪舜之所由。爲舜張本也。蓋堯在位七十載。耄期倦于勤。將使四岳代己攝天子之事。故咨而訪之曰。朕在位七十載。汝能用我之命。我將巽之以朕位。巽與遜同。故馬氏亦云。巽。讓也。王氏乃謂。自下升曰陟。自外入曰巽。遂以巽朕之位。爲堯將使四岳自外入居帝位。與下文言陟帝位同意。蓋巽之爲字。于釋文未有訓。爲自外而入內者。不若以巽爲遜。而堯典之書。亦有將遜于位之言。則王氏之說。爲未安也。孔氏謂堯年十六。自唐侯陟天子之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此說雖不知出于何書。要之在漢之時。去古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孔氏必有據而云也。堯既使四岳用命。巽朕位。四岳辭讓不敢當。乃告于堯曰。否。德忝帝位。自己之不德。萬一受之。適所以忝辱帝位也。陳少南又以爲岳謂帝德重矣。無有德可以辱之者。此說亦通。四岳既辭其否德。忝帝位。堯于是使之舉其所知。卽明明揚側陋者是也。明明。謂其高明者。揚側陋。舉揚其在側陋者。蓋欲不擇貴賤。凡可以當此位者。雖貴而羣臣賤而庶民皆舉之也。一說。以明明揚側陋。乃堯使四岳明明然舉揚側僻賤陋之處。苟有賢者。舉而用之。其意蓋謂。上旣讓四岳。則已求之于貴者矣。至此揚側陋。則又及于賤者也。况堯旣使之揚側陋。而岳果告之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則此說亦自有理。堯旣使明明揚側陋。故四岳親往方岳之下求之。果得衆人共錫帝堯之言曰。有鰥在下。曰虞舜。虞其氏也。舜其名也。舜時年三十。尙未娶。故稱鰥。唐孔氏引

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此序堯禪舜之所由。爲舜張本也。蓋堯在位七十載。耄期倦于勤。將使四岳代己攝天子之事。故咨而訪之曰。朕在位七十載。汝能用我之命。我將巽之以朕位。巽與遜同。故馬氏亦云。巽。讓也。王氏乃謂。自下升曰陟。自外入曰巽。遂以巽朕之位。爲堯將使四岳自外入居帝位。與下文言陟帝位同意。蓋巽之爲字。于釋文未有訓。爲自外而入內者。不若以巽爲遜。而堯典之書。亦有將遜于位之言。則王氏之說。爲未安也。孔氏謂堯年十六。自唐侯陟天子之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此說雖不知出于何書。要之在漢之時。去古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孔氏必有據而云也。堯既使四岳用命。巽朕位。四岳辭讓不敢當。乃告于堯曰。否。德忝帝位。自己之不德。萬一受之。適所以忝辱帝位也。陳少南又以爲岳謂帝德重矣。無有德可以辱之者。此說亦通。四岳既辭其否德。忝帝位。堯于是使之舉其所知。卽明明揚側陋者是也。明明。謂其高明者。揚側陋。舉揚其在側陋者。蓋欲不擇貴賤。凡可以當此位者。雖貴而羣臣賤而庶民皆舉之也。一說。以明明揚側陋。乃堯使四岳明明然舉揚側僻賤陋之處。苟有賢者。舉而用之。其意蓋謂。上旣讓四岳。則已求之于貴者矣。至此揚側陋。則又及于賤者也。况堯旣使之揚側陋。而岳果告之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則此說亦自有理。堯旣使明明揚側陋。故四岳親往方岳之下求之。果得衆人共錫帝堯之言曰。有鰥在下。曰虞舜。虞其氏也。舜其名也。舜時年三十。尙未娶。故稱鰥。唐孔氏引

虞建官內有百揆四岳。堯得舜而納于百揆。則前此百揆之官未備也。建官惟賢。官無隆于四岳。則其賢可知矣。德未足以宅百揆。則庸命有所不能矣。故四岳言舜可受天下之事曰。舜乃瞽者之子。其父則心不則德義之經。其母則口不道忠信之言。其弟象則又傲慢而不恭。有此三惡。而舜能諧之以孝。使烝烝乂不格姦。此實人情之至難。而舜能之。故知其可以受堯之天下也。烝烝。孔氏謂進進于善。不若曾氏謂若烝之浮浮之烝。盛德之氣。有以上達。化而熟之。使不自知。故烝烝于乂。不至于格姦。瞽。無目之稱也。漢孔氏謂舜父有目。以其不能分別善惡。故時人謂之瞽。唐孔氏從而廣其說。引論語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言瞽者非果無目也。况史記載瞽瞍使舜上廩。從下縱火。使舜穿井。下土實井。若其身自能爲之。不得爲無目。但不識善惡。故稱瞽耳。至林少穎則引史記云。盲者子。父頑。母嚚。象傲。則舜父之無目也。審矣。夫盲之爲痼疾。固非善惡之事。然有目而頑。猶可言。無目而頑。豈不愈難言哉。要之二說少穎爲長。說者又謂烝烝乂不格姦。則舜未登庸之時。瞽瞍焚廩。便浚井出。從而掩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弣朕。二嫂使治朕棲。則舜登陟天朝之後。三惡尙謀殺舜。爲姦之大。莫甚于此。安得爲不格姦。余謂舜處父子兄弟之不幸。雖堯旣妻舜。三惡尤有殺舜之心。則當未舉之前。其欲害舜之心爲如何。惟舜以孝克諧之。雖頑如瞽。無殺子之愆。傲如象。無害兄之罪。則不格姦之言爲可信也。四岳旣言舜克諧三惡。烝烝乂不格姦。以此爲可授以天下。堯猶以爲未也。且曰。我其試哉。蓋以試舜以考其行績也。試之如何。妻以二女。觀其禮法刑制二女而已。蓋能制二女。

虞建官。內有百揆四岳。堯得舜而納于百揆。則前此百揆之官未備也。建官惟賢。官無隆于四岳。則其賢可知矣。德未足以宅百揆。則庸命有所不能矣。故四岳言舜可受天下之事曰。舜乃瞽者之子。其父則心不則德義之經。其母則口不道忠信之言。其弟象則又傲慢而不恭。有此三惡。而舜能諧之以孝。使烝烝乂不格姦。此實人情之至難。而舜能之。故知其可以受堯之天下也。烝烝。孔氏謂進進于善。不若曾氏謂若烝之浮浮之烝。盛德之氣。有以上達。化而熟之。使不自知。故烝烝于乂。不至于格姦。瞽。無目之稱也。漢孔氏謂舜父有目。以其不能分別善惡。故時人謂之瞽。唐孔氏從而廣其說。引論語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言瞽者非果無目也。况史記載瞽瞍使舜上廩。從下縱火。使舜穿井。下土實井。若其身自能爲之。不得爲無目。但不識善惡。故稱瞽耳。至林少穎則引史記云。盲者子。父頑。母嚚。象傲。則舜父之無目也審矣。夫盲之爲痼疾。固非善惡之事。然有目而頑。猶可言。無目而頑。豈不愈難言哉。要之二說少穎爲長。說者又謂烝烝乂不格姦。則舜未登庸之時。瞽瞍焚廩。便浚井出。從而掩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弣朕。二嫂使治朕棲。則舜登陟天朝之後。三惡尙謀殺舜。爲姦之大。莫甚于此。安得爲不格姦。余謂舜處父子兄弟之不幸。雖堯旣妻舜。三惡尤有殺舜之心。則當未舉之前。其欲害舜之心爲如何。惟舜以孝克諧之。雖頑如瞽。無殺子之愆。傲如象。無害兄之罪。則不格姦之言爲可信也。四岳旣言舜克諧三惡。烝烝乂不格姦。以此爲可授以天下。堯猶以爲未也。且曰。我其試哉。蓋以試舜以考其行績也。試之如何。妻以二女。觀其禮法刑制二女而已。蓋能制二女。

則夫婦之道正。夫夫婦婦。則家正而天下定。此堯所以試之也。春秋傳曰。宋雍氏女女于鄭。則知以女適人。皆謂之女。謂之女于時者。猶言于是時以二女女之也。古者士庶人一妻一妾。今堯以二女妻舜。竊意二女當有貴賤長幼。其一爲妻。一爲媵。非皆爲妻也。故劉向列女傳云。舜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則非皆爲妻也。吳孜謂堯舜同姓。俱出于黃帝之後。不應以嫡女妻之。所謂二女者。人君天下父母。民皆臣妾。堯于天下取二女妻之。以觀其治天下之本。故知二女非堯女也。殊不知世本之舊。出于後世。豈可據哉。堯既妻二女。以觀其禮法。刑二女。而舜于此果能以義理下降二女于媵水之北。使帝女雖貴必從夫。而俱行婦道。于有虞之族。故堯嘆曰。欽哉。美舜也。王氏以釐降爲下嫁。此說雖通。然以釐降爲下嫁。則一篇之載。惟及乎堯之妻舜。不及舜之刑二女。孔氏云。釐降。乃舜能以義理下二女之心。然經言釐降二女于媵水。則降又非降其心。故不若合二說爲一。謂舜能以義理下降二女。雖帝女之貴。亦使下降而居媵水。水北曰媵。媵水之北。卽舜所居之地也。旣言媵水。又言嬪于虞。媵言其地。虞言其族也。曾氏云。動容周旋中禮者。聖人之欽也。若有人則作。無人則輟。其欽但可掩塗人耳目耳。若在其室而與之居者。不可欺也。舜能釐二女而使之嬪于虞。非能動容周旋中禮以行之。不能如此。故以欽哉美之也。李校書謂欽哉爲帝戒飭二女之言。其意蓋謂舜以微賤。能釐降二女。不可不敬其夫。故以欽戒之。此說亦通。周泰叔謂堯禪舜。必試之。舜禪禹。不言試者。當堯之時。洪水橫流。天下愁嘆。帝命治之。由是疏九州。導九河。驅水怪之屬而放之海。汲汲盡力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水功旣

成。民然後獲。陸行而土居。禹之功被乎天下。民之視禹。無異于舜。故涿水傲予。成允成功。惟汝賢。予嘉乃績。天之歷數在爾躬。終陟元后。蓋禹之功被民也大。民之歸禹也順。不待舜試而天下安之也。林少穎曰。四岳薦舜。將使堯授以天下。而其薦之者。不言其他。而惟曰。父頑母嚚。象傲。烝烝乂。不格姦。堯之試舜。將授以天下。而其所以觀之者。不觀其他。而惟曰。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者。蓋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矣。

也。人君苟無先見之明，而惟左右近習之人是聽，其于治也亦未矣。司馬文正公有言曰：舜自修于畎畝之中，而聞于堯。此舜之難也。舜在畎畝之中，而堯聞之。此堯之難也。二說尤可取，故特存之。

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此蓋作史者總序舜之德也。典謨之體皆如此。如堯典之首，言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大禹謨之首，言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皐陶謨之首，言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蓋爲此人作此書，必先敍此人有此德，體制自應如此也。蓋作書者之意，謂我順理而考于上古，得帝舜之行事而載于書。書曰：堯有此文德之光華，舜能重之，協合于帝。堯而無異，不惟能重華而已。而且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之德。濬，深宏也。哲，睿知也。文，文章也。明，聰明也。溫，粹和也。恭，恭敬也。允，信當也。塞，充實也。凡此八者，卽元德也。元，幽遠之稱。言舜有德，而潛修于幽遠之處。然舜之德雖韜藏于幽隱之中，而實升聞于天朝，故堯命以位，使之攝行天子之事。卽下文所謂徽五典之屬也。夫作史者先言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而後言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則舜于未登庸之前，其光輝之德固已能重堯之華矣。德既不約而契，宜其雖處側微而堯獨聞而知之也。由是觀之，則堯之知舜，非聞于言語物色之間也。堯有是德，而舜重之，以心相知，則若契券焉。蓋有非耳之所能聞，目之所能見者。程氏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八者以形容其聖德。如稱堯曰：欽明文思安安，稱文王曰：徽柔懿恭，稱仲尼曰：溫良恭儉讓，皆聖人之德美。此論甚當。王氏云：堯言欽明文思爲成德之序，舜言濬哲文明爲修爲之

序。此鑿說也。林少穎皆以爲堯舜之德。此說殊可喜。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故以慎徽五典接堯典。帝曰。欽哉。之文而爲一篇。至孔氏纂壁中書。始釐爲二。加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由是始爲二篇。正義謂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于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大康之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求遺典。始得之。是舜典之書。前此實以慎徽五典爲首也。慎徽五典。司徒之職也。納于百揆。奮庸熙載之任也。賓于四門。典領方岳諸侯之事。四岳之職也。納于大麓。所謂薦之於天是也。凡此蓋舜元德升聞於堯。堯將命之以位。使之兼統衆職。以驗其能否。卽上所謂歷試諸難是也。程氏謂五典克從。無違教。而後浸至於百揆之任。禮待四方諸侯協和。而後至於大麓之任。其意蓋謂先使之徽五典。五典從。而後使之宅百揆。百揆序。而後使之賓四門。四門穆。而後使之納大麓。殊不知上言乃命以位。而繼以慎徽五典。納於百揆等事。則是堯旣命以位。則五典等事。無所不統。舜旣兼統庶事。則以之慎美五典之教。而五典克從。無違教。以之納于百揆。而百揆時敘。無違事。以之賓迎諸侯于四門。而四方諸侯來朝者。莫不和穆。以之納于大麓。則雖烈風雷雨。不至迷錯而害物。是皆帝舜兼統庶事。隨所施設。各底成效。初無浸至之理。故唐孔氏曰。舜旣臣堯。無所不統。非五典克從之後。方始納

序。此鑿說也。林少穎皆以爲堯舜之德。此說殊可喜。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故以慎徽五典接堯典。帝曰。欽哉。之文而爲一篇。至孔氏纂壁中書。始釐爲二。加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由是始爲二篇。正義謂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于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大康之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求遺典。始得之。是舜典之書。前此實以慎徽五典爲首也。慎徽五典。司徒之職也。納于百揆。奮庸熙載之任也。賓于四門。典領方岳諸侯之事。四岳之職也。納于大麓。所謂薦之於天是也。凡此蓋舜元德升聞於堯。堯將命之以位。使之兼統衆職。以驗其能否。卽上所謂歷試諸難是也。程氏謂五典克從。無違教。而後浸至於百揆之任。禮待四方諸侯協和。而後至於大麓之任。其意蓋謂先使之徽五典。五典從。而後使之宅百揆。百揆序。而後使之賓四門。四門穆。而後使之納大麓。殊不知上言乃命以位。而繼以慎徽五典。納於百揆等事。則是堯旣命以位。則五典等事。無所不統。舜旣兼統庶事。則以之慎美五典之教。而五典克從。無違教。以之納于百揆。而百揆時敘。無違事。以之賓迎諸侯于四門。而四方諸侯來朝者。莫不和穆。以之納于大麓。則雖烈風雷雨。不至迷錯而害物。是皆帝舜兼統庶事。隨所施設。各底成效。初無浸至之理。故唐孔氏曰。舜旣臣堯。無所不統。非五典克從之後。方始納

升帝位。將禪之也。夫鯀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何也。鯀待三考。冀其成功。無成。乃黜之。緩刑之義。舜既有成。他無所待。故一考卽升。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正義謂。舜既讓而堯不許。乃以堯禪之。明年正月上日。受堯終帝位之事于堯文祖之廟。蓋堯爲天子。于此事終。而授與舜。舜受之而不更始也。王氏徒見此文不加舜字。遂謂堯受終于文祖。故李校書辨之。謂信如王氏之說。則下文言在璿璣玉衡之屬。亦豈屬堯乎。正月。李校書謂歲之首謂之正月。猶正貳之正。蓋亦訓長。王氏謂政事當歲易者。妄也。下文格文祖言月正者。亦正月也。特變文耳。王氏謂。舜避堯之子。方其未踐位。天下無政。故此格文祖卽月而後有政。故言月正。亦鑿也。上日。謂朔日。孔氏謂上旬之日。曾氏謂上辛上丁上戊日之類。三說不同。林少穎謂。下文言月正元日。正月朔旦。則此云上日。亦宜是朔日。蓋禹受命於神宗。既用朔日。則舜受終于文祖。亦應用朔日。不應獨用上旬與上丁之類。其曰上日者。特變文耳。故唐孔氏謂。月之始日謂之朔。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其于一歲是上日也。但元日。說者泥月令擇元日命民社之言。謂元日乃所擇吉日。非朔日。殊不知月朔謂之吉。擇而用之。亦謂之吉。論語有吉月必朝服而朝。則月朔亦有言吉者矣。吾安知書所謂元日非月旦乎。文祖。堯之太祖也。蘇氏謂。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文祖。舜所從受天下者文宗。授天下於人。必告於我所從受之人。則文祖實堯之祖也。特不知所祖果爲何人耳。按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

升帝位。將禪之也。夫鯀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何也。鯀待三考。冀其成功。無成。乃黜之。緩刑之義。舜既有成。他無所待。故一考卽升。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正義謂。舜既讓而堯不許。乃以堯禪之。明年正月上日。受堯終帝位之事于堯文祖之廟。蓋堯爲天子。于此事終。而授與舜。舜受之而不更始也。王氏徒見此文不加舜字。遂謂堯受終于文祖。故李校書辨之。謂信如王氏之說。則下文言在璿璣玉衡之屬。亦豈屬堯乎。正月。李校書謂歲之首謂之正月。猶正貳之正。蓋亦訓長。王氏謂政事當歲易者。妄也。下文格文祖言月正者。亦正月也。特變文耳。王氏謂。舜避堯之子。方其未踐位。天下無政。故此格文祖卽月而後有政。故言月正。亦鑿也。上日。謂朔日。孔氏謂上旬之日。曾氏謂上辛上丁上戊日之類。三說不同。林少穎謂。下文言月正元日。正月朔旦。則此云上日。亦宜是朔日。蓋禹受命於神宗。既用朔日。則舜受終于文祖。亦應用朔日。不應獨用上旬與上丁之類。其曰上日者。特變文耳。故唐孔氏謂。月之始日謂之朔。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其于一歲是上日也。但元日。說者泥月令擇元日命民社之言。謂元日乃所擇吉日。非朔日。殊不知月朔謂之吉。擇而用之。亦謂之吉。論語有吉月必朝服而朝。則月朔亦有言吉者矣。吾安知書所謂元日非月旦乎。文祖。堯之太祖也。蘇氏謂。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文祖。舜所從受天下者文宗。授天下於人。必告於我所從受之人。則文祖實堯之祖也。特不知所祖果爲何人耳。按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

魯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卽堯也神宗爲堯則文祖可指爲顓頊矣但去古既遠不可以爲必然之論故唐孔氏謂堯之文祖不可強實亦多聞闕疑意李校書謂孔氏以文祖爲堯文德之祖以藝祖爲卽下文祖文祖又卽藝祖也故知藝祖卽文祖此說甚當但神宗亦以爲文祖則有可論者蓋舜受堯之天下于受終與告卽政之事皆宜就堯之祖廟至禹則受天下于舜矣則受命當於舜之祖廟豈宜亦就堯之祖廟哉故知神宗卽有虞氏神宗之廟所謂祖顓頊而宗堯者是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璿璣以璿爲璣玉衡以玉爲衡唐孔氏謂是天文之器漢世謂之渾天儀者是也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以一人可以運轉故曰璣衡橫簫長一尺孔徑一寸將考天象先懸璣於上運轉之以象天之運轉然後以衡從下望之以知星宿此璣衡之制也在察也七政日月五星唐孔氏謂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爲占七者各有異政故謂七政不若沈博士謂君政得於下天文序於上自然之應故以政言之此說是也然七政在天躔度長短多寡不同然必謂之齊者曾氏謂步七政之軌度時數以轉璣窺衡而不差焉故曰齊其不齊者乃凌歷鬪食盈縮犯守者也蓋璣衡所見皆時數軌度之當然不如璣衡則爲變異此說是也沈存中謂熙甯中受詔典領歷官考察星辰以璣衡求極星從窺管候之凡三月極星常循窺管之中夜夜不差則窺管卽玉衡也但璿璣孔氏云美玉王氏云美珠二說不同後世渾儀旣不用珠玉用銅爲之則古之璣衡或以玉爲之或綴珠其上皆不可得而知孔氏曰

林少穎則依孔氏傳而爲之說曰山川爲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至此時而望祭之。羣神謂邱陵墳衍古之聖賢有功者亦皆祭之。此亦本于祭法而爲之說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之爲言斂也。五瑞五等諸侯之瑞玉也。舜既斂諸侯之五瑞而四方諸侯以舜居攝來朝賀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然既月說者不同。孔氏謂盡正月中乃日見四岳羣牧。林少穎以既月爲二月。劉敞則謂正月之明日乃二月朔。陳少南因謂之既盡也。盡一月乃以是覲諸侯亦謂二月朔也。三說不同此皆未盡。余謂三說雖不同然孔氏徒見下文言二月東巡狩遂以既月爲正月殊不知覲岳班瑞果在正月中則其文當與輯五瑞相接不應加既月乃三字。蓋謂舜五載一巡狩于其當巡之歲故二月往東巡狩五月南八月西十有一月朔則自歲二月以下乃作書者載舜巡狩之歲月本不與上連文不可泥此二月卽以既月爲正月也。况上文言正月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至輯五瑞而後言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而班瑞實二月事也。但少穎謂盡二月之日亦不可。蓋覲岳班瑞不應許多日。劉敞陳少南謂二月朔亦不可。蓋舜攝位四方諸侯遠近不同故聞有先後而來賀必不能如他朝會同于一日。余謂既月當爲一句乃日覲西岳羣牧爲一句。蓋舜自正月受終繼而察璿衡祭羣神輯五瑞行是數事月既盡矣乃于月盡之後日覲見四岳羣牧既見羣牧乃還以其所輯之瑞班而還之使歸於國。蓋此瑞本于舜居攝班還於諸侯若舜親授故爲舜臣所以與之正始也。

林少穎則依孔氏傳而爲之說曰山川爲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至此時而望祭之。羣神謂邱陵墳衍古之聖賢有功者亦皆祭之。此亦本于祭法而爲之說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之爲言斂也。五瑞五等諸侯之瑞玉也。舜既斂諸侯之五瑞而四方諸侯以舜居攝來朝賀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然既月說者不同。孔氏謂盡正月中乃日見四岳羣牧。林少穎以既月爲二月。劉敞則謂正月之明日乃二月朔。陳少南因謂之既盡也。盡一月乃以是覲諸侯亦謂二月朔也。三說不同此皆未盡。余謂三說雖不同然孔氏徒見下文言二月東巡狩遂以既月爲正月殊不知覲岳班瑞果在正月中則其文當與輯五瑞相接不應加既月乃三字。蓋謂舜五載一巡狩于其當巡之歲故二月往東巡狩五月南八月西十有一月朔則自歲二月以下乃作書者載舜巡狩之歲月本不與上連文不可泥此二月卽以既月爲正月也。况上文言正月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至輯五瑞而後言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而班瑞實二月事也。但少穎謂盡二月之日亦不可。蓋覲岳班瑞不應許多日。劉敞陳少南謂二月朔亦不可。蓋舜攝位四方諸侯遠近不同故聞有先後而來賀必不能如他朝會同于一日。余謂既月當爲一句乃日覲西岳羣牧爲一句。蓋舜自正月受終繼而察璿衡祭羣神輯五瑞行是數事月既盡矣乃于月盡之後日覲見四岳羣牧既見羣牧乃還以其所輯之瑞班而還之使歸於國。蓋此瑞本于舜居攝班還於諸侯若舜親授故爲舜臣所以與之正始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

歲二月東巡守。二孔皆謂舜既班瑞於羣后。卽以其歲二月東巡守。省守土之諸侯。此說不然。蓋上文覲岳班瑞。乃二月事。前于既月解辨之詳矣。覲岳班瑞既爲二月事。則此二月不應爲當年二月事。少穎以此二月加歲字于上。乃歲之二月。蓋前一年羣后來朝。故至明年舜乃巡狩。考制度於四岳。此說雖順經文。而經無明文。又安知歲二月爲明年之二月哉。蓋經但云歲二月。未嘗言來歲之二月。豈可直指此歲字爲來歲乎。余謂舜之居攝。先既輯瑞。次之班瑞。自是之後。必有一歲往巡狩四方。故此直言歲二月東巡狩。必是居攝之後。于中有一歲。二月巡東。五月巡南。八月巡西。十一月巡北也。岱宗。唐孔氏謂岱之與泰。其山有二名。引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也。一曰岱宗。其說以岱宗卽泰山也。舜既巡狩。故先至東岳之下。燔柴祭天以告至。既燔柴祭告至。乃望祭山川而秩者。蓋有當祭而不祭者。有不當祭而祭者。與其品位之高下。牲禮之厚薄。莫不各有其序。故山川不可不盡其秩序也。舜既燔柴告天。望祭山川。卽于東岳之下。遂見東方之諸侯。而與之考制度。自協時月正日以下。皆考制度之事也。孔氏謂協時月正日。合時之節氣。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蓋古者天子諸侯國皆有掌歷之官。天子歷官主頒朔于諸侯。若堯之命羲和四子是也。諸侯則不得自爲正。乃受歷于天子。還以天子之歷頒授其民。故堯命羲和四子定律數。既頒朔于諸侯矣。至舜居攝。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狩。

謂諸侯尊而至重。已覲復還其玉。所以禮答列辟。此說是也。按聘義云。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璧。輕財重禮也。此雖主於聘禮。竊意朝禮亦然。又按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爲賓。還圭如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之也。士相見禮。大夫以下見國君之禮。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贄。己臣皆不還其贄。是三帛二生一死則不還也。又按周禮膳夫云。凡祭祀致福者。受而膳之。以贄見者。亦如之。鄭司農注云。以羔雁雉見者。亦受以給王膳。則三帛二生一死不還也。明矣。河南劉敞不深求其故。乃謂五器爲吉凶禮樂戎器。陳少南和之。乃謂如同也。巡狩之時。同吉凶禮樂戎器。巡狩既畢。乃自方岳反還。蓋謂巡狩既修五禮。又修五玉。又修三帛。又修二生一死。至此。又同五器卒事。乃復還。此皆徒見前言五瑞。又云五玉。又云五器。辭異如此。遂生分別。不足取也。程氏謂五器卽五瑞。五瑞卽五玉。以其物言。則曰玉。以其寶言。則曰瑞。以其形言。則曰器。此說是矣。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舜之巡守。旣以二月有事于岱宗。岱宗禮畢。因而南巡。以五月至於南岳衡山。其燔柴望秩山川以下。皆如岱宗之禮。南岳禮畢。因而西巡。以八月至于西岳華山。其禮亦如初時。西岳禮畢。因而北巡。而以十有一月至于北岳恆山。其禮同于西岳之禮。四方巡行。其禮如一。然必曰如岱禮。如初。如西禮者。特作史者變文耳。本無別義。北岳禮畢。然後復于京師。格于文祖之廟。其牲用特牛。告于文祖。以其歸之。

謂諸侯尊而至重。已覲復還其玉。所以禮答列辟。此說是也。按聘義云。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璧。輕財重禮也。此雖主於聘禮。竊意朝禮亦然。又按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爲賓。還圭如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之也。士相見禮。大夫以下見國君之禮。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贄。己臣皆不還其贄。是三帛二生一死則不還也。又按周禮膳夫云。凡祭祀致福者。受而膳之。以贄見者。亦如之。鄭司農注云。以羔雁雉見者。亦受以給王膳。則三帛二生一死不還也。明矣。河南劉敞不深求其故。乃謂五器爲吉凶禮樂戎器。陳少南和之。乃謂如同也。巡狩之時。同吉凶禮樂戎器。巡狩既畢。乃自方岳反還。蓋謂巡狩既修五禮。又修五玉。又修三帛。又修二生一死。至此。又同五器卒事。乃復還。此皆徒見前言五瑞。又云五玉。又云五器。辭異如此。遂生分別。不足取也。程氏謂五器卽五瑞。五瑞卽五玉。以其物言。則曰玉。以其寶言。則曰瑞。以其形言。則曰器。此說是矣。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舜之巡守。旣以二月有事于岱宗。岱宗禮畢。因而南巡。以五月至於南岳衡山。其燔柴望秩山川以下。皆如岱宗之禮。南岳禮畢。因而西巡。以八月至于西岳華山。其禮亦如初時。西岳禮畢。因而北巡。而以十有一月至于北岳恆山。其禮同于西岳之禮。四方巡行。其禮如一。然必曰如岱禮。如初。如西禮者。特作史者變文耳。本無別義。北岳禮畢。然後復于京師。格于文祖之廟。其牲用特牛。告于文祖。以其歸之。

既至。故曰格。春秋桓十有二年。公及戎盟於唐。冬。公至自唐。左氏曰。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則舜之格藝祖。卽此所謂飲至之禮也。孔氏云。藝祖卽文祖。以文之與藝。其義相同。故知其必爾也。朱博士曰。天子巡守。必順陰陽之氣以出入。春東而夏南。秋西而冬北。又以地言之。則自東徂南。自南徂西。自西徂北。然後由此以入京師。蓋理當然。此說得之。據此云巡北岳既畢。然後歸格于藝祖。用特則是一歲周四岳然後歸也。胡舍人疑之。以謂計其地理。恐不相及。鄭元乃以謂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出。夫一出而巡四岳。胡舍人尙計以地里。考其日程。謂不能周萬五千里。若巡一岳歸。至仲月再出。則一歲出入往來。不啻數萬里。此必無是理也。故孔氏有言曰。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岳。若如鄭言。當于每巡之下。卽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歸而復去。計程不能周徧。此未必然也。是說甚當。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前旣載舜巡守四岳之事。至此則又總結前言。故言五載一巡守。謂此巡守四岳之禮。蓋五載而一行也。羣后四朝。說者不同。孔氏謂羣后各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胡舍人旣疑其一載而不能巡守四岳。遂以五載一巡守。一年而東。一年而南。一年而西。一年而北。此羣后之所以四朝。五年之中。一歲息駕。二說皆不然。蓋上文言肆覲東后。而南西北覲禮。又皆如岱如初如西。則巡守之際。諸侯朝于方岳之下。上文已備言之。不應于此又言諸侯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則孔氏之說所以不然者。此

在禹平水土之前。反復考之。沈氏於經。初無明文可據。彼徒見商詩言九圍。商書言九有。王制雜記商周之制。亦稱九州。而十二州之名。未聞于夏商之時。兼又周官職方。爾雅。亦只載九州。遂謂十二州乃洪水前權宜分置。禹既平水土。乃復舊制爲九州。夏商承之。故亦爲九州。殊不知舜居攝二十八載。堯殂落之後。是時水平已久。舜尙有咨十二牧之言。安得爲洪水之前。舜分十二。洪水之後。禹復正而爲九。而不復爲十二哉。兼周官職方載九州。有幽并而無徐梁。爾雅載九州。有幽營而無梁青。幽營并三州。本皆舜時分置之州名。若使洪水之前有此名。洪水之後。禹重正之。復于舊。如禹貢所載。則幽并營之名。至禹平水土之後。已無聞矣。豈至商周而猶有存者。余竊謂。洪水之初。禹別九州而治之。既平之後。舜乃分爲十二。故於九州之外。別立幽并營三名。夏商周承之。故幽并營之名猶存。然詩。書。職方。爾雅。只載九州者。蓋舜于平水土之後。實分爲十二。至夏商時。或有重合而爲九。或去徐梁而存幽并之名。或去梁青而存幽營之號。不可得而知。惟唐孔氏按左傳宣三年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此說似乎有理。故漢孔氏亦直謂禹治水後。舜分冀州爲并州幽州。分青州爲營州。置十二州。程氏。林少穎。皆依此說。但唐孔氏謂禹貢治水。通繇爲十三載。則舜攝位元年。治水功畢。二年之後。分十二州。林少穎此說。甚合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之說。與孟子八年於外之說。但少穎既有此說。自信不篤。及疑舜居攝次年。則巡狩。朝諸侯。考制度。使治水未平。則此禮不可得而講。觀此。則治水功畢。又當在居攝之前。數說皆齟齬。學者當闕之。原少穎之意。蓋謂如前之說。治水功畢。故在居

在禹平水土之前。反復考之。沈氏於經。初無明文可據。彼徒見商詩言九圍。商書言九有。王制雜記商周之制。亦稱九州。而十二州之名。未聞于夏商之時。兼又周官職方。爾雅。亦只載九州。遂謂十二州乃洪水前權宜分置。禹既平水土。乃復舊制爲九州。夏商承之。故亦爲九州。殊不知舜居攝二十八載。堯殂落之後。是時水平已久。舜尙有咨十二牧之言。安得爲洪水之前。舜分十二。洪水之後。禹復正而爲九。而不復爲十二哉。兼周官職方載九州。有幽并而無徐梁。爾雅載九州。有幽營而無梁青。幽營并三州。本皆舜時分置之州名。若使洪水之前有此名。洪水之後。禹重正之。復于舊。如禹貢所載。則幽并營之名。至禹平水土之後。已無聞矣。豈至商周而猶有存者。余竊謂。洪水之初。禹別九州而治之。既平之後。舜乃分爲十二。故於九州之外。別立幽并營三名。夏商周承之。故幽并營之名猶存。然詩。書。職方。爾雅。只載九州者。蓋舜于平水土之後。實分爲十二。至夏商時。或有重合而爲九。或去徐梁而存幽并之名。或去梁青而存幽營之號。不可得而知。惟唐孔氏按左傳宣三年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此說似乎有理。故漢孔氏亦直謂禹治水後。舜分冀州爲并州幽州。分青州爲營州。置十二州。程氏。林少穎。皆依此說。但唐孔氏謂禹貢治水。通緜爲十三載。則舜攝位元年。治水功畢。二年之後。分十二州。林少穎此說。甚合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之說。與孟子八年於外之說。但少穎既有此說。自信不篤。及疑舜居攝次年。則巡狩。朝諸侯。考制度。使治水未平。則此禮不可得而講。觀此。則治水功畢。又當在居攝之前。數說皆齟齬。學者當闕之。原少穎之意。蓋謂如前之說。治水功畢。故在居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又言舜明慎用刑之道也。象以典刑。漢孔氏以象訓法。蘇氏亦依其說。唐孔氏遂引易繫辭云。象者。像此者也。是象爲放法。故以象訓法。謂各象其所犯。程氏亦謂。象罪之輕重。立爲常刑。而說文謂。象刑爲畫象之刑。其說蓋出于大傳與漢帝之詔。雖若相似。然以象爲畫象。而解象以典刑之句。其辭不順。兼又荀子謂世俗之說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是不然。以爲治。則人民莫觸罪。非特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或觸罪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亂莫大乎此。惟薛氏云。世俗謂畫衣冠異章服爲象刑。豈非讀舜典而誤歟。歷考數說。惟王氏之說爲長。王氏之說曰。象者。垂以示人之謂。若周官垂刑象于象魏。是也。蓋王者之法如江河。必使易避而難犯。故必垂以示之。使知所避。苟不垂以示人。使知所避。及陷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此舜所以象以典刑者。蓋示民以常刑之法。使知所避也。周官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懸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法象。挾日而斂之。此卽所謂象以典刑者也。林少穎謂。此象以典刑一句。乃統說其事。自流宥五刑。至怙終賊刑。乃垂示典則之目也。此說雖可喜。然象以典刑爲統說。以流宥五刑以下爲象刑之目。則是舜刑特有流鞭扑贖數等。無五刑正法。按大禹謨。舜美臯陶作士。有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皆先言五刑而後言五流。則此不應只說五流以下。而不言五刑正法。余謂象以典刑。是舜示民以常刑。常刑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又言舜明慎用刑之道也。象以典刑。漢孔氏以象訓法。蘇氏亦依其說。唐孔氏遂引易繫辭云。象者。像此者也。是象爲放法。故以象訓法。謂各象其所犯。程氏亦謂。象罪之輕重。立爲常刑。而說文謂。象刑爲畫象之刑。其說蓋出于大傳與漢帝之詔。雖若相似。然以象爲畫象。而解象以典刑之句。其辭不順。兼又荀子謂世俗之說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是不然。以爲治。則人民莫觸罪。非特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或觸罪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亂莫大乎此。惟薛氏云。世俗謂畫衣冠異章服爲象刑。豈非讀舜典而誤歟。歷考數說。惟王氏之說爲長。王氏之說曰。象者。垂以示人之謂。若周官垂刑象于象魏。是也。蓋王者之法如江河。必使易避而難犯。故必垂以示之。使知所避。苟不垂以示人。使知所避。及陷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此舜所以象以典刑者。蓋示民以常刑之法。使知所避也。周官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懸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法象。挾日而斂之。此卽所謂象以典刑者也。林少穎謂。此象以典刑一句。乃統說其事。自流宥五刑。至怙終賊刑。乃垂示典則之目也。此說雖可喜。然象以典刑爲統說。以流宥五刑以下爲象刑之目。則是舜刑特有流鞭扑贖數等。無五刑正法。按大禹謨。舜美臯陶作士。有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皆先言五刑而後言五流。則此不應只說五流以下。而不言五刑正法。余謂象以典刑。是舜示民以常刑。常刑

卽五刑也。旣言五刑。故下言流宥五刑。卽是五流。此說與帝舜之言合。故此說以少類爲長。流宥五刑。漢孔氏謂。流放之法。宥五罪。唐孔氏廣其說。謂據其狀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則太輕。致刑則太重。不忍依例刑殺。故完全其體。流之遠方。王氏諸儒。皆同此說。其說極當。舜旣以五流宥五刑之輕者。至於官事不治。其罪至輕。又不應致以五刑五流之法。亦不應宥而赦之者。故舜又立鞭箠之法。以爲治官之刑。周禮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三百。卽鞭作官刑是也。其有學校之間。不勤學道者。卽扑之以爲學導之刑。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卽扑作教刑是也。然舜又謂。人有過誤入罪。罪涉疑似。鞭之。刑之。宥之。赦之。皆所不可。故又作贖刑是也。但孔氏謂金爲黃金。唐孔氏謂安國以此金爲黃金。以呂刑其罰千鍰爲黃鐵。俱是贖罪。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爲金。周官考工。金之工七。其所爲者。有銅有鐵。是銅鐵皆爲金。則此黃金。呂刑黃鐵。是皆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後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今與銅相敵。此說亦有理。舜垂刑象。旣立五刑五流。鞭扑與金贖之法矣。故於下文言眚災肆赦。怙終賊刑。以見用上數等刑罰。皆原其情而爲輕重也。漢孔氏謂。過而有害。乃緩赦之。程氏謂。眚。過也。過失而入於罪者。災害非人所致而至者。皆則縱肆寬緩之。災則赦而除釋之。林少穎謂。眚。災者。不幸而入於罪戾。其罪非己作。或爲人罣誤而入於刑。如論語所謂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如此之人。情在所恕。逋逃未獲。則肆之。已獲而囚繫。則赦之。曾氏又謂。自生謂之眚。天火謂之災。眚災雖有所肆。亦赦焉。怙終賊刑。漢孔氏謂。怙。姦自終。當刑殺之。程氏謂。怙。恃其惡。與終固爲非者。殘害之以刑。蘇氏

而後以鯀爲無功而殛之。是爲用人之子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以致父之殛。於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豈不迂哉。唐孔氏亦謂流者。移其居處。若水之流然。放者。使之自治。竄者。投棄之名。殛者。誅責之稱。俱是流徙。異其述作之文體耳。此說得之。幽州。崇山。三危。羽山。四地名。孔氏因北狄南蠻。西戎東夷之說。遂以幽州爲北裔。崇山爲南裔。三危爲西裔。羽山爲東裔。竊意孔氏所以有此說者。徒見左傳有投諸四裔之言。遂分東西南北之異。要之。左傳所謂四裔。亦猶言四處而已。非有南北東西之異也。況四凶之惡貫盈。故投之遠惡之地。其何以辨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此必無之理也。四凶不誅于堯世。而誅於舜時。紛紛之說多矣。惟周恭叔謂四凶皆有過人之才。在堯之時。朝廷清明。禹皋稷契之徒。相與彌縫。無所肆其惡。則堯雖欲誅之。其可得乎。況靜言庸遠。方命圯族。堯已知其惡。非堯不能知也。及一旦舜舉于側微。使四凶北面而臣。然後始有不平之心。其罪已著。舜雖欲不誅。其可得乎。四凶之惡。其始也。見用于堯。其終也。見罪于舜。皆自爲之。堯舜豈容心于其間哉。此說盡之。旣言誅四罪。而繼以天下咸服。蓋言罰有罪而天下心服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漢孔氏謂堯年十六卽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年。自正月上日至崩。凡壽一百一十七歲。唐孔氏按。堯禪之年。卽得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更得二年。卽爲歷試三年。更加舜居攝二十八年。合後舜三十在位之數。是堯壽實一百一十六歲。孔云一百一十七者。誤也。舜攝二十八載而堯崩。不曰崩。而

而後以鯀爲無功而殛之。是爲用人之子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以致父之殛。於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豈不迂哉。唐孔氏亦謂流者。移其居處。若水之流然。放者。使之自治。竄者。投棄之名。殛者。誅責之稱。俱是流徙。異其述作之文體耳。此說得之。幽州。崇山。三危。羽山。四地名。孔氏因北狄南蠻。西戎東夷之說。遂以幽州爲北裔。崇山爲南裔。三危爲西裔。羽山爲東裔。竊意孔氏所以有此說者。徒見左傳有投諸四裔之言。遂分東西南北之異。要之。左傳所謂四裔。亦猶言四處而已。非有南北東西之異也。況四凶之惡貫盈。故投之遠惡之地。其何以辨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此必無之理也。四凶不誅于堯世。而誅於舜時。紛紛之說多矣。惟周恭叔謂四凶皆有過人之才。在堯之時。朝廷清明。禹皋稷契之徒。相與彌縫。無所肆其惡。則堯雖欲誅之。其可得乎。況靜言庸遠。方命圯族。堯已知其惡。非堯不能知也。及一旦舜舉于側微。使四凶北面而臣。然後始有不平之心。其罪已著。舜雖欲不誅。其可得乎。四凶之惡。其始也。見用于堯。其終也。見罪于舜。皆自爲之。堯舜豈容心于其間哉。此說盡之。旣言誅四罪。而繼以天下咸服。蓋言罰有罪而天下心服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漢孔氏謂堯年十六卽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年。自正月上日至崩。凡壽一百一十七歲。唐孔氏按。堯禪之年。卽得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更得二年。卽爲歷試三年。更加舜居攝二十八年。合後舜三十在位之數。是堯壽實一百一十六歲。孔云一百一十七者。誤也。舜攝二十八載而堯崩。不曰崩。而

舜既卽政之後。詢謀于大臣。求所以治天下之事也。曾彥和謂于者。往之之詞。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詢于四岳者。謂往就四岳。特爲謀于四岳而已。若十二牧。則咨誨之而已。無所往。故不言于。余竊謂此所謂詢于四岳。特爲謀于四岳而已。下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乃其所以謀四岳之事也。不必曲爲之說。惟唐孔氏解此言。達而得理。謂舜告廟既訖。乃謀政治于四岳之官。所謀者。爲闢四方之門。使爲己廣大仕路。招置衆賢。明四方之目。使爲己遠視四方。達四方之聰。使爲己遠聽於四方。恐遠有所蔽塞。故令爲己悉聞見之。此說甚善。一說又謂。天下之利害。生民之休戚。君門萬里。黼座九重。不能徧知。故舜卽政之初。首詢四岳。使之闢四門。所以來此。明四目者。所以視此。達四聰者。所以聽此。蓋欲四方之情。雖至遠常。不越乎廉陛之下。耳目之間焉。此說亦然。夫四方之來。各由其門而入。則門固以四言。若耳目者。特人君之兩耳目之聰明耳。何言四目四聰哉。蓋人君端處一堂。覽觀四方。四方之情。皆欲耳聞而目見。故言四目四聰。蓋欲耳目之力常徧察四方故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舜前詢于四岳。則已詢之在內之臣矣。此咨十有二牧。則又及于在外之臣焉。曰咨曰詢。皆是訪問之意也。夫天生聖人。爲之司牧。則人君爲天牧民也。人君縣地千里。而寄之州牧。則牧守爲君牧民也。牧民之道。以食爲先。言食哉惟時。欲民之粒食。當使之各得其時。李校書謂。書稱惟時亮天工。惟時有苗弗率。皆以時訓是。則食哉惟時。亦應訓是。

舜既卽政之後。詢謀于大臣。求所以治天下之事也。曾彥和謂于者。往之之詞。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詢于四岳者。謂往就四岳。特爲謀于四岳而已。若十二牧。則咨誨之而已。無所往。故不言于。余竊謂此所謂詢于四岳。特爲謀于四岳而已。下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乃其所以謀四岳之事也。不必曲爲之說。惟唐孔氏解此言。達而得理。謂舜告廟既訖。乃謀政治于四岳之官。所謀者。爲闢四方之門。使爲己廣大仕路。招置衆賢。明四方之目。使爲己遠視四方。達四方之聰。使爲己遠聽於四方。恐遠有所蔽塞。故令爲己悉聞見之。此說甚善。一說又謂。天下之利害。生民之休戚。君門萬里。黼座九重。不能徧知。故舜卽政之初。首詢四岳。使之闢四門。所以來此。明四目者。所以視此。達四聰者。所以聽此。蓋欲四方之情。雖至遠常。不越乎廉陛之下。耳目之間焉。此說亦然。夫四方之來。各由其門而入。則門固以四言。若耳目者。特人君之兩耳目之聰明耳。何言四目四聰哉。蓋人君端處一堂。覽觀四方。四方之情。皆欲耳聞而目見。故言四目四聰。蓋欲耳目之力常徧察四方故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舜前詢于四岳。則已詢之在內之臣矣。此咨十有二牧。則又及于在外之臣焉。曰咨曰詢。皆是訪問之意也。夫天生聖人。爲之司牧。則人君爲天牧民也。人君縣地千里。而寄之州牧。則牧守爲君牧民也。牧民之道。以食爲先。言食哉惟時。欲民之粒食。當使之各得其時。李校書謂。書稱惟時亮天工。惟時有苗弗率。皆以時訓是。則食哉惟時。亦應訓是。

而先儒乃謂當以敬授民時之時者。以句自此絕。則訓自當異。與直哉惟清同句體也。此說甚善。柔遠能邇。孔氏謂安遠如安近。鄭元謂能猶如也。安遠之國順如其近者。蘇氏謂能讀如不相能之能。懷柔遠者。使與近者相能。王氏謂遠者柔之而已。近者吾所治也。故當能之。曾彥和廣其說。謂富之教之。刑賞因革。無所不能。故曰能邇。此數說皆費訓釋。不若李校書之說爲近而易見。李校書曰。能者耐也。古文能耐皆同字。則能邇者。居上以寬之謂也。遠人修文德以來之。所謂柔遠也。至于邇人。尤在所能忍。以有濟。昔人所謂弗擾獄市。又言不如是何以爲京師。皆能邇之謂也。詳考李氏之意。蓋以能邇若世俗所謂忍耐得住。況人之不能相容者。皆謂之不相能。能則實耐之意。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諸儒皆謂有德者。惇厚之。元善者。信任之。蓋進德而用之也。任人。佞人也。佞人謂之任人。謂其包藏不可測知。若婦人之妊娠焉。謂之難任者。退絕之使不得進。皆退不肖而遠之也。此說雖善。未若毛李中謂君子與小人勢不兩立。誠能于有德者。惇之。元善者。允之。是非取舍。足以服羣小人之。心。人君雖未嘗求遠而斥之。彼自不敢進。此惇德允元。乃是難任人之道。此說極善。自食哉惟時。至而難任人。是數者誠能行之。則內治舉矣。內治舉。則蠻夷所以相率而來服也。胡益之謂蠻夷以身率之。則服。此說誤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兪。汝往哉。

舜既終堯三年之喪。格于文祖。然後卽政而稱帝。此稱舜曰者。所以別堯也。蓋自此而上。稱帝曰。屬之

汝往哉。蓋謂所讓之賢。非不當才。皆已各有職任。汝不可不往。下文言汝后稷播時百穀。汝作司徒。汝作士。皆因禹之讓。稱美前功。以見其各有職任。禹不可固讓也。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舜命九官。或讓或不讓。學者多疑之。沈博士謂舜命九官。有知其人而命之者。有咨于衆而命之者。已知其人。則不復咨于衆。而受其任者。亦不辭。咨于衆而得人。雖任之無疑。而受任者必辭遜而居職。所謂濟濟相遜也。此說雖有理。不若唐孔氏爲有據。孔氏謂帝因禹讓三人。而官不轉。各述前功以勸之。故林少穎特從其說。且按孟子洪水橫流。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后稷教民稼穡。契爲司徒。是皆在舜未卽位之前。分列于九官之次者。特爲禹旣讓此三人。舜不之許。始稱述其功而申儆之焉。且以見其各有職任。無可遷者也。由少穎此說以考之。則因讓述效。或云益稷脫文。重出於此。余謂夔龍之命。乃因伯夷之讓而重述其功。夔亦因贊其所職之效。正不可指爲脫簡也。棄稷之名也。蓋其生棄之隘巷。寒冰平林。故以棄爲名也。禹旣讓之。故舜稱其名而美其功曰。洪水未平。黎民之艱阻。而在於饑餒者。惟汝居稷官。教民敷播百穀。則汝功誠可嘉也。蓋禹旣讓之。舜不從。故稱其功以慰后稷之心也。穀品雖多。未應有百言百穀者。以穀品在粟麻麥與夫秬秠糜苳之類。其種非一。故取數多。以百言之。稷爲五穀之長。故主穀之官。以稷名之。謂之后稷者。官實名稷。特以棄居稷官。雖在朝爲公卿。亦分土胙民爲諸侯。尊而君之。故稱爲后稷。如呂刑稱三后。夔稱后夔。皆尊而君之也。

汝往哉。蓋謂所讓之賢。非不當才。皆已各有職任。汝不可不往。下文言汝后稷播時百穀。汝作司徒。汝作士。皆因禹之讓。稱美前功。以見其各有職任。禹不可固讓也。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舜命九官。或讓或不讓。學者多疑之。沈博士謂舜命九官。有知其人而命之者。有咨于衆而命之者。已知其人。則不復咨于衆。而受其任者。亦不辭。咨于衆而得人。雖任之無疑。而受任者必辭遜而居職。所謂濟濟相遜也。此說雖有理。不若唐孔氏爲有據。孔氏謂帝因禹讓三人。而官不轉。各述前功以勸之。故林少穎特從其說。且按孟子洪水橫流。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后稷教民稼穡。契爲司徒。是皆在舜未卽位之前。分列于九官之次者。特爲禹旣讓此三人。舜不之許。始稱述其功而申儆之焉。且以見其各有職任。無可遷者也。由少穎此說以考之。則因讓述效。或云益稷脫文。重出於此。余謂夔龍之命。乃因伯夷之讓而重述其功。夔亦因贊其所職之效。正不可指爲脫簡也。棄稷之名也。蓋其生棄之隘巷。寒冰平林。故以棄爲名也。禹旣讓之。故舜稱其名而美其功。曰洪水未平。黎民之艱阻。而在於饑餒者。惟汝居稷官。教民敷播百穀。則汝功誠可嘉也。蓋禹旣讓之。舜不從。故稱其功以慰后稷之心也。穀品雖多。未應有百言百穀者。以穀品在粟麻麥與夫秬秠糜苳之類。其種非一。故取數多。以百言之。稷爲五穀之長。故主穀之官。以稷名之。謂之后稷者。官實名稷。特以棄居稷官。雖在朝爲公卿。亦分土胙民爲諸侯。尊而君之。故稱爲后稷。如呂刑稱三后。夔稱后夔。皆尊而君之也。

然而此必先言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者。胡益之謂。天下本無事。蠻夷內侵。人民離散。常法一曠。則寇賊姦宄因而生焉。其意蓋謂。前此蠻亂中國。中國之人。因此而肆爲攻劫之寇。殺人之賊。在內之姦。在外之宄。故命皋陶作士。以治此寇賊姦宄之人。而主意初不在蠻夷猾夏。林少穎求其說不得。乃謂此非境外之蠻夷。舜世九州之內。蓋有蠻夷。與吾民雜居。如揚州冀州之島夷。青州之萊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和夷之類。則猾夏者。蓋此輩。此亦牽合之說也。唐孔氏謂。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唐堯之聖。協和萬邦。不應末年頓至于此。蓋少有其事。辭頗增甚。歸功于人。作與奪之勢爾。此說有理。士理官也。鄭元謂。士。察也。主察刑獄之事。故謂之士。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有服。服其罪也。呂刑謂。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是也。五刑。謂五流。不忍加誅。制爲五等流法。以宥之也。有宅者。居其所之謂也。蓋皋陶作士。于五刑則原其輕重而服其罪。而所服則有三就焉。于五流則亦原其輕重而宅其地。而所宅則有三居焉。三就者。孔氏謂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此說甚善。蓋五刑所服。其罪各有輕重。五流所居。其流各有遠近。其說可以該五刑。此王氏爲長。惟明克允者。蓋五刑五流。其用各有輕重遠近。惟明足以有察。則能原人之情而定其罪。故或刑之。或流之。斯能允當也。舜命契爲司徒。教以一言曰寬。命皋陶作士。教以一言曰明。所任至重。而戒飭不過一言。此其所以簡而易守歟。

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於殳斨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禹既由司空以宅百揆。於是又求其可爲司空以代禹者也。周禮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居其一焉。鄭

然而此必先言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者。胡益之謂。天下本無事。蠻夷內侵。人民離散。常法一曠。則寇賊姦宄因而生焉。其意蓋謂。前此蠻亂中國。中國之人。因此而肆爲攻劫之寇。殺人之賊。在內之姦。在外之宄。故命皋陶作士。以治此寇賊姦宄之人。而主意初不在蠻夷猾夏。林少穎求其說不得。乃謂此非境外之蠻夷。舜世九州之內。蓋有蠻夷。與吾民雜居。如揚州冀州之島夷。青州之萊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和夷之類。則猾夏者。蓋此輩。此亦牽合之說也。唐孔氏謂。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唐堯之聖。協和萬邦。不應末年頓至于此。蓋少有其事。辭頗增甚。歸功于人。作與奪之勢爾。此說有理。士理官也。鄭元謂。士。察也。主察刑獄之事。故謂之士。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有服。服其罪也。呂刑謂。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是也。五刑。謂五流。不忍加誅。制爲五等流法。以宥之也。有宅者。居其所之謂也。蓋皋陶作士。于五刑則原其輕重而服其罪。而所服則有三就焉。于五流則亦原其輕重而宅其地。而所宅則有三居焉。三就者。孔氏謂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此說甚善。蓋五刑所服。其罪各有輕重。五流所居。其流各有遠近。其說可以該五刑。此王氏爲長。惟明克允者。蓋五刑五流。其用各有輕重遠近。惟明足以有察。則能原人之情而定其罪。故或刑之。或流之。斯能允當也。舜命契爲司徒。教以一言曰寬。命皋陶作士。教以一言曰明。所任至重。而戒飭不過一言。此其所以簡而易守歟。

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於殳斨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禹旣由司空以宅百揆。於是又求其可爲司空以代禹者也。周禮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居其一焉。鄭

氏曰。百工司空事官之屬。唐虞以上謂之共工。此說恐未盡。唐虞謂之共工。然亦謂之司空。伯禹作司空。是也。僉曰垂哉。四岳見垂能任百工之事而薦之也。垂有創物之巧。精於制器。所謂垂之竹矢是也。汝共工。謂使汝居是官。猶汝后稷播時百穀意。孔氏見無作字。遂云共。謂共其執事。則與堯典所稱者異文。無是理。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

按孟子禹平水土之初。舜命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則益掌山澤亦已久矣。至此又命之者。蓋洪水未平。草木暢茂。禽獸繁殖。禹雖欲施功。有不可得。故先禹而命益。使焚山澤。以除草木之障塞。禽獸之逼人。今洪水既平。舜將求人若上下草木鳥獸。故朝臣以其前曾焚山澤。能知鳥獸草木之宜。故共薦于舜。使作虞官也。若之爲言。謂順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此所謂若上下草木鳥獸。其事與烈山澤而焚者不同。故知此命與前命實不同。不可泥孟子而疑此也。唐孔氏謂此官以虞爲名。言朕虞者。猶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然則名官爲虞者。豈非欲其度鳥獸草木之宜。而若之乎。若草木鳥獸。而言上下草木鳥獸。先儒以上爲山。以下爲澤。猶言若山澤間所生草木鳥獸。爾要之。草木鳥獸。或上而生于山。或下而生于澤。則謂上下爲山澤。亦有理也。但益所讓朱虎熊羆。孔氏以爲二人。據左傳。謂高辛氏有才子伯虎仲熊。旣爲二人。則朱與熊亦當爲二人。朱博士

惟清。蓋寅也。直也。清也。三者皆所以事郊廟。交于鬼神之道也。寅者。敬而不慢。直者。正而不諂。清者。潔而不污。伯夷誠能夙夜盡此三者。則神必感之矣。一說謂戒伯夷曰。汝典禮之官。誠能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則于事神之道肅清。而神無不格。此說亦通。舜既知伯夷可用。而戒飭之言又精切如此。伯夷乃因讓于夔龍。宜舜所以不許其讓。而戒以往欽哉者。蓋欲其往敬乃司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此亦因伯夷之讓。故舜稱前所掌而申戒之也。說者多謂。前稱稷契皋陶。皆直言汝作司徒。汝作士。未嘗言命典樂。命汝作納言。則夔乃因伯夷之讓而任用之。不可謂二臣前已任用。至此特申戒之也。殊不知新命之臣。未嘗不讓。若此二臣。亦爲新命。則何獨不讓。況舜一命夔。夔即應聲言百獸率舞。若二臣果新命。何爲一旦能致如此之功效哉。此必不然也。胥子者。胥之爲言胤也。胤之爲言嗣也。繼父世者。爲長子。胥子即長子也。即王制所謂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者是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舜戒夔以教胥子之法。皆所以發揚宣導。使因其和聲。作其和心。心和則于道必超然獨得故也。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自直而溫。至簡而無傲。即教以樂德也。自詩言志。至律和聲。即教以樂語也。蓋人之氣質。直者常勁正。而不溫。和寬者常緩怠。而不莊栗。莊栗即恭謹之謂也。剛强者常失于苛虐。簡易者常失於傲慢。皆失之一偏。不合于中。

惟清。蓋寅也。直也。清也。三者皆所以事郊廟。交于鬼神之道也。寅者。敬而不慢。直者。正而不諂。清者。潔而不污。伯夷誠能夙夜盡此三者。則神必感之矣。一說謂戒伯夷曰。汝典禮之官。誠能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則于事神之道肅清。而神無不格。此說亦通。舜既知伯夷可用。而戒飭之言又精切如此。伯夷乃因讓于夔龍。宜舜所以不許其讓。而戒以往欽哉者。蓋欲其往敬乃司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此亦因伯夷之讓。故舜稱前所掌而申戒之也。說者多謂。前稱稷契皋陶。皆直言汝作司徒。汝作士。未嘗言命典樂。命汝作納言。則夔乃因伯夷之讓而任用之。不可謂二臣前已任用。至此特申戒之也。殊不知新命之臣。未嘗不讓。若此二臣。亦爲新命。則何獨不讓。況舜一命夔。夔即應聲言百獸率舞。若二臣果新命。何爲一旦能致如此之功效哉。此必不然也。胥子者。胥之爲言胤也。胤之爲言嗣也。繼父世者。爲長子。胥子即長子也。即王制所謂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者是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舜戒夔以教胥子之法。皆所以發揚宣導。使因其和聲。作其和心。心和則于道必超然獨得故也。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自直而溫。至簡而無傲。即教以樂德也。自詩言志。至律和聲。即教以樂語也。蓋人之氣質。直者常勁正。而不溫。和寬者常緩怠。而不莊栗。莊栗即恭謹之謂也。剛强者常失于苛虐。簡易者常失於傲慢。皆失之一偏。不合于中。

咨伯汝作秩宗。于下卽言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皆言典禮之官。其德常如此。則此言命汝典樂教冑子。于下卽言直而溫。至簡而無傲者。是亦教人者其德當如此。以此推之。故知後一說于經亦通。故併存之。舜旣命夔典樂教冑子。夔卽對以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說者皆疑之。謂舜方命以職。不應遽有是效。皆指爲益稷脫簡。重見于此。余謂筆削聖人之經。以就已意。此學者大患。況舜命九官。其不讓者。考之孟子。皆是前此用之已久。至此。特因其相遜。重述其所掌。以申警之。故自稷契以下。皆不讓。不讓者。旣爲舊有職任。則夔之典樂。蓋已久矣。舞獸之效。正不可疑其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致。唐孔氏謂。夔言此者。以舜戒以神人。以和。欲使勉力。乃答之以百獸率舞。言此帝德已及鳥獸。此說幾是。然唐孔氏以此明夔所以言此之意。則善。但所以解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之言。則未詳。惟王氏之徒。謂堂上之樂。以象宗廟朝廷之治。堂下之樂。以象鳥獸萬物之治。石者。堂上之樂也。夔方擊石拊石。以象宗廟朝廷之治。鳥獸不待堂下之樂。因已率舞。以此見舜功化之敏。樂之形容。有所不逮也。堂上之樂。非止于石。特曰擊石拊石者。蓋八音惟石難諧。舉石。則餘不足道也。詩曰。鼗鼓淵淵。嘒嘒管聲。旣和且平。依我磬聲。以此知樂之和。由石聲而依之也。夫石一也。或言擊。或言拊。唐孔氏謂擊是大擊。拊是小擊。言其輕重各有法也。於字釋文無音。當如字作一句連讀。而曾彥和林少穎諸公。皆云此當爲嘆。而自作一句。讀爲鳥字。如堯典言僉曰於鯀哉之於同。此說亦通。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咨伯汝作秩宗。于下卽言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皆言典禮之官。其德常如此。則此言命汝典樂教冑子。于下卽言直而溫。至簡而無傲者。是亦教人者其德當如此。以此推之。故知後一說于經亦通。故併存之。舜旣命夔典樂教冑子。夔卽對以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說者皆疑之。謂舜方命以職。不應遽有是效。皆指爲益稷脫簡。重見于此。余謂筆削聖人之經。以就已意。此學者大患。況舜命九官。其不讓者。考之孟子。皆是前此用之已久。至此。特因其相遜。重述其所掌。以申警之。故自稷契以下。皆不讓。不讓者。旣爲舊有職任。則夔之典樂。蓋已久矣。舞獸之效。正不可疑其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致。唐孔氏謂。夔言此者。以舜戒以神人。以和。欲使勉力。乃答之以百獸率舞。言此帝德已及鳥獸。此說幾是。然唐孔氏以此明夔所以言此之意。則善。但所以解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之言。則未詳。惟王氏之徒。謂堂上之樂。以象宗廟朝廷之治。堂下之樂。以象鳥獸萬物之治。石者。堂上之樂也。夔方擊石拊石。以象宗廟朝廷之治。鳥獸不待堂下之樂。因已率舞。以此見舜功化之敏。樂之形容。有所不逮也。堂上之樂。非止于石。特曰擊石拊石者。蓋八音惟石難諧。舉石。則餘不足道也。詩曰。鼗鼓淵淵。嘒嘒管聲。旣和且平。依我磬聲。以此知樂之和。由石聲而依之也。夫石一也。或言擊。或言拊。唐孔氏謂擊是大擊。拊是小擊。言其輕重各有法也。於字釋文無音。當如字作一句連讀。而曾彥和林少穎諸公。皆云此當爲嘆。而自作一句。讀爲鳥字。如堯典言僉曰於鯀哉之於同。此說亦通。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此亦因伯夷之讓。稱其所掌而申戒也。聖嫉也。史記言畏忌讒說。則聖爲嫉可知。讒說邪說也。殄行。孔氏謂舜嫉讒說能殄絕君子之行。不若陳少南殄絕也。詭異卓絕之行。使人不可跂及者。是之謂殄行。讒說殄行是二事。皆足以恐動人之耳目。使人厭常而好怪。背正而趨邪。有害于治。故舜嫉之。嫉其能震動驚恐我衆民也。夫讒說殄行。舜既嫉之。嫉之而不以嚴刑峻法禁約之。誅斥之。而乃命龍作納言之官。使之出入上下之言者。何哉。却讒說殄行所以能恐動衆聽者。特上之志意不宜于下。則君之向背民不得而知。故讒說殄行日以鼓惑其觀聽。下之志意不達于上。則民之向背君不得而知。故讒說殄行而君無自而察。惟納言之官。受上言而宣于下。使民皆知君之所向在此。莫不惟君是從。受下言而達于上。使君皆知民之所向在此。又以觀其革與不革。如是。則上下之情交孚。讒說殄行不攻而自破。又何必驟加以刑哉。然旣言夙夜出納。又言朕命惟允者。蓋舜之意。謂讒說殄行。惑人之甚。雖命龍革其弊。又恐龍于出納之際。或以邪爲正。或以僞爲眞。不能自知。故又教之。朕命惟允。欲其出納之際。惟取信于君命。其合於君命者。乃正言正行。不合于君命者。乃邪說殄行也。如是。則出納之際。知如是而爲讒說。如是而爲殄行。有所不革。革之無不中其弊矣。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舜前旣詢四岳。咨十二牧。命九官。至此又總而勅之。故言汝二十二人。則所謂二十二人者。蓋四岳一人。加十二牧。爲十三人。又加九官。是爲二十二人。謂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孔氏以四岳爲四人。故謂二

者詳味之。其理自見。分北三苗。此句不與上文相連。不可曲爲之說。只是舜既咨二十二人之後。繼而分北三苗。故作史者因而錄之于下。爾三苗之君。前已竄于三危。然未滅其國。至是猶怙惡不悛。舜恐其同惡相濟。終或召亂。故分北。如成周之商頑民。善者則表厥宅里。惡者則殊厥井疆。此所謂分北也。唐孔氏云。分。謂別北。謂背。此說得之。鄭氏謂三苗卽所竄于三危者。既竄而復不從化。故分北之。誤矣。禹貢曰。三危既宅。三苗不弑。則是所竄于三危者。當洪水既平之時。已不弑矣。不應于此復爲亂。故當從前說爲是。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居側微三十年。然後堯徵用之。歷試三年。然後居攝。居攝二十八年。堯崩。終喪三年。然後踐天子位。則舜踐位乃年六十二。今此言舜三十徵庸。又三十在位。則是在位始年六十。不同者何也。蓋舜在位實年六十二。但作文之體。上旣言三十徵庸。下又言五十載乃死。不應于此言三十二在位。故取其句讀而舉其全數。以三十言之。如詩三百十一篇。孔子特言詩三百。不言十一篇者。亦以下語之法。以便爲貴。故舉其大數。便于句讀而已。一說謂歷試三年在二十八年之中。更加居喪三年。是舜徵用三十年在位也。此說亦通。舜宅帝位三十三年。然後薦禹。薦禹十七年。然後舜崩。是故旣踐位後。五十載乃死。孔氏以陟方乃死。謂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其說本于檀弓有舜葬蒼梧之野一句。然孟子言舜生諸馮。卒于鳴條。則死于蒼梧。其說不可信矣。況揆以理。有大不可者。蓋實爲舜升遐而

死也。故成王升遐。書亦曰惟新陟王。但韓退之亦知孔氏升道南方之說爲不然。而以陟方爲升遐。至乃死。則謂作書者以此釋陟方義。其意以謂上旣言升遐。不應于此又言乃死。非下語之法。殊不知揚子亦言黃帝堯舜殂落而死。與此文勢相同。安可以語法爲疑。而曲生意義哉。林少穎之說。正出于此。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稟飫。

此亡書之序也。唐孔氏謂安國以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其經亡者。則以序附于本篇之末。故此序在此。林少穎謂其書旣逸。則其序之義。不可得而強通。漢孔氏乃謂舜釐治下土之諸侯。各設其官。使居其方。又爲民別其姓族之生。分其類使相從。故作汨作。九共九篇。稟飫。凡十一篇。汨治也。作興也。言治民之功興。稟勞也。飫賜也。此皆順序文而爲之說。未必得書之意。故唐孔氏亦謂凡此三篇之序。旣不見其經。暗射難以考中。孔氏爲傳。特順其文而爲之爾。是非不可得而知也。此說甚善。河南劉敞謂九共當作九邱。卽八索九邱者是也。古文邱字並與共字相似。安國爲隸古定。不知邱字。誤以爲共。遂肆意云述職方以除九邱。況職方一官。出於周公。孔氏未嘗刪述。何云述職方以除九邱。又此序言方設居方。別生分類。故知九共當作九邱。篇言一州。故云九篇。敞之說若自有理。然書旣亡矣。無從可據。姑亦存之。未敢信然也。

死也。故成王升遐。書亦曰惟新陟王。但韓退之亦知孔氏升道南方之說爲不然。而以陟方爲升遐。至乃死。則謂作書者以此釋陟方義。其意以謂上旣言升遐。不應于此又言乃死。非下語之法。殊不知揚子亦言黃帝堯舜殂落而死。與此文勢相同。安可以語法爲疑。而曲生意義哉。林少穎之說。正出于此。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稟飫。

此亡書之序也。唐孔氏謂安國以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其經亡者。則以序附于本篇之末。故此序在此。林少穎謂其書旣逸。則其序之義。不可得而強通。漢孔氏乃謂舜釐治下土之諸侯。各設其官。使居其方。又爲民別其姓族之生。分其類使相從。故作汨作。九共九篇。稟飫。凡十一篇。汨治也。作興也。言治民之功興。稟勞也。飫賜也。此皆順序文而爲之說。未必得書之意。故唐孔氏亦謂凡此三篇之序。旣不見其經。暗射難以考中。孔氏爲傳。特順其文而爲之爾。是非不可得而知也。此說甚善。河南劉敞謂九共當作九邱。卽八索九邱者是也。古文邱字並與共字相似。安國爲隸古定。不知邱字。誤以爲共。遂肆意云述職方以除九邱。況職方一官。出於周公。孔氏未嘗刪述。何云述職方以除九邱。又此序言方設居方。別生分類。故知九共當作九邱。篇言一州。故云九篇。敞之說若自有理。然書旣亡矣。無從可據。姑亦存之。未敢信然也。

若漢孔氏謂申重美二子之言。唐孔氏廣其說曰。若大禹謨言。帝曰。兪。地平天成。時乃功。懋哉。益稷又云。迪朕德。時乃功。惟敘。是書重美二子之言。此是矣。篇次先禹後皋陶。序乃先皋陶而後禹。唐孔氏謂皋陶之篇。皋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皋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皋陶。殊不知禹謨言后克艱厥后以下。亦禹先發端。則禹言又在皋陶之先。豈可謂皋陶言在禹先。故先皋陶。又孔氏之說。特可該皋陶一篇而已。此序包括三篇。豈可只以皋陶謨一篇爲據哉。沈博士又謂。篇次先禹後皋陶。以禹繼舜有天下。序先言矢謨而後成功。意禹之功未必非皋陶有以發之。此說雖近似。然考之于經。禹功自功。皋陶謨自謨。未見有皋陶發之之意。惟少穎謂先言皋陶而後言禹。非有輕重取與于其間。蓋先言謨而後言功。事辭之序然也。此說最爲平穩。說者謂伏生以益稷合于皋陶謨。今考益稷篇首言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與皋陶篇末思日贊贊襄哉。文勢相接。又此篇無益稷一言。則安國分爲二篇。未必古文如此。余謂安國得古文于屋壁。以其古書。心必尊敬。豈敢以己意妄加分別。益稷一篇。必是古文自爾。林少穎謂古者編竹簡成書。竹簡所載不能多。必析而分之。既分之。必取數字名篇。此篇有暨益稷之文。故借此二字以名簡策。猶論語以顏子微子。孟子以公孫丑萬章等名篇也。又此三篇又謂之禹謨者。豈盡禹之謨。亦有皋陶之言。皋陶謨者。豈盡皋陶之謨。亦有大禹之言。其分爲三。便于簡策。而非謂禹謨盡在第一。皋陶謨盡在第二。漢孔氏謂大禹謨九功。皋陶謨九德。是皆拘于篇名而爲此說。故林少穎亦云。不必如此。凡三篇中出于禹言者皆禹謨。何必九功。出于皋陶者皆皋陶謨。何必九德。此說尤

若漢孔氏謂申重美二子之言。唐孔氏廣其說曰。若大禹謨言。帝曰。兪。地平天成。時乃功。懋哉。益稷又云。迪朕德。時乃功。惟敘。是書重美二子之言。此是矣。篇次先禹後皋陶。序乃先皋陶而後禹。唐孔氏謂皋陶之篇。皋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皋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皋陶。殊不知禹謨言后克艱厥后以下。亦禹先發端。則禹言又在皋陶之先。豈可謂皋陶言在禹先。故先皋陶。又孔氏之說。特可該皋陶一篇而已。此序包括三篇。豈可只以皋陶謨一篇爲據哉。沈博士又謂。篇次先禹後皋陶。以禹繼舜有天下。序先言矢謨而後成功。意禹之功未必非皋陶有以發之。此說雖近似。然考之于經。禹功自功。皋陶謨自謨。未見有皋陶發之之意。惟少穎謂先言皋陶而後言禹。非有輕重取與于其間。蓋先言謨而後言功。事辭之序然也。此說最爲平穩。說者謂伏生以益稷合于皋陶謨。今考益稷篇首言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與皋陶篇末思日贊贊襄哉。文勢相接。又此篇無益稷一言。則安國分爲二篇。未必古文如此。余謂安國得古文于屋壁。以其古書。心必尊敬。豈敢以己意妄加分別。益稷一篇。必是古文自爾。林少穎謂古者編竹簡成書。竹簡所載不能多。必析而分之。既分之。必取數字名篇。此篇有暨益稷之文。故借此二字以名簡策。猶論語以顏子微子。孟子以公孫丑萬章等名篇也。又此三篇又謂之禹謨者。豈盡禹之謨。亦有皋陶之言。皋陶謨者。豈盡皋陶之謨。亦有大禹之言。其分爲三。便于簡策。而非謂禹謨盡在第一。皋陶謨盡在第二。漢孔氏謂大禹謨九功。皋陶謨九德。是皆拘于篇名而爲此說。故林少穎亦云。不必如此。凡三篇中出于禹言者皆禹謨。何必九功。出于皋陶者皆皋陶謨。何必九德。此說尤

當。

大禹謨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此言大禹謨曰者。蓋作書之體。皆揭其目。諸篇盡然也。下言若稽古大禹。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者。蓋史官欲作禹謨。故自言我考于古之大禹。其人有文教。布于四海。且能敬承于帝。謂大禹雖有是之教。猶不忘于敬君。此蓋作書凡爲此人作此書。必先述其德。如堯典若稽古下。言放勳欽明文思安安。舜典若稽古下。言重華協于帝也。史官謂禹之文德。敷於四海之外。無所不及。于是陳其謨以祇承于帝。帝者。指舜而言。其所陳謨。卽下克艱厥后以下是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此曰乃禹言也。不言禹者。上既有稽古大禹。故繼上文。不言也。禹告舜。謂爲君難。爲臣不易。君臣者。政之本也。君能盡君之道。而克艱于爲君。臣能盡臣之道。而克艱于爲臣。如此。則政之本立矣。本立則政治。而黎民則敏于修德。敏之爲言速也。民速于從善。如所謂故民之從之也輕是也。林少穎以爲此禹之謨也。世之人徒以舜之爲君。恭己無爲而已。遂以舜之治天下。優游無爲。曾無所用其心。殊不知舜之君臣。其都兪。賡歌于一堂之上。自一話一言。未嘗不以克艱爲戒。惟其君臣之間。皆不忘于克艱。此所以享無爲之治也。

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甯。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于外而言。則謂之文。聖神武文。皆廣運之所發。非于廣運之外。復有聖神武文也。故益于廣運下。皆言乃者。蓋謂是德廣而運之。乃所以爲聖神武文也。惟舜之德如此。故皇天由是眷佑而命之。起于側微之中。玄德升聞。遂受堯禪。奄有四海。而君天下。故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然則益必言及此者。其意蓋謂。舜既以大禹克艱之戒。惟堯獨能。他人不可及。故益言此。謂舜廣運之德。既修于畎畝之中。升聞于天朝。上爲天所眷顧。下爲民所仰戴。則欲克艱厥后。以合乎堯。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此正益之意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林少穎謂。益既言舜德廣運。爲天所眷命。民所愛戴。于克艱之道。可以優游爲之矣。禹于是又戒之曰。帝雖爲天所眷命。然禍福吉凶。本無常也。人能順之而從道。則天應之以吉。其或從逆而不順道。則將變而爲凶。是道也。如影之隨形。如響之應聲。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其言舜雖有廣運之德。尙常兢兢業業。盡言寅畏之志。然後有以盡克艱之道。蓋益之言勉之于其始。禹所以戒之於其終。此說曲盡其妙。吳蘊古謂。作善則福在其中。非於善之外。復有所謂福。作惡則禍在其中。非於惡之外。復有所謂禍。譬之有形斯有影。有聲斯有響。夫豈判然二物哉。此說極得大禹惟影響之本意。故特存之。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于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于外而言。則謂之文。聖神武文。皆廣運之所發。非于廣運之外。復有聖神武文也。故益于廣運下。皆言乃者。蓋謂是德廣而運之。乃所以爲聖神武文也。惟舜之德如此。故皇天由是眷佑而命之。起于側微之中。玄德升聞。遂受堯禪。奄有四海。而君天下。故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然則益必言及此者。其意蓋謂。舜既以大禹克艱之戒。惟堯獨能。他人不可及。故益言此。謂舜廣運之德。既修于畎畝之中。升聞于天朝。上爲天所眷顧。下爲民所仰戴。則欲克艱厥后。以合乎堯。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此正益之意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林少穎謂。益既言舜德廣運。爲天所眷命。民所愛戴。于克艱之道。可以優游爲之矣。禹于是又戒之曰。帝雖爲天所眷命。然禍福吉凶。本無常也。人能順之而從道。則天應之以吉。其或從逆而不順道。則將變而爲凶。是道也。如影之隨形。如響之應聲。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其言舜雖有廣運之德。尙常兢兢業業。盡言寅畏之志。然後有以盡克艱之道。蓋益之言勉之于其始。禹所以戒之於其終。此說曲盡其妙。吳蘊古謂。作善則福在其中。非於善之外。復有所謂福。作惡則禍在其中。非於惡之外。復有所謂禍。譬之有形斯有影。有聲斯有響。夫豈判然二物哉。此說極得大禹惟影響之本意。故特存之。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于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之勿復懷疑。使出其不意。彼雖欲別生詭計。有所不及。一疑而不果。則奸謀旋生。雖去之。或以招亂。故去邪所以欲勿疑。疑謀勿成。說者多連上文解。謂任賢而貳去邪而疑。皆疑謀也。故不可成。余謂上言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卽言疑謀勿成。三句皆對之。而下不可連文而解。當自作三句解。謂任賢欲其一意。故戒以勿貳。去邪欲其果斷。故戒以勿疑。疑謀足以敗事。故戒以勿成。疑謀如詩所謂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則謀之疑者。苟行之。非惟不能成事。且將敗事。故戒以勿成者。謂既知其疑。則不復強行以求其成也。凡是數者。皆足以蔽人君之心。故既如此上文數事。人君誠能戒而不爲。則一心之中。明白洞達。無有蔽惑。如浮雲掃盡。太空廓然。百志如之。何而不光明哉。人君特一心耳。謂之百志者。蓋天下百爲之事。皆關乎人君之心。人君以一心經營百爲。是心一而志百。故曰百志。益既戒舜以不爲上數事。則百志光明。而其意猶以爲未也。故又戒以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欲其遵道而行政治。則民自親譽于我。若大道而不行。區區如後世移民移粟之君。務行小惠。故取民譽。豈足取哉。又戒以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者。以天生斯民。立之君以司牧之。將以人君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故人君當順衆心以圖治。不可拂衆欲以從己欲也。又戒之以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者。蓋益既反覆甲戒如此。又恐其行之不勤。故又言舜于此數者。能盡其儆戒之意。躬而行之。無怠于心。無荒于事。豈惟中國治而已。雖四夷亦將來王。蓋極言其效以勉舜。使之儆戒也。林少穎謂無怠無荒。猶所謂不倦以終之。此說是矣。蘇氏曰。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國語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其意謂諸侯見君。有日見者。有月

之勿復懷疑。使出其不意。彼雖欲別生詭計。有所不及。一疑而不果。則奸謀旋生。雖去之。或以招亂。故去邪所以欲勿疑。疑謀勿成。說者多連上文解。謂任賢而貳去邪而疑。皆疑謀也。故不可成。余謂上言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卽言疑謀勿成。三句皆對之。而下不可連文而解。當自作三句解。謂任賢欲其一意。故戒以勿貳。去邪欲其果斷。故戒以勿疑。疑謀足以敗事。故戒以勿成。疑謀如詩所謂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則謀之疑者。苟行之。非惟不能成事。且將敗事。故戒以勿成者。謂既知其疑。則不復強行以求其成也。凡是數者。皆足以蔽人君之心。故既如此上文數事。人君誠能戒而不爲。則一心之中。明白洞達。無有蔽惑。如浮雲掃盡。太空廓然。百志如之。何而不光明哉。人君特一心耳。謂之百志者。蓋天下百爲之事。皆關乎人君之心。人君以一心經營百爲。是心一而志百。故曰百志。益既戒舜以不爲上數事。則百志光明。而其意猶以爲未也。故又戒以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欲其遵道而行政治。則民自親譽于我。若大道而不行。區區如後世移民移粟之君。務行小惠。故取民譽。豈足取哉。又戒以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者。以天生斯民。立之君以司牧之。將以人君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故人君當順衆心以圖治。不可拂衆欲以從己欲也。又戒之以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者。蓋益既反覆甲戒如此。又恐其行之不勤。故又言舜于此數者。能盡其儆戒之意。躬而行之。無怠于心。無荒于事。豈惟中國治而已。雖四夷亦將來王。蓋極言其效以勉舜。使之儆戒也。林少穎謂無怠無荒。猶所謂不倦以終之。此說是矣。蘇氏曰。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國語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其意謂諸侯見君。有日見者。有月

所以戒之。董之。勸之。使此政不壞。足矣。此正大禹所以言之之意也。林少穎謂。九者得其敝。則天休滋至。吾乃寅畏以享之。此之所謂戒之用休。其或不然。則天威將至。故督之以威而避之。又以九功之歌。播之于聲樂。發揚蹈厲以自勸。其意蓋謂。戒之。董之。勸之。皆使人君自戒。自董。自勸。然詳味文理。似乎非是。望君以此自戒。其意乃謂。今日養民之政。既已如此。然六府三事。皆斯民所日用者。民情勤始怠終。萬一蒙養既久。怠心一生。雖人君以是爲養民之具。而民或忽而不念。則安保不壞。故必戒之以休。使知勤于此者。必有無窮之美利。董之以威。使知怠于此者。必有可畏之刑威。勸之以九歌。使之歌詠其事。樂而忘勞。如是。則民皆將終身惟六府三事是賴。共起而修之。則人君養民之政。豈有壞耶。是戒之董之。勸之。皆欲人君用此以勸天下之民。說者皆謂修六府和三事皆禹之功。然禹身致其功。而自言之。豈夸其功以侈其君耶。殊不知禹舜臣也。既委質爲人臣。任天下之責。則視天下之事。皆所當爲。雖爲之而功蓋天下。亦不自以爲功。非特不自以爲功。亦不知爲己之功。豈若小丈夫稍有寸功。卽矜夸。而以見知爲說哉。今其所以及此。特因益以儆戒無虞爲舜之戒。故進此言。使舜知今日養民之政。既已如此。在舜猶不可不念。所以保之之術。亦所以助成伯益進戒之意爾。陳少南謂。水火金木土穀六者。財用所自出。故曰六府。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人事所當爲。故曰三事。此訓釋府事二字甚善。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禹前旣陳今日六府已修。三事已和。在舜不可不知念其所以保之之術。故舜乃俞而然之。謂言之當

也。既然其言。于是又歸功于禹。謂六府三事所以治者。實禹之功也。夫禹平水土而已。六府三事。禹未嘗加之意。然乃以爲禹功者。蓋洪水未平。六府三事雖存。而人孰蒙其利。惟水土既治。則地平矣。地平。則天時之運于上者。人皆可以因之。播種斂藏。故六府自此日修。三事自此日和。是六府三事。禹雖未嘗修和之。而實若有功于其間。故舜所以先言地平天成。而後繼之以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者。蓋言今日六府修。三事和。皆由汝治水之後。地平天成。故六府三事所以允治。而萬世永賴其利。則汝前所陳養民之政。雖保之在我。而其功實原于汝也。且以今日觀之。天下之民。皆安然無事。飢食渴飲。曾無憂愁困苦之患。皆禹之功。然則禹之功。安得不爲萬世永賴。雖然。又豈惟萬世而已。其曰萬世云者。姑取其數之多而言之耳。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此言舜將禪位于禹之事。不與上文交接。禮記八十九曰。耄。耄之爲言昏也。百年曰期頤。期。要也。頤。養也。謂年老不知衣服食味。惟要孝子頤養。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終堯三年之喪。時年六十三。更加宅帝位三十三載。時年九十六。在耄期之間。故兼耄期而言之。舜之意。謂帝位甚大。惟兢兢業業。勤而行之。方可以稱其責。今舜年在耄期。倦于勤勞之事。故呼禹來而謂之曰。朕倦于勤。汝惟不怠。可以代已。總夫天下之民。夫舜上聖之賢。繼堯之緒。年至耄期。方倦于勤。而求巽位。又必命禹之不怠者。是古人君常以天下爲己憂。不以得位爲樂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舜既讓禹以位。禹謙遜不敢當。而讓皐陶。故其言朕德罔克。謂我德不能勝其任。民不依附我。惟皐陶邁種德。惠澤加于民。兆民允懷。實可當帝位。帝念其功而授之。蘇氏謂邁。遠也。種德。如農夫之種殖也。其意謂衆人有德于民。必期其報。惟皐陶遠種其德。無求于民。而民自歸之。此實人之所甚難。故禹所以舉此爲讓皐陶之辭也。禹讓皐陶。既言其種德。使帝念之。于是又言。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以見禹之注念常在皐陶也。蘇氏則謂。禹既稱皐陶之德。因以是教舜。使舜念德。其說雖可喜。然上文言帝念哉。下文言惟帝念功。皆是禹讓皐陶。稱其德。使帝念之。不應于此使舜自念其德。故當皆爲禹讓皐陶之辭解之。諸儒雖多有作讓皐陶之辭解之。然其說不同。王氏則謂。念此人。當知此人有可念之道。釋此人。當知此人有不可念之理。名言此人。當察此人之賢否。此事之是非。允出于此道。則當察此道之可否。蓋禹以爲皐陶有可念之功。無可釋之事。名其人。則有德。言其事。則民懷。舜允出于禪位。則皐陶在所當念。不在所當釋。陳少南謂。念茲在茲者。禹戒舜以念皐陶也。名言茲在茲者。禹自言皐陶之功也。舜念此。則皐陶當在念慮之間。及其久也。念之熟矣。舜雖欲釋皐陶。不可得也。禹名言皐陶之功。常在皐陶。然言有窮而情不可窮。禹于不言之間。其情未嘗不允出于皐陶也。此二說雖作禹讓皐陶解。然不如林少穎之說爲當。少穎謂。禹之讓于皐陶也。蓋以爲我心念其可以受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舜既讓禹以位。禹謙遜不敢當。而讓皐陶。故其言朕德罔克。謂我德不能勝其任。民不依附我。惟皐陶邁種德。惠澤加于民。兆民允懷。實可當帝位。帝念其功而授之。蘇氏謂邁。遠也。種德。如農夫之種殖也。其意謂衆人有德于民。必期其報。惟皐陶遠種其德。無求于民。而民自歸之。此實人之所甚難。故禹所以舉此爲讓皐陶之辭也。禹讓皐陶。既言其種德。使帝念之。于是又言。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以見禹之注念常在皐陶也。蘇氏則謂。禹既稱皐陶之德。因以是教舜。使舜念德。其說雖可喜。然上文言帝念哉。下文言惟帝念功。皆是禹讓皐陶。稱其德。使帝念之。不應于此使舜自念其德。故當皆爲禹讓皐陶之辭解之。諸儒雖多有作讓皐陶之辭解之。然其說不同。王氏則謂。念此人。當知此人有可念之道。釋此人。當知此人有不可念之理。名言此人。當察此人之賢否。此事之是非。允出于此道。則當察此道之可否。蓋禹以爲皐陶有可念之功。無可釋之事。名其人。則有德。言其事。則民懷。舜允出于禪位。則皐陶在所當念。不在所當釋。陳少南謂。念茲在茲者。禹戒舜以念皐陶也。名言茲在茲者。禹自言皐陶之功也。舜念此。則皐陶當在念慮之間。及其久也。念之熟矣。舜雖欲釋皐陶。不可得也。禹名言皐陶之功。常在皐陶。然言有窮而情不可窮。禹于不言之間。其情未嘗不允出于皐陶也。此二說雖作禹讓皐陶解。然不如林少穎之說爲當。少穎謂。禹之讓于皐陶也。蓋以爲我心念其可以受

舜述其前功以勉之。未嘗言及禪位之事。蓋其意已述于禹。不可易。其美皋陶。乃順適禹意。少穎又謂禹宅百揆。讓于稷契暨皋陶。此惟讓皋陶。而不及稷契者。案史記。稷契皆帝嚳之子。帝嚳崩而摯立。摯崩而堯立。堯立七十年。而使舜攝帝位。二十八年而堯崩。終堯之喪三年。而後卽位。卽帝位而後命九官。當命九官之時。稷契蓋年百有餘歲。舜卽位三十三年。而後禪禹。此時稷契之徒蓋已死矣。此言似亦有理。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舜旣推美皋陶之功。皋陶于是推本其所自。以謂非舜之盛德。則己亦不能成此功也。帝德罔愆者。謂帝之德無有愆也。蓋不以喜怒好惡而用刑賞。則有司得以奉公守法而行其志。臨下以簡。御衆以寬者。謂上無繁苛之法。則無暴虐之政。惟簡故寬也。罰弗及嗣。賞延于世。見聖人用刑賞之法。本于人情。人情倖于用賞而屈于用刑也。宥過無大。謂過誤所犯。雖大必宥。刑故無小。不忌故犯。雖小必刑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張彥政謂。罪可以刑。可以無刑。則其罪爲可疑。輕之可也。可以賞。可以無賞。則其功爲可疑。重之可也。解此二句語法甚當。但未甚分明。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謂其罪在于不可之間。與其殺陷于非辜。甯縱有罪而失于不經。此大舜不忍用刑。自臨下以簡。至甯失不經。皆舜明慎用刑。忠厚之至者。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民皆知上不忍刑我。而以君子長者之道自待。而不輕于犯法。此不

舜述其前功以勉之。未嘗言及禪位之事。蓋其意已述于禹。不可易。其美皋陶。乃順適禹意。少穎又謂禹宅百揆。讓于稷契暨皋陶。此惟讓皋陶。而不及稷契者。案史記。稷契皆帝嚳之子。帝嚳崩而摯立。摯崩而堯立。堯立七十年。而使舜攝帝位。二十八年而堯崩。終堯之喪三年。而後卽位。卽帝位而後命九官。當命九官之時。稷契蓋年百有餘歲。舜卽位三十三年。而後禪禹。此時稷契之徒蓋已死矣。此言似亦有理。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舜旣推美皋陶之功。皋陶于是推本其所自。以謂非舜之盛德。則己亦不能成此功也。帝德罔愆者。謂帝之德無有愆也。蓋不以喜怒好惡而用刑賞。則有司得以奉公守法而行其志。臨下以簡。御衆以寬者。謂上無繁苛之法。則無暴虐之政。惟簡故寬也。罰弗及嗣。賞延于世。見聖人用刑賞之法。本于人情。人情倖于用賞而屈于用刑也。宥過無大。謂過誤所犯。雖大必宥。刑故無小。不忌故犯。雖小必刑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張彥政謂。罪可以刑。可以無刑。則其罪爲可疑。輕之可也。可以賞。可以無賞。則其功爲可疑。重之可也。解此二句語法甚當。但未甚分明。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謂其罪在于不可之間。與其殺陷于非辜。甯縱有罪而失于不經。此大舜不忍用刑。自臨下以簡。至甯失不經。皆舜明慎用刑。忠厚之至者。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民皆知上不忍刑我。而以君子長者之道自待。而不輕于犯法。此不

者自期。靡然向善。如風之動。懽忻鼓舞。日趨于善。此實汝之美也。陳少南廣其意而爲之說曰。從欲者。不拂吾之本心。舜之本心。不在用刑。特以天下無刑。則惡不知懼。善不知勸。故不得已制刑。命皋陶掌之。使皋陶不能納民于無刑。必拂舜之本心。惟其能致民于無刑。故舜得以慰其心。故申言從欲以治。所以盛陳其美也。此說得之。林少穎謂。皋陶歸功于舜。不敢自有其功。舜不以盛德自居。而又推美于皋陶。更相稱譽。夷考其實。未有一言溢美于其間。由此言之。則胡益之之謂舜姑爲是云者。何待舜君臣之淺耶。

帝曰。來禹。洚水做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舜既歷數禹之功。欲行禪位之事。注意在禹。而不可易。迨禹讓于皋陶。帝雖美皋陶。而卒不言其讓。故至此申言攝位之事。且直言歷數在爾躬。謂天命已歸。不可辭也。林少穎謂。來禹。猶言格汝禹。洚水者。洪水之異名。說文。洚洪皆胡公反。二字義同。可通用。先儒從經文。作誕降嘉種之降同。其說以水性流下。故曰降水。此蓋不然。水性下流。逆行所以爲害。堯之洪水。說者皆以爲堯時有如此變異。胡文定則以爲自開闢以來。水行者未得其所歸。非堯有以致之。乃事勢之自然。非忽然而有。今舜必曰做予者。蓋聖人雖無事。猶不忘于做戒。況洪水方割。聖人豈謂非己所致。而不畏天之戒歟。此舜所以必言洪水做予也。洪水之患。無人能任其責。惟禹能體舜之意。而成允成功。則當時之人莫賢于禹也。衆人之

者自期。靡然向善。如風之動。懽忻鼓舞。日趨于善。此實汝之美也。陳少南廣其意而爲之說曰。從欲者。不拂吾之本心。舜之本心。不在用刑。特以天下無刑。則惡不知懼。善不知勸。故不得已制刑。命皋陶掌之。使皋陶不能納民于無刑。必拂舜之本心。惟其能致民于無刑。故舜得以慰其心。故申言從欲以治。所以盛陳其美也。此說得之。林少穎謂。皋陶歸功于舜。不敢自有其功。舜不以盛德自居。而又推美于皋陶。更相稱譽。夷考其實。未有一言溢美于其間。由此言之。則胡益之之謂舜姑爲是云者。何待舜君臣之淺耶。

帝曰。來禹。洚水傲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舜既歷數禹之功。欲行禪位之事。注意在禹。而不可易。迨禹讓于皋陶。帝雖美皋陶。而卒不言其讓。故至此申言攝位之事。且直言歷數在爾躬。謂天命已歸。不可辭也。林少穎謂。來禹猶言格汝禹。洚水者。洪水之異名。說文。洚洪皆胡公反。二字義同。可通用。先儒從經文。作誕降嘉種之降同。其說以水性流下。故曰降水。此蓋不然。水性下流。逆行所以爲害。堯之洪水。說者皆以爲堯時有如此變異。胡文定則以爲自開闢以來。水行者未得其所歸。非堯有以致之。乃事勢之自然。非忽然而有。今舜必曰傲予者。蓋聖人雖無事。猶不忘于儆戒。況洪水方割。聖人豈謂非己所致。而不畏天之戒歟。此舜所以必言洪水傲予也。洪水之患。無人能任其責。惟禹能體舜之意。而成允成功。則當時之人莫賢于禹也。衆人之

于服頗也。不與之度長絜短爾。及其終也。頗乃負荊請罪。此豈非我不以所長自居。彼無所與較。故自不容不服者。禹之不矜不伐。而致天下之莫與爭。觀此可見。舜既極言禹之謙德如此。大功如此。謂其必可踐帝位。故斷然告之曰。我實懋盛爾之德。嘉美爾之績。汝之德如此。則天之歷數在爾躬。汝雖欲辭之。不可得也。終當升帝位。少穎謂是時方命以居攝。未卽帝位。故以終陟言。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舜前既謂歷數在禹躬。禹當陟元后。故此以心學之妙傳之于禹。蓋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四海雖遠。治之在心。苟不正。則作于其心。害于其政。雖堯舜不能以善治。故堯之授舜。既告以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宜舜亦以命禹也。心一而已。豈有二哉。此言人心道心者。蓋喜怒哀樂之既發。是心出與人接。故謂之人心。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心冥與道俱。故謂之道心。其實一心耳。由其有已發未發之異。故有人心道心之殊也。方喜怒哀樂之既發也。一不中節。則有動天地傷陰陽之和者。可不謂危乎。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寂然無有。可不謂微乎。心者中之所在也。中者治天下國家之要道也。人君執中而治天下。而人心乃危而難安。如此道心乃微而難明。如此中將何自而見哉。故舜之戒禹。必謂中固不離于此心。然人心則危而難安。道心則微而難明。汝必欲執中治天下。不必他求。惟專精守一。精則不雜。一則不二。不雜不二。則神全而天理昭徹。吾于是卽是心而求其所謂不偏不倚。卓然中立者。允而執之。則出與人接時。中不離乎此心。何危之有。冥與道俱時。中不離乎此心。何微

于服頗也。不與之度長絜短爾。及其終也。頗乃負荊請罪。此豈非我不以所長自居。彼無所與較。故自不容不服者。禹之不矜不伐。而致天下之莫與爭。觀此可見。舜既極言禹之謙德如此。大功如此。謂其必可踐帝位。故斷然告之曰。我實懋盛爾之德。嘉美爾之績。汝之德如此。則天之歷數在爾躬。汝雖欲辭之。不可得也。終當升帝位。少穎謂是時方命以居攝。未卽帝位。故以終陟言。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舜前既謂歷數在禹躬。禹當陟元后。故此以心學之妙傳之于禹。蓋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四海雖遠。治之在心。苟不正。則作于其心。害于其政。雖堯舜不能以善治。故堯之授舜。既告以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宜舜亦以命禹也。心一而已。豈有二哉。此言人心道心者。蓋喜怒哀樂之既發。是心出與人接。故謂之人心。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心冥與道俱。故謂之道心。其實一心耳。由其有已發未發之異。故有人心道心之殊也。方喜怒哀樂之既發也。一不中節。則有動天地傷陰陽之和者。可不謂危乎。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寂然無有。可不謂微乎。心者中之所在也。中者治天下國家之要道也。人君執中而治天下。而人心乃危而難安。如此道心乃微而難明。如此中將何自而見哉。故舜之戒禹。必謂中固不離于此心。然人心則危而難安。道心則微而難明。汝必欲執中治天下。不必他求。惟專精守一。精則不雜。一則不二。不雜不二。則神全而天理昭徹。吾于是卽是心而求其所謂不偏不倚。卓然中立者。允而執之。則出與人接時。中不離乎此心。何危之有。冥與道俱時。中不離乎此心。何微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舜既戒禹以執中治天下之道。至此又告以君民相須之理。言民常愛君。君常畏民也。唐孔氏謂可愛非君者。謂民之可愛豈非君乎。言可畏非民者。謂君之可畏者豈非民乎。如詩北風。言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謂莫赤者非狐乎。莫黑者非烏乎。與此文勢正同。舜既言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又言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者。謂民所以愛君。以民以君爲命。非君則無奉戴。至于無主而亂。故民常愛君也。君所以畏民。以君或失道。則民叛之。君非得衆。則無與守國。故君又常畏民也。舜既言君民相須。至相愛畏如此。故戒之以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以君民之相須如此。在禹不可不欽其事以慎守其位。而所以慎守其位。又在敬修其可願。謂人君所願欲之事。人君之願欲。不過欲人心愛戴于我。我能得衆以守邦而已。舜上言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是已言人君所願欲之事。故于此又言敬修其可願。蓋欲其盡夫在我。使民戴于我。而我得其以守邦也。既欲敬修可願。又恐禹修之或有不敬。故又言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謂人君可願固在得民。儻不能修其可願。而使四海之民至于困窮無告。則天祿永絕。謂其不得民。則無與之守邦。宜乎天祿所以永終。人君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皆得于天之眷顧。故言天祿。唐孔氏則以屬于上文。謂人君能慎有位。修可願。撫育困窮。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秩常終于汝身。夫經但言四海困窮。孔氏增撫育二字以解之。豈有此理。一說謂戒禹使慎有位。修可願于四海困窮之民。又當以天祿長及之。所謂推恩以長終其身然。此說于經文雖順。但不貫穿上下。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舜既戒禹以執中治天下之道。至此又告以君民相須之理。言民常愛君。君常畏民也。唐孔氏謂可愛非君者。謂民之可愛。豈非君乎。言可畏非民者。謂君之可畏者。豈非民乎。如詩北風。言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謂莫赤者非狐乎。莫黑者非烏乎。與此文勢正同。舜既言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又言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者。謂民所以愛君。以民以君爲命。非君則無奉戴。至于無主而亂。故民常愛君也。君所以畏民。以君或失道。則民叛之。君非得衆。則無與守國。故君又常畏民也。舜既言君民相須。至相愛畏如此。故戒之以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以君民之相須如此。在禹不可不欽其事。以慎守其位。而所以慎守其位。又在敬修其可願。可願。謂人君所願欲之事。人君之願欲。不過欲人心愛戴于我。我能得衆以守邦而已。舜上言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是已言人君所願欲之事。故于此又言敬修其可願。蓋欲其盡夫在我。使民戴于我。而我得其以守邦也。既欲敬修可願。又恐禹修之或有不敬。故又言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謂人君可願固在得民。儻不能修其可願。而使四海之民至于困窮無告。則天祿永絕。謂其不得民。則無與之守邦。宜乎天祿所以永終。人君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皆得于天之眷顧。故言天祿。唐孔氏則以屬于上文。謂人君能慎有位。修可願。撫育困窮。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秩常終于汝身。夫經但言四海困窮。孔氏增撫育二字以解之。豈有此理。一說謂戒禹使慎有位。修可願于四海困窮之民。又當以天祿長及之。所謂推恩以長終其身然。此說于經文雖順。但不貫穿上下。

從則汝又欲使我枚卜。卜豈能習吉哉。少穎謂習重也。如習坎之習。不習吉。猶言無所事于重卜。余謂以習訓重。極當。但此言卜不習吉。而少穎謂無所事于重卜。則于文勢不順。舜之意蓋謂我前卜汝已吉矣。今若又枚卜之。豈有汝既已吉。又更有人與汝重疊而吉哉。卜筮既信。決不如是之不可憑也。唐孔氏謂帝此言。則帝既謀既卜。方始命禹。今禹又言枚卜者。必當時帝與朝臣私謀私卜。禹不預知。故請更卜也。恐亦有此理。禹拜稽首固辭者。蓋言禹又不敢受帝之位。于是再拜而固辭焉。古之人于賓主授受之際。必三辭三讓。然後成禮。況于受天下之重。禹敢易而爲之哉。故必辭讓至于再三。再三辭者。皆出于中心誠然。非勉強而爲之。如漢文帝入自代邸。東向讓天下者三。南向讓天下者再。此亦知天下之不可輕受也。故文帝刑措之治。其端蓋始于此。若夫締情釣譽。爲不情之讓。以濟其私。若王莽之所爲。乃舜禹之罪人也。毋者。禁止之辭。止之使不復讓也。惟汝諧者。惟汝可以當此元后之位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辭既不獲矣。于是正月之朔日。受命于神宗。神宗。堯廟。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大禹謨。虞書也。所稱神宗。必指有虞之世而言之。蘇氏云。受天下于人。必告于其所從受天下者。此論是也。蓋舜前居攝之後。卽察璣衡。類上帝。輯五瑞。覲羣后。今禹又居攝。故其所行之事。皆如帝舜攝位之初。則此若字。蓋訓如。與舜典載巡守言如初同意。先儒乃以若訓順。謂順帝舜初攝帝位之事。余謂奉行故事之說。則固然矣。若以若訓順。則未然也。說者乃謂授禪則與舜同。受終文祖。係于虞書。至

從則汝又欲使我枚卜。卜豈能習吉哉。少穎謂習重也。如習坎之習。不習吉。猶言無所事于重卜。余謂以習訓重。極當。但此言卜不習吉。而少穎謂無所事于重卜。則于文勢不順。舜之意蓋謂我前卜汝已吉矣。今若又枚卜之。豈有汝既已吉。又更有人與汝重疊而吉哉。卜筮既信。決不如是之不可憑也。唐孔氏謂帝此言。則帝既謀既卜。方始命禹。今禹又言枚卜者。必當時帝與朝臣私謀私卜。禹不預知。故請更卜也。恐亦有此理。禹拜稽首固辭者。蓋言禹又不敢受帝之位。于是再拜而固辭焉。古之人于賓主授受之際。必三辭三讓。然後成禮。況于受天下之重。禹敢易而爲之哉。故必辭讓至于再三。再三辭者。皆出于中心誠然。非勉強而爲之。如漢文帝入自代邸。東向讓天下者三。南向讓天下者再。此亦知天下之不可輕受也。故文帝刑措之治。其端蓋始于此。若夫締情釣譽。爲不情之讓。以濟其私。若王莽之所爲。乃舜禹之罪人也。毋者。禁止之辭。止之使不復讓也。惟汝諧者。惟汝可以當此元后之位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辭既不獲矣。于是正月之朔日。受命于神宗。神宗。堯廟。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大禹謨。虞書也。所稱神宗。必指有虞之世而言之。蘇氏云。受天下于人。必告于其所從受天下者。此論是也。蓋舜前居攝之後。卽察璣衡。類上帝。輯五瑞。覲羣后。今禹又居攝。故其所行之事。皆如帝舜攝位之初。則此若字。蓋訓如。與舜典載巡守言如初同意。先儒乃以若訓順。謂順帝舜初攝帝位之事。余謂奉行故事之說。則固然矣。若以若訓順。則未然也。說者乃謂授禪則與舜同。受終文祖。係于虞書。至

禹受命神宗。乃不係于夏書。豈帝之與王。必有隆殺。殊不知禹謨本夏書。孔子序正。以明三聖相授守一道。余前已詳辯于堯典矣。又豈知受神宗。不係于夏書乎。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句。苗民逆命。

林少穎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蓋代總萬幾之政。而堯舜之尊爲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之征有苗。蓋在居攝之後。而其稟命于舜。禹不敢專也。禹既承帝之命。于是合羣后共征不庭。蓋古者有負固之國。則天子議討罪之辭。以告諸侯。然後方伯連帥率諸侯以征之。禹既會諸侯之兵。于是誓于衆而告以往征有苗之意。自濟濟有衆以下。至其克有勳。皆誓衆之辭也。有會必有誓。自唐虞以來則然矣。而禮云。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商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穀梁子亦曰。誥誓不及五帝。此皆附會之說。不探本原。豈有承天子命以討有罪。而不會諸侯者。又豈有軍旅之事。欲衆用命。而無誓以警之者哉。濟濟言其盛也。禹謂此濟濟之衆。當聽我誓命。惟此有苗。蠢動作亂。昏昧迷惑。不明上下之分。乃不恭上命。于教命之施。皆侮慢而輕忽之。常自以爲賢。此卽帝前所謂有苗弗率者也。惟其不率教如此。故以道則反之。道當順而行之。今乃反正道而從邪道也。以德則敗之。德者常自得于已。乃棄而不修。至

恐懼。雖恐懼亦不失其齋莊嚴慄之容。惟其如此。故雖瞽瞍之頑。亦信順之。夫舜不得已于父母。號泣于旻天。誠意上格。天心密相。使瞽瞍至于允若。是至誠且可以誠格于神明。況此有苗人。爾苟謙以自居。不以其不服而歸罪于彼。反而自修。則何苗之不可格哉。此正益贊禹之意也。說者謂此言舜居歷山之時。瞽瞍已允若。及堯典言舜未舉之前。而三惡已不格。姦是舜于彼時父母兄弟各已和睦。至孟子萬章問。言舜乃有焚廩掩井之事。與象欲分倉廩干戈琴張之說。是舜于堯既舉之後。三惡猶欲害之。安得爲允若不格。姦若以允若不格。姦之說爲然。前萬章之言。必是無有此事。余謂孟子以咸邱蒙之問。非舜實事。孟子必辯之。謂此非君子之言。今萬章問三惡共謀殺舜。孟子不辯。方且一一教之。是當時實有其事明矣。不格姦者。前已詳辯于堯典。不復言允若者。唐孔氏謂信順是舜以至誠敬見瞽瞍。瞽瞍見其誠。時適信順。益于贊禹之際。將使禹知至誠必能感物。故以此爲言。爾益既以修德來遠之事告禹。禹于是拜其善言。且猶俞而然之。遂班師振旅而歸也。班師還師也。振旅復整理其衆也。蓋謂禹從益言。還師于有苗之國。自有苗歸至京師。乃復整理其衆也。舜既班師旅而歸。舜于是大布文德。以懷來之。偃兵不用。而舞干羽于賓主之兩階。以示偃武修文之意。故苗民知舜待之之意。非樂于誅殺。其遣禹徂征者。乃前此既竄其君。又分北其民。我猶不服。故不得已而征之。我既逆命。卽不再加誅戮。反自責己。益務修德。彼之待我既如此。我其可自絕于彼乎。是宜其退省。至于七旬。舉國而來格也。干盾也。舞者執之爲翳蔽。簡兮之詩曰。左手執簡。右手秉翟。蓋文舞也。帝敷文德而舞文武者。竊意

恐懼。雖恐懼亦不失其齋莊嚴慄之容。惟其如此。故雖瞽瞍之頑。亦信順之。夫舜不得已于父母。號泣于旻天。誠意上格。天心密相。使瞽瞍至于允若。是至誠且可以誠格于神明。況此有苗人。爾苟謙以自居。不以其不服而歸罪于彼。反而自修。則何苗之不可格哉。此正益贊禹之意也。說者謂此言舜居歷山之時。瞽瞍已允若。及堯典言舜未舉之前。而三惡已不格。姦是舜于彼時父母兄弟各已和睦。至孟子萬章問。言舜乃有焚廩掩井之事。與象欲分倉廩干戈琴張之說。是舜于堯既舉之後。三惡猶欲害之。安得爲允若不格。姦若以允若不格。姦之說爲然。前萬章之言。必是無有此事。余謂孟子以咸邱蒙之問。非舜實事。孟子必辯之。謂此非君子之言。今萬章問三惡共謀殺舜。孟子不辯。方且一一教之。是當時實有其事明矣。不格姦者。前已詳辯于堯典。不復言允若者。唐孔氏謂信順是舜以至誠敬見瞽瞍。瞽瞍見其誠。時適信順。益于贊禹之際。將使禹知至誠必能感物。故以此爲言。爾益既以修德來遠之事告禹。禹于是拜其善言。且猶俞而然之。遂班師振旅而歸也。班師還師也。振旅復整理其衆也。蓋謂禹從益言。還師于有苗之國。自有苗歸至京師。乃復整理其衆也。舜既班師旅而歸。舜于是大布文德以懷來之。偃兵不用。而舞干羽于賓主之兩階。以示偃武修文之意。故苗民知舜待之之意。非樂于誅殺。其遣禹徂征者。乃前此既竄其君。又分北其民。我猶不服。故不得已而征之。我既逆命。卽不再加誅戮。反自責己。益務修德。彼之待我既如此。我其可自絕于彼乎。是宜其退省。至于七旬。舉國而來格也。干盾也。舞者執之爲翳蔽。簡兮之詩曰。左手執簡。右手秉翟。蓋文舞也。帝敷文德而舞文武者。竊意

此言兩階。必當時或舞文舞武于主階。或舞武舞文于賓階。以示抑揚之意。但經文不備。不可強通。姑意之云爾。夫舜文德何時不誕敷。至此始言誕敷者。蓋作書至此。見舜責躬自反。不與苗較。而修文德。故以誕敷言之。非謂前此未之有。至此始敷布也。林少穎云。唐虞之世。聲教所被。訖于四海之外。不服者。惟有苗一國而已。以天下之全力而制一國之逆命。何難之有。而舜禹懷之以德。待之以寬。遷其君而不服。則爲之分背其善惡。而析居之分背。而猶不服。命率諸侯而征之。亦不責其必至也。又爲之班師。能使之自服。蓋自苗民始叛。至是凡五六十一年。然後得其心說誠服。聖人優游寬大之政。非後世所能及也。

尙書詳解卷四

皋陶謨

皋陶謨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據皋陶謨一篇。從首至尾。雖皆是禹與皋陶相答問之辭。其實陳于帝舜之前。故揚子雲謂皋陶以之爲帝謨。史記謂帝舜朝。禹皋陶相與帝前陳此法。則知實陳于帝舜之前明矣。首言皋陶謨曰者。每篇必揭其題于首。作書之體皆如此。繼言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者。蓋作書者謂順考古之皋陶。其陳謨有是言也。蘇氏謂此若稽古。在書有四。于下皆言其爲人之大略。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皆所以稱其人之德。其說謂世稱皋陶之德。皋陶信能蹈而行之。盛德之人。通于至理。而無間。故其謀事也明。合于大公而無私。故其正人也和。此說解經文雖順。與前篇之體雖同。然言禹曰。愈如何。則是因皋陶既言之後。然其言而問其果如何也。禹既問其言果何如。則此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當爲皋陶之言。不當爲史官美皋陶之言矣。蘇氏既以此爲稱皋陶之德。于下禹曰。愈如何。其文無所屬。乃謂此下當有缺文。夫解經不通。卽以脫文斷之。則經之難通者。皆可強爲之說。此病于學者。故不敢從。惟從舊說。作皋陶之言解之。而又皆不同。孔氏謂皋陶言人君當信蹈行古

尙書詳解卷四

皋陶謨

皋陶謨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據皋陶謨一篇。從首至尾。雖皆是禹與皋陶相答問之辭。其實陳于帝舜之前。故揚子雲謂皋陶以之爲帝謨。史記謂帝舜朝。禹皋陶相與帝前陳此法。則知實陳于帝舜之前明矣。首言皋陶謨曰者。每篇必揭其題于首。作書之體皆如此。繼言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者。蓋作書者謂順考古之皋陶。其陳謨有是言也。蘇氏謂此若稽古。在書有四。于下皆言其爲人之大略。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皆所以稱其人之德。其說謂世稱皋陶之德。皋陶信能蹈而行之。盛德之人。通于至理。而無間。故其謀事也明。合于大公而無私。故其正人也和。此說解經文雖順。與前篇之體雖同。然言禹曰俞如何。則是因皋陶既言之後。然其言而問其果如何也。禹既問其言果何如。則此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當爲皋陶之言。不當爲史官美皋陶之言矣。蘇氏既以此爲稱皋陶之德。于下禹曰俞如何。其文無所屬。乃謂此下當有缺文。夫解經不通。卽以脫文斷之。則經之難通者。皆可強爲之說。此病于學者。故不敢從。惟從舊說。作皋陶之言解之。而又皆不同。孔氏謂皋陶言人君當信蹈行古

禹曰。兪。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敍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皋陶前旣言人臣欲啓迪人君之德。謨不可不明。弼不可不諧。禹于是然其言。遂問謨明弼諧之道當如何。皋陶旣承禹問。于是言都。以善其問。遂言其所謂謨明弼諧者。下文慎厥身。修思永。惇敍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只此數語。用以啓迪于君。則其爲謨豈不明。爲弼豈不諧哉。皋陶之意。謂人君誠慎修其身。不苟目前之利。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蔽。直欲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思永如此。而又能惇厚以次序九族。又得衆明之臣。勉勵輔翼。則設施措注。雖在目前。而自近及遠。實不外乎此道。故言邇可遠在茲。謂自近而可推之遠者。實此道也。詳考文意。理正或然。先儒則謂皋陶之意。謂能慎其身。厚次九族。則衆庶明其教。而自勉勵戴于上。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其意以上兩句爲政治之本。下兩句爲政治之效。至王氏之徒。則又曰。身立則政立。故皋陶先言修身。能修其身。然後可以齊其家。故繼之以惇敍九族。齊家而後國治。故繼之以庶明勵翼。國治而天下平。故繼之以邇可遠在茲。其意以修身爲本。以下三句爲馴致之效。然詳文意。皆不如前說。又在學者深思而去取之。

禹拜昌言曰。兪。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皋陶旣爲禹陳修身而致邇可遠之道。禹于是拜而兪之。謂皋陶之言切于治體。故拜而服其言。且稱

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敍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皋陶前既言人臣欲啓迪人君之德。謨不可不明。弼不可不諧。禹于是然其言。遂問謨明弼諧之道當如何。皋陶既承禹問。于是言都以善其問。遂言其所謂謨明弼諧者。下文慎厥身。修思永。惇敍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只此數語。用以啓迪于君。則其爲謨豈不明。爲弼豈不諧哉。皋陶之意。謂人君誠慎修其身。不苟目前之利。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蔽。直欲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思永如此。而又能惇厚以次序九族。又得衆明之臣。勉勵輔翼。則設施措注。雖在目前。而自近及遠。實不外乎此道。故言邇可遠在茲。謂自近而可推之遠者。實此道也。詳考文意。理正或然。先儒則謂皋陶之意。謂能慎其身。厚次九族。則衆庶明其教。而自勉勵戴于上。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其意以上兩句爲政治之本。下兩句爲政治之效。至王氏之徒。則又曰。身立則政立。故皋陶先言修身。能修其身。然後可以齊其家。故繼之以惇敍九族。齊家而後國治。故繼之以庶明勵翼。國治而天下平。故繼之以邇可遠在茲。其意以修身爲本。以下三句爲馴致之效。然詳文意。皆不如前說。又在學者深思而去取之。

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皋陶既爲禹陳修身而致邇可遠之道。禹于是拜而俞之。謂皋陶之言切于治體。故拜而服其言。且稱

陶之言而發明其義也。知人則哲，能官人，則盡乎知人之道。而知不可勝用也。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則盡乎仁民之道。而仁不可勝用也。仁且知，聖人之事盡矣。此所以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也。少穎此說極當。四凶皆舜所畏，但禹言驩兜三苗共工，不及鯀者，馬融云：禹爲父隱，亦有此理。此言實是舜先儒多以爲堯而難之之說，又皆多以爲堯不能盡知人安民之道，頗似貶堯，惟少穎作堯解，而就中其說又最可采。故又存之。少南謂堯之知人安民，與後世不同。堯之于人，固無有不知者，見其間未有可以賢否判者，聖人亦姑容之，故以知人爲難也。堯之于民，固無有不安者，見其間有未可化者，聖人亦誅殺之，故以安民爲難也。且如堯知共工，共工主驩兜，堯亦知驩兜也。奈何驩兜在位久矣，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之患，堯猶未有以去之，何以大慰斯民哉。未有以大慰斯民而誅戮遽行于舊臣，在堯有所未可知。前所未可以賢否判者，驩兜之類是也。放于既老之時，亦非堯之本心也。堯之意，謂竄一人則一人不安，遷一民則一民不安，故二事皆謂之難。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禹既以知人爲難，皋陶于是又爲詳言知人之道，謂苟得其要，則爲之亦不難矣。中庸曰：取人以身，言必己有是德，然後可以求之于人也。皋陶告禹，以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者，其意正謂用入之道，必在履之于身者先有是九德，然後可以言他人之德也。皋陶告禹，既欲其先有諸己，然後求諸人，然恐託之以空言，不考以行事，則銜玉賈石者，或得以廁迹其間，故皋陶又告乃言曰：載采采，載行也，采

陶之言而發明其義也。知人則哲，能官人，則盡乎知人之道。而知不可勝用也。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則盡乎仁民之道。而仁不可勝用也。仁且知，聖人之事盡矣。此所以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也。少穎此說極當。四凶皆舜所畏，但禹言驩兜三苗共工，不及鯀者，馬融云：禹爲父隱，亦有此理。此言實是舜先儒多以爲堯而難之之說，又皆多以爲堯不能盡知人安民之道，頗似貶堯，惟少穎作堯解，而就中其說又最可采。故又存之。少南謂堯之知人安民，與後世不同。堯之于人，固無有不知者，見其間未有可以賢否判者，聖人亦姑容之，故以知人爲難也。堯之于民，固無有不安者，見其間有未可化者，聖人亦誅殺之，故以安民爲難也。且如堯知共工，共工主驩兜，堯亦知驩兜也。奈何驩兜在位久矣，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之患，堯猶未有以去之，何以大慰斯民哉。未有以大慰斯民而誅戮遽行于舊臣，在堯有所未可知。前所未可以賢否判者，驩兜之類是也。放于既老之時，亦非堯之本心也。堯之意，謂竄一人則一人不安，遷一民則一民不安，故二事皆謂之難。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禹既以知人爲難，皋陶于是又爲詳言知人之道，謂苟得其要，則爲之亦不難矣。中庸曰：取人以身，言必己有是德，然後可以求之于人也。皋陶告禹，以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者，其意正謂用入之道，必在履之于身者先有是九德，然後可以言他人之德也。皋陶告禹，既欲其先有諸己，然後求諸人，然恐託之以空言，不考以行事，則銜玉賈石者，或得以廁迹其間，故皋陶又告乃言曰：載采采，載行也，采

之人常不謹細行。不修廉隅。故貴于廉。剛者當官而行。無所避忌。然色厲者多內在。故貴于塞。欲其內剛健而篤實。非外剛明而內乃柔懦也。彊者執己所是。不爲衆撓。然彊明自任者。多任情達理。動不合宜。故貴于義。欲其合宜也。上九字皆人之性質所固有者。其下九字。乃所以長救其失。輔成其德。恭之與敬。剛之與彊。其義則同。唐孔氏謂。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外失于儀。故言恭以表其貌。亂者輕物。內失于心。故稱敬以顯其情。剛是性。彊是志。剛則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彊則執己所長。不爲衆撓。此說是也。臯陶既言九德之目。又言彰厥有常吉哉者。言雖如此九德。觀夫人才成不成。又必其德之有常者。然後可以爲德。一作一輟。未足爲德也。且以一德之常明之。如霍光可謂有濟亂之才也。而其爲人在漢武帝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是其能亂而敬。而其出入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者二十餘年。非其亂而敬之有常者哉。武帝以是知其可用。故其末年。託以遺孤。卒能擁昭立宣。不負社稷之寄。彼一德有常。其效如此。況于九德咸事。其效宜何如哉。臯陶以是爲知人之要。信彰厥有常哉。此德惟一動。罔不吉也。有徵矣。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曰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臯陶上既序九德之目。故此又論天子諸侯大夫所治有大小。故用九德有詳略。天子所治大。故兼九德而用之。下文所謂翕受敷施。九德咸事者是也。諸侯則狹于天子矣。故于九德之中。用其六德而足。大夫又狹于諸侯。故于九德之中。用其三德而足。夫所謂三德六德者。特謂諸侯大夫所治者狹于天

之人常不謹細行。不修廉隅。故貴于廉。剛者當官而行。無所避忌。然色厲者多內在。故貴于塞。欲其內剛健而篤實。非外剛明而內乃柔懦也。彊者執己所是。不爲衆撓。然彊明自任者。多任情達理。動不合宜。故貴于義。欲其合宜也。上九字皆人之性質所固有者。其下九字。乃所以長救其失。輔成其德。恭之與敬。剛之與彊。其義則同。唐孔氏謂。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外失于儀。故言恭以表其貌。亂者輕物。內失于心。故稱敬以顯其情。剛是性。彊是志。剛則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彊則執己所長。不爲衆撓。此說是也。臯陶既言九德之目。又言彰厥有常吉哉者。言雖如此九德。觀夫人才成不成。又必其德之有常者。然後可以爲德。一作一輟。未足爲德也。且以一德之常明之。如霍光可謂有濟亂之才也。而其爲人在漢武帝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是其能亂而敬。而其出入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者二十餘年。非其亂而敬之有常者哉。武帝以是知其可用。故其末年。託以遺孤。卒能擁昭立宣。不負社稷之寄。彼一德有常。其效如此。況于九德咸事。其效宜何如哉。臯陶以是爲知人之要。信彰厥有常哉。此德惟一動。罔不吉也。有徵矣。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曰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臯陶上既序九德之目。故此又論天子諸侯大夫所治有大小。故用九德有詳略。天子所治大。故兼九德而用之。下文所謂翕受敷施。九德咸事者是也。諸侯則狹于天子矣。故于九德之中。用其六德而足。大夫又狹于諸侯。故于九德之中。用其三德而足。夫所謂三德六德者。特謂諸侯大夫所治者狹于天

子不必兼用。或九分得其三。或九分得其六。已足致治。不必指定其德。以充三六之數。鄭氏乃謂三德。簡而廉以下六德。亂而敬以下信斯言。則直而溫以上諸侯大夫皆不可用。天下豈有是理耶。宣達也。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者。言卿大夫當日宣達九德之三。使之治明其所有之家也。漢孔氏以浚訓須。謂夙夜以思之。須明以行之。以浚訓須。無據。兼此文意。亦不如是。惟馬氏訓爲大。陳少南訓爲治。却通。故特從之。要之。此二訓少南又長。又何以知之。蓋古字多通用。書有濬川。謂治而深之之謂也。則此浚字訓治。亦有理也。曰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者。言諸侯當日敬重六德之人。使之弼亮其事于所有之邦。既曰嚴。又曰祇。又曰敬。但是好賢樂善之心有加無已。不必如王氏曲生分別也。浚明有家。亮采有邦。說者多謂大夫有三德。可以有家。諸侯有六德。可以有邦。其意謂有三德者可以爲大夫。有六德者可以爲諸侯。夫王朝之臣。尙用九德。豈有諸侯分治一國。乃只用六德之人。詳此文意。正謂大夫當宣三德。以浚明于有家。諸侯當敬六德。以亮采于有邦。非謂三德者使之有家。六德者使之有邦。學者昧上下文。自然可見。

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皋陶上既言卿大夫常用九德之三。諸侯常用九德之六。此又言天子當兼九德而用之也。翁合也。翁受。謂于九德之人兼收並蓄。合而受之。敷布之也。敷施。謂既合而受。于是敷而施之于職位之間。使各

代治之也。下文言典禮命討。皆本于天。而人奉行之。皆所以發明天工人其代之意。

天敍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皋陶上既言天工須人而代治。故此又申明其代天以治之理。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是五者彝倫。實敍于天。然天能敍而不能使之加厚。必勅正以我之五典。然後有惇厚之風。五禮。謂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是也。是五者。其等差實秩于天。然天能秩而不能使之有常。故必因我之五禮。然後可以常行而不惑。夫天敍之典。待人以加厚。天秩之禮。待人以有常。則君臣之間。可不同其寅畏。協其恭謹。和其衷善。相與共行典禮。故皋陶于典禮之後。所以必言同寅協恭和衷也。林少穎謂。既曰寅。又曰恭。又曰衷。畏天之意。有加無已。此說甚善。有德。天所命也。然天有命德之心。不能以自致。必待人彰之以五服。有罪。天所討也。然天有討罪之心。不能以自致。必待人威之以五刑。命德討罪。天必待人而後行。則人君于政事之間。可不勉哉。故皋陶于命討之後。必言懋哉懋哉也。天敍有典。秩有禮。必待人同寅協恭和衷而助其秩。敍命有德。討有罪。必待人懋于政事而助其命。討天工須人以代如此。人君可不兢兢業業。登籲賢俊。而與之共治乎。皋陶之言。正所以申明前義也。蘇氏謂。典禮者。道德之事。非君臣同其誠敬。莫能致之。若天命有德。討有罪。則政事也。勉之而已。

代治之也。下文言典禮命討。皆本于天。而人奉行之。皆所以發明天工人其代之意。

天敍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皋陶上既言天工須人而代治。故此又申明其代天以治之理。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是五者彝倫。實敍于天。然天能敍而不能使之加厚。必勅正以我之五典。然後有惇厚之風。五禮謂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是也。是五者其等差實秩于天。然天能秩而不能使之有常。故必因我之五禮。然後可以常行而不惑。夫天敍之典。待人以加厚。天秩之禮。待人以有常。則君臣之間。可不同其寅畏。協其恭謹。和其衷善。相與共行典禮。故皋陶于典禮之後。所以必言同寅協恭和衷也。林少穎謂既曰寅。又曰恭。又曰衷。畏天之意。有加無已。此說甚善。有德。天所命也。然天有命德之心。不能以自致。必待人彰之以五服。有罪。天所討也。然天有討罪之心。不能以自致。必待人威之以五刑。命德討罪。天必待人而後行。則人君于政事之間。可不勉哉。故皋陶于命討之後。必言懋哉懋哉也。天敍有典。秩有禮。必待人同寅協恭和衷而助其秩敍。命有德。討有罪。必待人懋于政事而助其命討。天工須人以代如此。人君可不兢兢業業。登籲賢俊而與之共治乎。皋陶之言。正所以申明前義也。蘇氏謂典禮者道德之事。非君臣同其誠敬。莫能致之。若天命有德。討有罪。則政事也。勉之而已。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皋陶前既以典禮命討之事。明天工人其代之之說。至此又恐人君以天道遠而行典禮施命討之際。徇私意以違天理。故言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以見天雖高而視聽常卑。天雖遠而好惡常近。欲人君知所做懼。而不敢忽于代天也。孔氏以聰明屬于天命有德。謂天之聰明。觀人有德。常用民爲耳目。以明畏屬于天討有罪。謂天明可畏。亦因民明其威。按呂刑云。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是明者天之所彰也。畏者天之所威也。由此而言。明畏天討而已。兼天之用有德。討有罪。無不用聰明。豈有彰有德則用聰明。而討有罪則不用哉。此說不通。王氏則又以聰明主于典禮而言。明威主于命德。討罪而言。夫以聰明爲主典禮。未免過泥。要之。二句只一意。所以總結上文而盡其義。且以泰誓觀之。泰誓之作。蓋武王誓衆。謂我爲天所命。紂爲天所討。故其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此言天聰明。亦可以該命討之事矣。由是觀之。則此言天聰明。天明畏者。皋陶之意。實爲天工須人而代。典禮不自行。待人惇而庸之。命討不自行。待人彰而用之。今也。人君不可謂天道遠。無與于人。曠庶官而忽于代天。殊不知天至聰明也。而所以爲聰明者。乃因民之視聽而爲之視聽。天至明畏也。而所以爲明畏者。乃因民之好惡而爲之好惡。人君于此。苟任私意而忽天理。則設施措注。背于民心。則亦背于天心矣。天位乎上。民位乎下。上下之間。常相通達。有土之君。可不敬哉。此正皋陶之意也。天言明畏。民言明威。少穎謂古文書威與畏二字通用。其義一也。

尙書詳解卷五

益稷

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皋陶前旣已陳謨。帝于是呼禹。使汝亦陳善言。禹旣承命。于是拜而歎美。謂皋陶之謨旣已盡善。夫何言哉。惟思日孜孜。奉臣職而已。揚子雲曰。禹以功。皋陶以謨。當舜之時。禹。皋陶之事君。各以其能自致于上。皋陶陳謨。不敢自許其功。大禹成功。不敢自許其謨。故帝雖命陳昌言。而禹謙遜。不敢卽承命而遂言者。其意謂皋陶之謨旣已如此。而我惟日夜孜孜。猶恐不逮。其何以有加于皋陶。此正禹不敢自任能言之責也。以下又歷陳隨山刊木。決九川。濬畎澮等事。乃因皋陶問其所以孜孜不忘之意。故一言言之。實非自夸耀其治水勤勞如此也。

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兪。師汝昌言。禹旣不敢以能言自任。而謂我惟思日孜孜。奉臣之職。故皋陶于是吁而疑怪其事。謂禹非不能言。故繼以如何。所以問禹所謂孜孜者果何事也。禹旣承皋陶之問。于是言孜孜之事。謂洪水之時。其勢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襄陵。下民遭此水災。憂愁困苦。至于精神昏惑。雖墊陷沉溺。亦不自知。我于是乘

尙書詳解卷五

益稷

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皋陶前旣已陳謨。帝于是呼禹。使汝亦陳善言。禹旣承命。于是拜而歎美。謂皋陶之謨旣已盡善。夫何言哉。惟思日孜孜。奉臣職而已。揚子雲曰。禹以功。皋陶以謨。當舜之時。禹。皋陶之事君。各以其能自致于上。皋陶陳謨。不敢自許其功。大禹成功。不敢自許其謨。故帝雖命陳昌言。而禹謙遜。不敢卽承命而遂言者。其意謂皋陶之謨旣已如此。而我惟日夜孜孜。猶恐不逮。其何以有加于皋陶。此正禹不敢自任能言之責也。以下又歷陳隨山刊木。決九川。濬畎澮等事。乃因皋陶問其所以孜孜不忘之意。故一言言之。實非自夸耀其治水勤勞如此也。

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兪。師汝昌言。禹旣不敢以能言自任。而謂我惟思日孜孜。奉臣之職。故皋陶于是吁而疑怪其事。謂禹非不能言。故繼以如何。所以問禹所謂孜孜者果何事也。禹旣承皋陶之問。于是言孜孜之事。謂洪水之時。其勢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襄陵。下民遭此水災。憂愁困苦。至于精神昏惑。雖墊陷沉溺。亦不自知。我于是乘

黑水二也。河三也。漢四也。江五也。沈六也。淮七也。渭八也。洛九也。要之。不必如此之泥。但所謂決九川者。蓋謂九州之內。凡有川澤。皆疏通之。使距于海也。史記既謂導弱水以下爲九川。故說者遂以此距四海。導弱水入于流沙。爲西海。導黑水入于南海。爲南海。導河積石後。言此播爲九河入于海。爲北海。其餘六水所入。爲東海。竊謂亦不必如此泥。要之。言決九川。距四海。但謂決九州之川。使各因其勢以歸于海。故以四海言。治水之法。先大而後小。先下而後高。使大水有所歸。然後小水有所入。理勢當然。禹之治水。先決九川。距四海。則大者已有所歸矣。故此又濬畎澮。使得達于川。則小水有所入焉。按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自畎而之遂。自遂而之溝。自溝而之洫。自洫而之澮。自澮而之川。自川而之海。今獨言濬畎澮。距川。不言其餘者。舉大以包其小也。禹既決川距海。濬畎澮距川。水既退而地利可興。亦有魚鼈可食。故禹于是與稷奏進其艱食鮮食。而使民得其口體之養焉。艱食。一說謂稼穡之事。艱難而後成。故謂之艱食。蘇氏又謂草木之實。凡施力而得之艱難者。謂之艱食。若古者凶年飢歲。民有拾橡栗仰食桑椹。取給蒲贏以充饑者。卽此艱食之類是也。二說皆通。鳥獸新殺曰鮮。魚鼈新殺亦曰鮮。上言刊木而奏鮮食。是除木所得。故知益所進爲鳥獸之肉。此言決九川而奏鮮食。是決川所得。故知稷所進爲魚鼈之肉也。陳少南謂益稷奏艱食鮮食于民。非人人而飲食之。亦教有方爾。此說極當。禹

黑水二也。河三也。漢四也。江五也。沈六也。淮七也。渭八也。洛九也。要之。不必如此之泥。但所謂決九川者。蓋謂九州之內。凡有川澤。皆疏通之。使距于海也。史記既謂導弱水以下爲九川。故說者遂以此距四海。導弱水入于流沙。爲西海。導黑水入于南海。爲南海。導河積石後。言此播爲九河入于海。爲北海。其餘六水所入。爲東海。竊謂亦不必如此泥。要之。言決九川。距四海。但謂決九州之川。使各因其勢以歸于海。故以四海言治水之法。先大而後小。先下而後高。使大水有所歸。然後小水有所入。理勢當然。禹之治水。先決九川。距四海。則大者已有所歸矣。故此又濬畎澮。使得達于川。則小水有所入焉。按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自畎而之遂。自遂而之溝。自溝而之洫。自洫而之澮。自澮而之川。自川而之海。今獨言濬畎澮。距川。不言其餘者。舉大以包其小也。禹既決川距海。濬畎澮距川。水既退而地利可興。亦有魚鼈可食。故禹于是與稷奏進其艱食鮮食。而使民得其口體之養焉。艱食。一說謂稼穡之事。艱難而後成。故謂之艱食。蘇氏又謂草木之實。凡施力而得之艱難者。謂之艱食。若古者凶年飢歲。民有拾橡栗仰食桑椹。取給蒲贏以充饑者。卽此艱食之類是也。二說皆通。鳥獸新殺曰鮮。魚鼈新殺亦曰鮮。上言刊木而奏鮮食。是除木所得。故知益所進爲鳥獸之肉。此言決九川而奏鮮食。是決川所得。故知稷所進爲魚鼈之肉也。陳少南謂益稷奏艱食鮮食于民。非人人而飲食之。亦教有方爾。此說極當。禹

于已安。其弼直而不謬聽于諂諛。惟動不應僉志。而不違于民意。以此昭受上帝之命。則天將再命以休矣。故曰天其申命用休。安汝止者。言所止不可不安。大學引詩曰。綿蠻黃鳥。止于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曰。穆穆文王。於穆熙敬止。故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蓋人各有所止。止于所當止。則善矣。非所止而止焉。則外物得以移之矣。此禹欲帝慎乃在位。而必貴于安汝止也。幾者。動之微也。事至于顯然著在耳目。人誰不知所以圖之。惟藏于渺綿微而未著。則人多忽之。殊不知已安而不能保。則安未幾而危。或繼于後。此慎在位又在于惟康也。好人順己。惡人逆己。人之常情也。況已治之後。人情溺于晏安。必厭聞切直之言。殊不知不好切直之言。則讒諂面諛之人日。至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此又在于其弼直也。惟動不應僉志。舊說皆謂人君無妄動。則凡僉志者皆大應于外。詳味經文。但言惟動不應僉志。未嘗言惟動僉志不應。信如舊說。則文勢不順。余謂此亦是禹戒舜慎乃在位之事。蓋人君居士民之上。自非以天下國家爲念。則恣情縱欲。妄動妄作。無所不至。故禹戒舜。謂人君不可妄動。惟其動之之際。必欲大應天下僉志之民。天下之民。所以僉望于君者。不過欲其治我安我。今人君子惟動之際。必期欲不應天下僉志之民。則必無妄動之失。此不應僉志。正與盤庚所謂不從厥志之言相類。夫舜始也因天眷命。尊履帝位。今也誠能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僉志。兢兢業業。慎乃在位。如此。則乃以昭受上帝眷命之意。天心亦以其能副吾眷託之隆。而再申以休美之命。此正大禹之意也。林少

穎謂天帝之稱其實一也。考經所載凡稱天稱帝皆同。但變文以成其義。既曰格于皇天。又曰格于上帝。亦是變文可知。若必欲爲之說。則鑿矣。此說極當。禹既爲帝。推廣慎在位之道。帝于是吁而嘆美其言。謂之曰。慎乃在位之道。亦非一人自能爲之。實賴羣臣之助。故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林少穎云。孔氏以鄰爲近。言君臣道近。相須以成。此說未通。據下文言欽四鄰。則所謂鄰者。乃指禹之僚屬也。謂左右前後相與叶力以事君者。然則此所謂臣哉者。言必賴爾臣之助。指禹而言也。謂鄰哉者。言汝又當率其僚屬左右前後之人以爲助我也。既言臣哉鄰哉。又言鄰哉臣哉。此言之不足。故重言之。反覆重言。以見其至誠之深。此說爲善。帝既謂慎乃在位。賴臣鄰之助。禹亦知此事非一人所能。實賴羣臣贊襄之力。不復過讓。故直言俞而然之。謂舜責助于臣鄰。其說然也。由是觀之。唐虞君臣以誠實相與。不爲不情之舉。于此可見矣。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禹既然舜臣鄰之責。故帝于是又申言其所以資臣鄰之義。謂人君居上無爲。待臣以有爲。亦猶心居中虛。未嘗有爲。皆須股肱耳目之助。故言臣作朕股肱耳目。謂人君欲有所動作視聽。皆須臣爲之用也。自左右有民而下。皆所以解釋股肱耳目之義。王氏謂。汝翼。汝爲。言作股肱。汝聽。汝明。言作耳目。此說是也。予欲左右有民。謂予欲善政善教。左右斯民。使叶于中。若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卽此所謂左右有民也。左右有民。人君特有是欲而已。不能自遂其欲。

穎謂天帝之稱其實一也。考經所載凡稱天稱帝皆同。但變文以成其義。既曰格于皇天。又曰格于上帝。亦是變文可知。若必欲爲之說。則鑿矣。此說極當。禹既爲帝。推廣慎在位之道。帝于是吁而嘆美其言。謂之曰。慎乃在位之道。亦非一人自能爲之。實賴羣臣之助。故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林少穎云。孔氏以鄰爲近。言君臣道近。相須以成。此說未通。據下文言欽四鄰。則所謂鄰者。乃指禹之僚屬也。謂左右前後相與叶力以事君者。然則此所謂臣哉者。言必賴爾臣之助。指禹而言也。謂鄰哉者。言汝又當率其僚屬左右前後之人以爲助我也。既言臣哉鄰哉。又言鄰哉臣哉。此言之不足。故重言之。反覆重言。以見其至誠之深。此說爲善。帝既謂慎乃在位。賴臣鄰之助。禹亦知此事非一人所能。實賴羣臣贊襄之力。不復過讓。故直言俞而然之。謂舜責助于臣鄰。其說然也。由是觀之。唐虞君臣以誠實相與。不爲不情之舉。于此可見矣。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禹既然舜臣鄰之責。故帝于是又申言其所以資臣鄰之義。謂人君居上無爲。待臣以有爲。亦猶心居中虛。未嘗有爲。皆須股肱耳目之助。故言臣作朕股肱耳目。謂人君欲有所動作視聽。皆須臣爲之用也。自左右有民而下。皆所以解釋股肱耳目之義。王氏謂。汝翼。汝爲。言作股肱。汝聽。汝明。言作耳目。此說是也。予欲左右有民。謂予欲善政善教左右斯民。使叶于中。若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卽此所謂左右有民也。左右有民。人君特有是欲而已。不能自遂其欲。

雖彝。則此宗彝蓋謂虎雉之狀。雉音柚獸名。似猴。周禮音壘。又雉讀爲蛇虺之虺。藻水草之有文者。取其有文。火繡爲火字也。取其炎上。鄭氏乃謂考工記言火以圓。則此火乃繡其形。圓如半環。唐孔氏謂今之服章皆繡爲火字。則孔說是也。粉米米之白者也。取其潔白能養人。黼如斧形。取其能斷。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亦白而身黑也。敝爲兩己相背。謂刺繡爲兩己字相背。欲以見善惡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蓋以青黑線刺繡爲兩己字也。十二章說者不同。大抵當以鄭氏爲證。其說讀會爲繪。謂以五色畫之也。讀絺爲帶。展几反。帶紱也。紱時栗反。紱以爲繡也。十二章之服。謂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者畫以爲繪。施之于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紱以爲繡。施之于裳也。此有虞氏之十二章也。至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旗。冕服九章而已。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其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此五者繪之于衣。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此四者繡之于裳。此周之九章也。袞冕九章。以龍爲首。龍首卷然。故以袞爲名。鷩冕七章。以華蟲爲首。華蟲卽鷩雉也。故以鷩爲名。毳冕五章。以宗彝爲首。蓋爲虎雉之狀。虎雉毛淺毳且亂。故以毳名。此成周增損有虞之服制也。鄭氏此言皆有據。而云若夫孔氏之說。則有二失矣。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爲一句。謂以五采成服。雖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據此經云。予欲觀古人之象。而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結之于後。則是此言蓋謂作服而云爾。豈于中雜人宗廟之彝尊者哉。其失一也。又以絺爲葛之精者。葛非

雖彝。則此宗彝蓋謂虎雉之狀。雉音柚獸名。似猴。周禮音壘。又雉讀爲蛇虺之虺。藻水草之有文者。取其有文。火繡爲火字也。取其炎上。鄭氏乃謂考工記言火以圓。則此火乃繡其形。圓如半環。唐孔氏謂今之服章皆繡爲火字。則孔說是也。粉米米之白者也。取其潔白能養人。黼如斧形。取其能斷。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亦白而身黑也。敝爲兩己相背。謂刺繡爲兩己字相背。欲以見善惡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蓋以青黑線刺繡爲兩己字也。十二章說者不同。大抵當以鄭氏爲證。其說讀會爲繪。謂以五色畫之也。讀絺爲帶。展几反。帶紱也。紱時栗反。紱以爲繡也。十二章之服。謂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者畫以爲繪。施之于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紱以爲繡。施之于裳也。此有虞氏之十二章也。至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旗。冕服九章而已。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其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此五者繪之于衣。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此四者繡之于裳。此周之九章也。袞冕九章。以龍爲首。龍首卷然。故以袞爲名。鷩冕七章。以華蟲爲首。華蟲卽鷩雉也。故以鷩爲名。毳冕五章。以宗彝爲首。蓋爲虎雉之狀。虎雉毛淺毳且亂。故以毳名。此成周增損有虞之服制也。鄭氏此言皆有據。而云若夫孔氏之說。則有二失矣。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爲一句。謂以五采成服。雖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據此經云。予欲觀古人之象。而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結之于後。則是此言蓋謂作服而云爾。豈于中雜人宗廟之彝尊者哉。其失一也。又以絺爲葛之精者。葛非

可繡之物。自古未聞有以爲裳者。今孔氏知其說不通。乃附會爲說曰。暑月則染絺爲之。夫絺繡所以爲祭服。豈暑月則染葛爲服。而冬月則去耶。其失二也。而又以粉米爲二物。其說與制度皆齟齬。而不通。故不若鄭氏之說爲善也。上旣言作會爲衣。絺繡爲裳。下又言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者。蓋所言特其所象之物。然作服須用繪采。有繪采。然後繪畫絺繡其所象之物于上。故此必言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謂如上所象十二章之物。當先用五等采色。于繪采上明施以五色。或繪畫。或繡刺。皆以五色施之也。此十二章。天子備焉。諸侯則降于天子。大夫則降于諸侯。士又降于大夫。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分有尊卑。故服有隆殺。此任作服者所以不可不明其差等。孔氏謂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服自龍以下。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鄭氏又謂十二章。天子備有。公山龍而下。侯伯華蟲而下。子男藻火而下。卿大夫粉米而下。二說雖不同。要之皆以意度之。經文不詳。無所考據。姑存之。未敢必信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此又舜命禹作耳之事也。人君之情。貴乎下通于民。下民之情。貴乎上通于君。君民之間。相去遼邈。不能以自通。故出納之際。不無賴于大臣焉。然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故欲出君言以通于下。納民言以通于上。又不可不本于樂矣。舜之命禹。必謂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者。其意蓋謂君民之情。雖不可不出納。而出納之際。尤不可不本于樂。故當出納之際。所以必欲其先審六律五聲八音。以察政事之治忽。還以是樂而出納五言也。所謂以樂出五言者。謂受君之言于上。乃播

主亦不能無惑。故舜于是命禹。謂不幸而有如此之人。汝當講侯射之禮。以明其賢否。既明之。若果是讒說。頑然不可化之人。然後鞭撻之。使之痛楚。常記而不忘。又書其過于冊。以識錄其事。而爲他日格不格之驗。凡所以再三如此者。欲其受辱于外。愧恥于內。而生其善也。既撻之書之。其間必有回心向道者。故又使樂工採其言以納之。時以舉颺于上。觀其格不格者。格者則承而庸之。不格者則威之以刑。蘇氏云。承薦也。春秋傳曰。奉承棗犧。古者奉圭幣而薦之。謂之承。承之庸之。謂薦而用之也。邵康節曰。堯舜之世。天下非無小人也。難其爲小人也。所謂難其爲小人者。雖有小人。而蒙聖人之教。亦變而爲君子也。今觀庶頑讒說之人。蓋小人之尤者。舜不忍加誅絕。乃撻之書之。又颺其言以觀之。待之如此。彼欲以小人自爲。不可得也。此所以雖有小人。漸染其化。亦難其爲小人也。

禹曰。兪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舜命禹以作股肱耳目。又命以欽四鄰。以共弼朕違。禹于此故稱兪哉。以然帝之言。雖然。其言又有以廣帝之意。未敢全以帝之言爲然也。故曰兪哉。與他人之言兪者異。蘇氏按春秋傳。太子欲殺渾良夫。公曰。諾哉。諾哉。云者。口諾而心未必然也。今禹亦曰兪哉。其亦有昧于帝之言矣。此說極當。夫禹之所謂兪哉。未敢全以帝言爲然者。其意蓋謂輔弼之任。雖在臣鄰。然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又當廣延天下之賢。使之居輔弼之任。無謂賢才止此而已。此正禹兪哉之意也。或說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多

謂帝德之光能及天下海隅。其有衆賢當舉而用之也。光天之下猶普天之下。敷天之下張橫渠謂中國文明之地。故謂之光天之下。海隅蒼生謂四海之隅。蒼然草木之處也。旣言光天之下海隅蒼生。又言萬邦者。蓋謂內而光天之下外而海隅蒼生。其地所有萬邦。其邦所有黎獻。皆帝之臣。帝當舉而用之。獻賢也。如大誥所謂民獻。論語所謂文獻。皆賢之稱也。謂之黎獻。孫氏云。大夫士而上冕弁在首。其色不同。至于野人戴髮。但黎首而已。黎首之民。謂之黎民。賢者未舉。亦民爾。故曰黎獻。禹意言此。謂當時或有處于版築耕釣未仕帝朝者。帝當旁搜博采。罔有遺佚也。禹旣欲帝求賢舉用。故告以舉賢之術。敷納以言而下。卽舉賢之術也。賢者在外。議論不達于朝廷。功業未著于天下。賢否難辨。故必使之敷陳其嘉言。奏之于上。然言但可以觀議論。未可以知行事。故彼之敷奏于上者。雖以言。而我所以明其衆庶之賢否者。又當以功。旣觀其言。又明以功。于是旌以車服而用之也。故曰車服以庸。人君子賢者旣能庸以車服。則在位之臣誰敢不舉賢薦士。以讓其所不如之人。而賢之在下者。又誰敢不欣然樂用。敬出以應帝旁招之命。故曰誰敢不讓。敢不敬應。禹旣告帝以旁招遺佚。則得賢之效如此。又恐帝行之不力。故又以不能旁招之失。傲之。謂帝苟不如此。則遠近敷同日奏無功之人。果何以益于治哉。故曰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禹之陳言。既欲帝廣求黎獻。以助成至治。故此又舉堯子丹朱爲惡。所以失天下者爲舜戒。使舜知堯之天下。合傳丹朱。丹朱惟慢傲。則殄厥世。故舜得以受堯之天下。今舜既受。故不可如丹朱之傲。而不知所以求賢致治之道。漢書溝洫志。堯禪舜位。丹朱爲諸侯。則朱是其名。丹乃其所封之國也。丹朱不肖。自以爲帝之子。恃其富貴。謂人出己下。謔浪笑傲。陵人傲物。無復有好賢樂善之意。惟其傲。故所好者。乃褻慢之遊。所作者。乃傲而至于虐。所謂傲虐者。謂始雖謔浪笑傲。終實以虐陵人。丹朱于此二事。不惟暫行而已。乃無有晝夜。肆意而行。額額然未嘗休息。額額。蓋不休息之狀也。丹朱之惡。不惟如此而已。又矜其勇力。陸地行舟。多聚朋黨。而淫亂于家。惟其如此。故堯之天下。雖朱常受。而堯不與。所以絕厥世也。丹朱如是。而堯不授以天下。舜有聖德。而受堯之天下。舜既受之。果可如丹朱乎。此禹所以儆之曰。無若丹朱也。夫舜。聖人也。萬萬不至于如丹朱之舉。禹言此者。蓋君臣相與儆戒之道。不得不然也。蘇內翰曰。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傲。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成王又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威靈。當時人君。不以爲罪。乃書之史冊。以爲美談。此說是也。禹既戒舜。不可如丹朱之傲。故此又言己惟懲創丹朱。有如是之惡。至于殄絕厥世。乃不敢恣情縱欲。抑自勉于事功也。蓋禹惟能以丹朱爲戒。故娶于塗山氏之女。辛日娶妻。至甲日。卽往治水。甫及四日。而不敢耽于宴安。其後自娶。至于有子。自有子至于能泣。歷世如此。再過其門。亦不以子故而稍留。以撫字之。孟子言。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卽此之謂也。夫妻子之情。人孰無之。禹所以忘情者。以

禹之陳言。既欲帝廣求黎獻。以助成至治。故此又舉堯子丹朱爲惡。所以失天下者爲舜戒。使舜知堯之天下。合傳丹朱。丹朱惟慢傲。則殄厥世。故舜得以受堯之天下。今舜既受。故不可如丹朱之傲。而不知所以求賢致治之道。漢書溝洫志。堯禪舜位。丹朱爲諸侯。則朱是其名。丹乃其所封之國也。丹朱不肖。自以爲帝之子。恃其富貴。謂人出己下。謔浪笑傲。陵人傲物。無復有好賢樂善之意。惟其傲。故所好者。乃褻慢之遊。所作者。乃傲而至于虐。所謂傲虐者。謂始雖謔浪笑傲。終實以虐陵人。丹朱于此二事。不惟暫行而已。乃無有晝夜。肆意而行。額額然未嘗休息。額額。蓋不休息之狀也。丹朱之惡。不惟如此而已。又矜其勇方。陸地行舟。多聚朋黨。而淫亂于家。惟其如此。故堯之天下。雖朱常受。而堯不與。所以絕厥世也。丹朱如是。而堯不授以天下。舜有聖德。而受堯之天下。舜既受之。果可如丹朱乎。此禹所以儆之曰。無若丹朱也。夫舜。聖人也。萬萬不至于如丹朱之舉。禹言此者。蓋君臣相與儆戒之道。不得不然也。蘇內翰曰。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傲。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成王又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威靈。當時人君。不以爲罪。乃書之史冊。以爲美談。此說是也。禹既戒舜。不可如丹朱之傲。故此又言己惟懲創丹朱。有如是之惡。至于殄絕厥世。乃不敢恣情縱欲。抑自勉于事功也。蓋禹惟能以丹朱爲戒。故娶于塗山氏之女。辛日娶妻。至甲日。卽往治水。甫及四日。而不敢耽于宴安。其後自娶。至于有子。自有子。至于能泣。歷世如此。再過其門。亦不以子故而稍留。以撫字之。孟子言。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卽此之謂也。夫妻子之情。人孰無之。禹所以忘情者。以

服荒服各一千里。是謂九州之外也。自甸至綏。每州建十二師。要荒二服。每服建五人爲長。詳內略外之道。但世代久遠。不知當時若干諸侯置一師。若干種落而置一長耳。惟禹平水土之後。內建十二師。外建五長。內外相維。故能蹈迪其職。而各底成功。獨有苗頑不率教。不肯就工。帝不可不念。王氏謂禹言帝念哉。蓋謂苗頑弗卽工。帝當念其罪而誅之。故帝于下文言臯陶方祇厥敍。方施象刑惟明。乃所以告禹。謂汝欲我念其所以誅三苗。我當命臯陶施刑以誅之。此說雖可喜。林少穎謂勸人君以用刑。豈禹愛君之意。兼當時苗之頑凶。率六師以征之。猶且不服。豈臯陶象刑而能制哉。此所謂帝念哉者。特謂洪水旣平。內外皆樂于赴功。惟三苗頑凶。負固不服之國。不肯就工。帝當以苗民爲念。憂勤于政事。不可使有一日之慢遊也。禹之陳謨。有及于此。蓋謂四海九州。旣以悉服。苟使天子不能宰其利欲之原。則情竇一開。慢遊傲虐。無所不至。將見一國叛之。天下靡然日入于亂矣。唐明皇之時。海內無事。四方諸侯貢于京師。不敢有後。及其一旦。天子惑于女色。侈心遂生。忠直浸疏。讒諂並進。朝廷勢輕。祿山竊發于幽陵。兩京陷沒。四海橫流。雖李郭之徒。奮其忠義。以圖恢復之功。而河北之地。卒爲割據之壤。終唐室而不能復收。舜時有頑不卽工之三苗。苟舜忽而不念。至于怠忽之心生。憂勤之念忘。三苗乘間而起。則雖內之十二師。外之五長。各迪其功。亦不足恃也。禹之陳謨。其言至此。旨哉。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敍。臯陶方祇厥敍。方施象刑惟明。

禹前旣言我戒丹朱之惡。勤于治水之事。內外之臣。各已迪功。在帝不可不念。故帝因而歎美其功。謂

洪水之初。五行汨陳。九功失序。人救死不贍。何迪德之有。惟禹障百川而東之。水土平而九功復。敍人皆知有生之樂。而勤于迪德。是天下之民所以迪行我之德者。實汝治水能致九功之惟敍。故人皆迪德也。汝謂內而十二師。外而五長。各已迪德有功。惟苗頑不卽工。欲我以此爲念。我已命臯陶敬承汝功之有敍者。而用刑以防之。想已迪德者。益勉其迪德之誠。未迪德者。當知懼而不敢不勉。汝不必過憂也。此正如前九功惟敍之後。而董之用威。俾勿壞也。漢孔氏乃以上二句爲舜美禹。下二句乃史官之辭。因舜美禹而美臯陶。詳味此文。實出于舜一人之言。安可以二句爲史官之辭。惟鄭氏云此乃舜推美二臣之言。其說得之。

夔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跄跄。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呂曰。治定功成。故夔以樂之至和爲言。堂上之樂作。祖考來格。幽而神和也。虞賓羣后。以德相遜。明而人和也。堂下之樂作。鳥獸跄然而舞。微而物和也。蕭韶九成。聖樂大備。雖至治之祥如鳳凰亦來儀。則和之至也。帝王致治之盛。泰和之氣。鼓舞動盪。如祖考。虞賓。羣后。鳥獸。鳳凰。盡在舜和氣之中。林少穎云。自此而下。夔言其所以作樂之效。其文當自爲一段。不與上文勢相屬。蓋舜在位三十餘年。與禹臯。益之徒。相與問答者多矣。史官特取其尤彰明者。以詔後世。是所言自有先後。史臣集而記之。非一日之言也。諸儒之說。自臯陶謨至此篇末。皆謂其文勢相屬。薛氏謂舜以苗民逆命。命臯陶方施象刑。

故夔進諫。乃謂鬼神猶可以樂格。鳥獸猶可以樂感。况人乎。王氏則謂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舜之治功。至此已成。故夔稱其作樂。凡此皆欲會同數篇所載。以爲一日之言。豈史官獨載其一日之言。而盡遺其餘乎。此理之必不然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享禮曰。聲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武。示事也。燕禮曰。歌鹿鳴。下管新宮。是堂上之樂。以歌爲主。堂下之樂。以管爲主。堂上以歌爲主。則此言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者。其爲堂上之樂也可知矣。堂下以管爲主。則此言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者。其爲堂下之樂也可知矣。堂上堂下。其器雖不同。要之作樂之際。實相合以成樂也。然經于堂上之樂。則言祖考格。於作堂下之樂。則言鳥獸和。豈既作堂上之樂。以格祖考。然後作堂下之樂。以感鳥獸哉。予謂堂上堂下。必翕然並作。其格祖考。感鳥獸。當如大司樂。幾變而格祖考。幾變而感鳥獸。但經文不備。不可得而知。然夔所以于堂上言祖考等格。堂下言鳥獸等感者。特以祖考尊。其格也。必在堂上。故配堂上言之。鳥獸賤。其感也。必在堂下。故配堂下言之。鳳凰難致。故必韶樂九變大成。而能感其至。非謂堂上樂可以格祖考。而不可以感鳥獸。堂下樂可以感鳥獸。而不可以格祖考。蓋經文上言以詠。下言以間。當是堂上之樂。歌詠于上。堂下之樂。乃與之間。作迭奏于下。况復下文總言蕭韶九成。是堂上堂下。詠歌迭奏。至于九變。然後樂成也。以此推之。則樂雖有上下之異。其實蓋相合而成樂。非奏堂上而後奏堂下也。明矣。孔氏謂憂擊爲祝敔。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林少穎謂其說無據。但以意度之。實有可疑者。蓋器雖有堂上堂下之異。其實一樂作止。節奏必相

待而成聲。豈有堂上既設祝敵。而堂下又設之理。憂擊既不爲祝敵。則搏拊亦不得爲作止樂之用也。沈氏謂鳴球非可以爲憂。且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憂。且擊琴瑟不可以爲搏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搏拊。所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也。據沈氏此意。謂憂擊爲憂。擊鳴球以搏拊爲搏拊。琴瑟此說可取。至謂和之至。詠之不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則未必如此。揚子長楊賦云。憂滴鳴球。劉氏注。球。樂器也。憂滴。搏擊也。顏師古注。憂。擊考也。以是知鳴球固可以憂擊矣。古語云。撫鳴琴。吹洞簫。又曰。手撫五絃。目視雲漢。以是知琴瑟固可以搏拊矣。由是觀之。則此謂憂擊者。豈非擊鳴球乎。搏拊者。豈非拊琴瑟乎。鳴球。玉磬也。謂之鳴球者。以其擊之能鳴也。堂上之樂。以人聲爲上。故特取鳴球琴瑟。聲之清越者。憂擊而搏拊之。以爲歌詠之聲。故言以詠。凡此皆堂上之樂也。作于堂上。則祖考神位。虞賓助祭之諸侯。皆在堂上。故夔言堂上之樂。則祖考來格。丹朱雖頑。以堯之後。爲賓于虞。亦在助祭之位。與羣后以德相讓。考夔此言。但以其並列于上。故配堂上之樂言之。其實是上下之樂並作。樂聲旣和。上則祖考羣后咸和。下則鳥獸萬物咸若。不必如王氏謂堂上樂以象宗廟朝廷之治。故堂上之樂作而能致和于宗廟朝廷。堂下樂以象鳥獸萬物之治。故堂下之樂作而能致和于鳥獸萬物也。夫虞賓羣后相讓。固有可見之實。祖考位于幽冥。夔何以知其來格。蓋夔謂樂之和。想其必來。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非實有所見。祖考旣非實有所見。而想其來。則鳥獸踴躍。百獸率舞。當亦是想其樂和于此。感于彼。非實有鳥獸踴躍在廷之事。蓋百獸有奇形怪狀。見者必畏。

若一時奔走。豈不恐懼動人哉。若夫鳳凰來儀。是果有來儀于庭。此言來儀。其有物爲可知也。他但言率舞踴躍而已。不言來儀。則夔之意可知矣。大抵夔所言作樂之效。謂之果有物。亦不可當是樂既和。自應動物。悟人如此。下管猶大司樂所謂孤竹之管。陰竹之管。絲竹之管。是也。謂之下管。所以別堂上之樂也。鼗鼓如鼓而小。持其柄而搖之。耳旁自擊。所以出音。柷郭璞云。狀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敵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木長一尺。櫟之。蓋樂之始作。則繫柷以合樂。樂之將終。則櫟敵以止樂。故謂合止柷敵。笙以匏爲之。列管于匏中。又施箏于管端。三十六箏者。謂之箏。十三箏者。謂之笙。鏞大鐘也。凡此皆堂下之樂也。堂上言以詠。堂下言以間者。蓋謂堂上之樂。以鳴球琴瑟歌詠于上。堂下之樂。以下管等器與詠歌迭奏于下。故言間。接儀禮云。歌鹿鳴以生南陔。歌魚麗以生由庚。此間所以爲迭奏也。堂上之樂作。故鳥獸微物亦感而踴躍以和也。堂上堂下之樂。上旣備言之。下又言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者。蓋舜之樂。別而言之。則有堂上堂下之異。合而言之。則總名簫韶。夔之意。謂堂上堂下合奏。九變而樂成。鳳凰乃感至和而來儀也。簫韶。孔氏謂言簫以見細器之備。其說不然。而說者又謂簫者。不齊之管。其聲清而細。象鳳凰之聲。故奏之而鳳凰來。其說亦不然。按古文尙書。簫字從竹從削。簫舞者所執之物。簫與箏音同而形異。說文于簫管之簫。注云參差管。至于從竹從削之箏。注云舜樂名箏韶。又季札觀周樂。見舞箏韶者。其字從竹從削。足見箏韶是舜樂之總名也。但今文作管簫之簫。故諸儒以簫管解之。此皆曲說。非古書本意也。今當依古書。

若一時奔走。豈不恐懼動人哉。若夫鳳凰來儀。是果有來儀于庭。此言來儀。其有物爲可知也。他但言率舞踴躍而已。不言來儀。則夔之意可知矣。大抵夔所言作樂之效。謂之果有物。亦不可。當是樂既和。自應動物。悟人如此。下管猶大司樂所謂孤竹之管。陰竹之管。絲竹之管。是也。謂之下管。所以別堂上之樂也。鼗鼓如鼓而小。持其柄而搖之。耳旁自擊。所以出音。柷郭璞云。狀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敵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木長一尺。櫟之。蓋樂之始作。則繫柷以合樂。樂之將終。則櫟敵以止樂。故謂合止柷敵。笙以匏爲之。列管于匏中。又施箏于管端。三十六箏者。謂之箏。十三箏者。謂之笙。鏞大鐘也。凡此皆堂下之樂也。堂上言以詠。堂下言以間者。蓋謂堂上之樂。以鳴球琴瑟歌詠于上。堂下之樂。以下管等器與詠歌迭奏于下。故言間。接儀禮云。歌鹿鳴以生南陔。歌魚麗以生由庚。此間所以爲迭奏也。堂上之樂作。故鳥獸微物亦感而踴躍以和也。堂上堂下之樂。上旣備言之。下又言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者。蓋舜之樂。別而言之。則有堂上堂下之異。合而言之。則總名簫韶。夔之意。謂堂上堂下合奏。九變而樂成。鳳凰乃感至和而來儀也。簫韶。孔氏謂言簫以見細器之備。其說不然。而說者又謂簫者不齊之管。其聲清而細。象鳳凰之聲。故奏之而鳳凰來。其說亦不然。按古文尙書。簫字從竹從削。簫舞者所執之物。簫與箏音同而形異。說文于簫管之簫。注云參差管。至于從竹從削之箏。注云舜樂名箏韶。又季札觀周樂。見舞箏韶者。其字從竹從削。足見箏韶是舜樂之總名也。但今文作管簫之簫。故諸儒以簫管解之。此皆曲說。非古書本意也。今當依古書。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漢孔氏謂此帝庸作歌。乃因庶尹允諧之效。作歌戒安不忘亂也。林少穎謂據此一段。乃史官載舜臯陶相與庶歌之辭。與上文初不相貫。但有庸字。孔氏從而爲之說。考之于理。在所不取。庸雖訓用。其實助語也。其曰帝庸作歌。猶言帝乃作歌。亦不必曲爲之說。詩曰。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觀舜君臣相與答問于廟堂之上。曰都曰兪。曰吁曰於。皆言之不足。而嗟嘆者。至此帝庸作歌以下。則又嗟嘆之不足。而見于詠歌矣。舜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所謂歌也。舜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臯陶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此乃導其意于詠歌之前也。舜之意。謂人君之所以有天下者。本乎天命之眷顧。今也已安已治。則于天命不可以治安而忽。當求有以勅而正之。所謂勅天命者。惟時惟幾是也。蓋治安所以難保者。惟恃其治安而不知趨時。故于事之當爲者。或不爲。而至于失職。不知察微。故于事之至微者。或忽而不察。至于失機。如是。則天命若何而保。故舜所以先言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也。然舜又謂勅天之命。雖在于惟時惟幾。而時幾之來。又非一人之所能獨任。又必有資于臣焉。故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又任時幾之責者。實賴大臣之助也。股肱。喻臣也。元首。喻君也。舜先言股肱而後元首者。豈非君謂我所以記治功者。實賴臣之樂于赴功乎。臯陶先言元首。後言股肱者。豈非臣謂我之所以得爲良者。實賴君之明于任用乎。君言則先臣。臣言則先君。理當然耳。然舜所以先言股肱。

喜哉。其意蓋謂大臣喜而樂于赴功。則人君之治功翕然奮起。無一事之不治。百官之職業自然廣明。此舜之歌所以先言股肱喜。而後繼以元首起。百工熙也。林少穎曰。文中子言。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然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矣。故窮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矣。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于一而不可雜也。故聖人與焉。觀文中子之言。其意謂詩也。書也。春秋也。其原蓋出于一書也。至後世簡策繁多。始分爲三。詩始于商。書始于唐虞。春秋始于平王魯隱之際。而其原流皆出于書。故自商周以前。歲月之始終。皆見于書。此則春秋之未分也。虞夏賡歌。與其書並傳。此則詩之未分者也。惟其未分。故自虞夏之時。觀之。二者皆合。而爲一。舜禹皋陶之賡歌。與夫五子之歌。雖載之于書。其實三百篇之權輿也。此二者皆出于一。而後學者各自分藩。以立同異。故學詩者不知有書。學書者不知有春秋。以是爲學。豈不失聖人之旨哉。此一段雖書之所載。學詩者常自此始。

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兪。往欽哉。

大言而疾曰。颺。自首至手曰。拜手。自首至地曰。稽首。蓋敬之至也。舜之歌。旣謂元首之起。本乎股肱之喜。故皋陶于是拜手稽首。大言以宣告于庭曰。念哉。蓋謂帝之責望于我等如此。我等常念帝之所歌。求有以副帝所望之意。所謂念帝所作歌。求有以副帝所望之意者。不過相率于興事功之際。不可妄

喜哉。其意蓋謂大臣喜而樂于赴功。則人君之治功翕然奮起。無一事之不治。百官之職業自然廣明。此舜之歌所以先言股肱喜。而後繼以元首起。百工熙也。林少穎曰。文中子言。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然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矣。故窮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矣。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于一而不可雜也。故聖人與焉。觀文中子之言。其意謂詩也。書也。春秋也。其原蓋出于一書也。至後世簡策繁多。始分爲三。詩始于商。書始于唐虞。春秋始于平王魯隱之際。而其原流皆出于書。故自商周以前。歲月之始終。皆見于書。此則春秋之未分也。虞夏賡歌。與其書並傳。此則詩之未分者也。惟其未分。故自虞夏之時。觀之。二者皆合。而爲一。舜禹皋陶之賡歌。與夫五子之歌。雖載之于書。其實三百篇之權輿也。此二者皆出于一。而後學者各自分藩。以立同異。故學詩者不知有書。學書者不知有春秋。以是爲學。豈不失聖人之旨哉。此一段雖書之所載。學詩者常自此始。

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兪。往欽哉。

大言而疾曰。颺。自首至手曰。拜手。自首至地曰。稽首。蓋敬之至也。舜之歌。旣謂元首之起。本乎股肱之喜。故皋陶于是拜手稽首。大言以宣告于庭曰。念哉。蓋謂帝之責望于我等如此。我等常念帝之所歌。求有以副帝所望之意。所謂念帝所作歌。求有以副帝所望之意者。不過相率于興事功之際。不可妄

矣。此說盡之。皐陶旣歌以成其義。又歌以致其戒。所言皆根極至理。故帝拜而受其言。且俞而然之曰。往欽哉。言自今以往。君臣皆當敬其事而行之。禮曰。君子臣則不答拜。蓋至尊之勢不可屈也。然大甲于伊尹。成王于周公。皆有拜手稽首之義。所以尊師重道。皐陶之歌。帝拜而受。豈非以師傅之禮待皐陶歟。

矣。此說盡之。皐陶旣歌以成其義。又歌以致其戒。所言皆根極至理。故帝拜而受其言。且俞而然之曰。往欽哉。言自今以往。君臣皆當敬其事而行之。禮曰。君子臣則不答拜。蓋至尊之勢不可屈也。然大甲于伊尹。成王于周公。皆有拜手稽首之義。所以尊師重道。皐陶之歌。帝拜而受。豈非以師傅之禮待皐陶歟。

